

走好出家路

淨土宗編輯部 編

序

出家路不好走，試看茫茫人海幾人出家；已出家者，又幾人不顛仆、不退轉，雄赳赳一路走到底的。但出家路也好走，因只要心能入法，必有佛菩薩慈心攝護。回首再看世間，何異火宅凶途，險狀萬分。

走好出家路的唯一條件，就是對佛有信心。出家本為成佛度眾生，從初發心直到成佛，這是一條光明、正直、崇高、偉大的菩提之路，不到成佛，無有終止。

願與一切已出家者、將出家者，乃至讚歎出家、欣慕出家、隨喜出家者，共同相攙相扶，在三寶的慈光中，走好出家路。

釋淨宗

2014年11月

目 錄

一、把青春獻給佛教	1
信仰之光 / 慧淨上人	2
家之牢獄 / 淨宗法師	2
逃避 / 淨宗法師	3
出家 / 淨宗法師	4
僧人的神秘 / 淨宗法師	5
僧人的天職 / 淨宗法師	6
出家尊貴 / 淨宗法師	6
出家尤勝在家 / 淨宗法師	7
出家人的權利 / 淨宗法師	7
出家需發三心 / 淨宗法師	8
略說剃度前的考查 / 淨宗法師	8
剃度文疏 / 慧淨法師	10
「淨土宗傳燈字號」之意義 / 淨宗法師	11
剃度勸勉 / 淨宗法師	11
出家四階段 / 淨宗法師	12
花・樹・人 / 淨宗法師	13
二、讓阿彌陀佛作我主人	14
出家頌 / 慧淨上人	15
發心 / 淨宗法師	17
怎樣做弟子 / 淨宗法師	21
給發心出家弟子的信 / 淨宗法師	22
出家與個性 / 淨宗法師	28
師教弟子 / 淨宗法師	30
弟子從師 / 淨宗法師	30
同心同德 / 淨宗法師	31
淨宗法義學習的心態與次第 / 淨宗法師	31
依憑善知識 / 淨宗法師	33
一半凡夫一半佛 / 淨宗法師	34

教理的學習 / 淨宗法師	34
聽法 / 淨宗法師	35
說法與聽法 / 淨宗法師	35
做祖師 / 淨宗法師	35
人造祖師 / 淨宗法師	36
法器 / 淨宗法師	36
聽讀講寫——弘法必需 / 淨宗法師	36
弘法人才所必備的素質 / 淨宗法師	37
僧眾外出弘法共勉事項 / 慧淨上人	37
凡事正面思維 / 淨宗法師	38
淨土宗的戒律觀 / 慧淨上人	39
和的重要 / 慧淨上人	42
信任 / 淨宗法師	43
溝通 / 淨宗法師	44
不要管閒事 / 淨宗法師	44
慈悲無邪正 / 淨宗法師	44
團體修行 共業增上 / 學誠法師	45
念佛道場的人際關係 / 淨宗法師	47
道場以無事為興隆 / 淨宗法師	48
做事與念佛 / 淨宗法師	49
鮮花與牛糞 / 淨宗法師	51
佛門林子大 / 淨宗法師	52
寺院·佛門 / 淨宗法師	52
供養 / 淨宗法師	53
盜用常住 / 淨宗法師	53
為僧無德便有罪 / 道學法師	54
出家人怎樣對信眾 / 淨宗法師	55
法師受賄 / 淨宗法師	56
遠離譏嫌 / 慧淨上人	56
我愛你 / 淨宗法師	58

樹神與鹿 / 李菊隱	59
放下情執 清淨梵行 / 索達吉堪布	60
錢 / 淨宗法師	63
僧人與錢 / 淨宗法師	64
化緣的意義 / 淨宗法師	65
大殿裡可以照相嗎？ / 淨宗法師	66
爲寺院買菜 / 淨宗法師 / 淨宗法師	68
怎樣過好出家生活 / 淨宗法師	71
彌陀之家 愛心爲本 / 淨宗法師	78
如何做一個出家人 / 星雲大師	87
三、行出家之道 成人天師表	104
行出家之道 成人天師表 / 學誠法師	105
四、《緇門崇行錄》選	149
少欲知足 不貪世榮	150
法師講法 勿圖利養	150
專心辦道 幼絕戲掉	151
生死爲大 不談世事	151
不見僧過 非爲僧言	152
既已爲僧 勿務雜術	152
縱是大根 不負己才	153
勿可輕易 離師遊方	154
出煩惱家 出塵勞家	155
無德勞人 力作償供	156
事事如意 習成我慢	156
知過能改 可謂智人	157
爲僧不宜 非理募化	157

一、把青春獻給佛教

信仰之光

慧淨上人

信仰對我們的人生非常重要。所謂信仰，就是我們相信有一種思想，是我們一生當中最重要，甚至超過自己的生命。我們為這個信仰而活，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為之獻身。因為它超越自己的生命，高於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像日月星辰在我們頭頂上照耀，使我們相信它而抬起頭來仰望，因此叫作「信仰」。不過，日月星辰具體可見，信仰卻是抽象的，只能存在於心中。因此，信仰也可以說是一種「信念」。

信仰是一種「心靈之光」，照耀著我們的人生之路。沒有信仰的人，猶如在黑暗中行路，既不知目標，也不辨方向；不知生從何來，亦不知死往何去；不曉得人生永恆安樂的皈依處。這樣雖然活了一輩子，也只是虛生浪死，隨業流轉。

——摘自《淨土宗宗風略講》開示之二（2005.1.16）

家之牢獄

淨宗法師

有牢獄，情慾為基柱，私心為磚瓦，封以名利之堅鎖，羈以妻子之軟鏈，自造還自住，一入永難出者，家獄也。

世間牢獄，有形有界，高牆之外，即得自由。家之牢獄，無形無界，世界之大，還在其中；身遊萬里之外，心繫一宅之中。此家獄之廣也！

世間牢獄，終有刑期。繫於家獄，至死無期。此家獄之久也！

世間牢獄，皆可破壞。家之牢獄，除無常外，一切風災地震，不能破壞。此家獄之堅也！

世間牢獄，滅罪之所，處一日即滅一日之罪，減一日之刑。家之牢獄，增罪之淵。殺他物命，養我妻子；謀他資財，充我家室；日行之，月行之，年行之，一生行之，地獄劫數，增之又增矣。此家獄之罪也！

然則，可不懼哉！而世愚人，樂住其中，終日苟苟，竭盡其力，厚其壁，固其鎖，緊其鏈。

問：如此艱辛，欲何所求？答：為令堅固也。

問：堅固何為？答：為自好住也。

此亦世人之不可思議也！南無阿彌陀佛！

逃避

淨宗法師

有一次火車上有人問：「你們出家人是不是逃避？」

我回答：「是呀！」

可能是我如此坦然地回應令他料想不及，以致他說不出話，只是愣愣地看著我。

我見他手裡夾著一支點燃的香煙，便問他：「如果煙頭碰到你的手會怎麼樣？」

「那我會立即拿開。」他邊說邊做出動作。

「這叫不叫逃避，逃避火燙？」

他沒說話，略有沉思地點點頭。

我接著說：「逃避並沒有什麼不好，要看逃避什麼，又是逃向哪裡。逃避危險，走向安全；逃避貧窮，走向富裕；逃避愚昧，走向文明；逃避奴役，走向自由。整個人類的文明史也就是逃避史，就是我們坐火車，也可以說是逃避出發地，走向目的地，每個人每天不都在逃避嗎？說『逃避』有人便覺得負面，換一個詞——『進取』，便認為是好的。其實，『逃避』與『進取』不過一體兩面，逃避他不想要的，進取他想要的，如此而已。」

他聽我這一番言論，卻也信服了幾分。

「嗯，你說得有些道理。可是出家不是逃避社會責任嗎？這樣總是不好的。」

「那是你不了解出家。真正的出家人正是為了更大的社會責任才發心出家，把自己完全奉獻給眾生。在家人再怎麼發心為眾，也還是為個人，為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公司、企業考慮得多，謀利得多。這是他的立場、環境造成的，不得不如此。既然打破個人小家庭的局限，發心為大眾出家了，一切自私的心理與行為便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不被接受、不被認可的。比如車上許多人喝啤酒、吃肉，如果是在家人大家都認為合理正常，如果出家人也這樣，你會有什麼感想？心理上能接受、能讚同嗎？」

「那當然不好！」

「所以，出家確實是逃避——逃避自私，走向無私；逃避為自，走向利他；逃避染污，走向純淨；逃避黑暗，走向光明；逃避痛苦，走向安樂；逃避謬誤，走向真理。我

不認為這樣的逃避有什麼不好，而是逃得合理，逃得應該，逃得光榮，逃得偉大。

「不僅我自己要逃避，還要拉著你一起逃避，怎麼樣？就是這一火車的人，如果願意，我都想拉著一起勝利大逃亡。」

「呵呵，你該不是讓我也出家吧，我還沒有那個覺悟，不過謝謝你的好意。還想問一下，你們出家對父母總是沒有盡到照顧的責任吧？」

「嗯，表面看是有些虧欠。不過出家總是要把父母安頓好的。現在交通通訊發達，也可以經常聯繫、關心，父母需要也可隨時請假回去探望。就是在家也不能天天守著父母，在外打工、上學，出國，多日、整年不回家的有的是。依我的觀察，父母病重，恰恰是出家子女守護照顧的多；即使有在家兒女，多因工作、家庭所累，不能照顧父母。更何況我們懂得了佛法，第一個要感恩，第一個想拉著一起逃避生死輪迴，回到極樂淨土的，正是我們的親生父母。」

說著說著，火車到站了，我這位有緣的朋友匆匆起身道別，但願他理解逃避的真義。

生活在這樣一個濁染、痛苦不安的世界，居然不知道要逃避，佛稱為「堪忍眾生」。如同煙頭燙手，卻不知將手拿開，說明神經故障，健康出了嚴重的問題。

一顆健康而敏感的心靈，一定會追求佛法解脫，逃避無窮生死，證悟完美涅槃。

出家

淨宗法師

出家者，如鷹擊長空；
在家者，如孔雀拖尾。

出家者，如鯤鵬展翅；
在家者，如鵪鶉草叢。

出家者，如龍游大海；
在家者，如蝦在牛跡。

出家無憂，如鳥歸山林；
在家逼迫，如熱鍋螞蟻。

僧人的神秘

淨宗法師

出家僧人總讓人覺得幾分神秘。要說哪裡神秘，卻也說不清道不明。一樣的血肉之軀，一樣的眼耳口鼻，一樣的舉手投足，一樣的吃喝拉撒……但所有一樣的一樣，組合在一個和尚身上，就不知哪裡有了不一樣，你說怪不怪。

對了，明顯一看，光頭不一樣，還有服飾不一樣。或許神秘感從這產生？然而同樣的光頭，為何在家人只是讓人覺得頭上無毛，而出家人便讓人覺得清淨莊嚴呢？同樣的僧衣，為何在家人穿上即不倫不類，而出家人便讓人覺得飄逸若仙呢？若說是光頭加僧衣的組合，產生了神秘效應，為何一流的演員，也剃了光頭，穿上僧衣，人們也一眼可以看出不是真和尚；即使一個「二流子」的出家人，穿著舉止十分隨便，人們也可一眼明知這是真出家呢？所謂真的假不了，假的不能真。這之間確有說道。

「神秘」二字，其義甚好。然非神神鬼鬼之神秘。「神」者神聖，「秘」者秘密；神聖即是佛，秘密即是法。

佛乃聖中之聖，天中之天，有感即應，神力無邊，故佛即是神聖。法乃非色非空，即空即色；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言語所不能及，心思所不能測，故法即是秘密。

然而出家僧，同佛之形儀，蒙法之潤澤，為佛的代表，法的傳人。如衣熏旃檀，自帶香氣；身傳佛法，故含神秘。人們一見和藹可親的出家人形象，便隱約感到無限慈愛的佛陀正站立在面前，而苦、空、無常、無我的人生真諦，便無言滋潤著那一顆焦渴不安的心靈。虛渺無形之佛，以親切可見的人性，示現在我們面前；幽奧難解之法，不假語言思維，便達於眾生心底。這不是僧的偉大麼？這不是僧的神秘麼？平凡而偉大，平常而神秘，此僧寶所以稱為寶也。

要之，僧人之神秘，非關血肉之軀，而是那本來神秘者令之神秘而已。如一台半導體收音機，兒童覺得神秘，聲從何來？人藏何處？非塑料部件有何神秘，乃因廣播台、廣播網之作用而顯神秘耳。

偉大的僧寶，您集諸佛功德於一身，顯甚深法義於無言；您是佛的化身，法的載體。因為您，凡間的眾生得以叩拜佛陀至尊的雙足；因為您，愚鈍的人們得以沐浴無上妙法的甘露。您是凡世的佛陀，也是佛陀在凡間；您是黑暗中的燈塔，您是眾生的導師。我至誠歸禮在您的足下，渴望著三寶的救濟。

至誠頂禮清淨僧 三寶廣大集一體

神聖秘密功德聚 是真福田我皈依

僧人的天職

淨宗法師

僧人在哪裡都特別引人注目，才到小區公園散步，便忽然有人來問「你們是哪裡的出家人？為什麼不住在寺院？怎麼住在居民區？你們是真的還是假的？」是一個年紀約七十多歲的老人。簡單回答幾句，他不能相信。他覺得出家人應該住在深山，住在寺院，不能出現在居民區，並以住處來判斷僧人真假。這應該是一般人共通的看法，而佛教長期給人的觀感也就是如此的。

垂老之年，看見僧人不會想到自己的生死大事，反而只是關心僧人的真假，在他個人，固然缺少覺悟，也說明佛教離開我們的民眾太遠了。人們只能接受深山裡的佛教、寺院裡的佛教、儀式排場的佛教、消極自修的佛教，不能接受都市裡的佛教、居民區裡的佛教、真了生死的佛教、積極化他的佛教。怎樣才能使佛教更加貼近民眾、深入人心，不正是我們的責任麼。

對一個病人來說，醫生來到他的身邊，他會喜悅，不會拒絕說「醫生只應該待在醫院，在醫院裡的才是真醫生，來到我身邊的就是假醫生」。對一個房屋失火的人來說，消防隊員來到他的身邊，他會感激，不會懷疑說「消防隊員只應該待在消防大樓裡，跑到大街上來的就是假的」。這是因為人們知道醫生應當與病患同在，消防隊員應該出現在有火情的地方，這是他們的天職所在。

佛說眾生皆是病患，三界無非火宅，患貪瞋癡之病，燃無明煩惱之火。僧人乃是代佛普施法藥、普灑法雨的醫護人員、消防隊員；而當我們懷有這樣的天職與使命，出現在眾生的面前，眾生非但不接受、不認識，反而視同異類，看作怪物，此是眾生的悲哀，也是佛教的悲哀。

我願寺院道場清淨莊嚴，坐地弘法，普接萬方；也願佛教深入民間，主動布教，遍布城鄉的每一個角落。我願出家人的身影，有青山修竹相伴，瀟灑飄逸，超然出塵；也願他們穿梭於大街小巷，影現於農舍炕頭，積極化世導俗，普施眾生安樂。南無阿彌陀佛！

出家尊貴

淨宗法師

出家之所以尊貴，是因為他全身心奉獻佛，奉獻法，奉獻於眾生。倘若不是奉獻

佛、法與眾生，而是頂著出家的形相，做眾生的老爺，端坐受供，即是獅子身上蟲，反食獅子肉。這樣的出家，並不見得有何尊貴。

出家尤勝在家

淨宗法師

彌陀法中，不論出家在家，都還是凡夫，未斷煩惱，都需要彌陀的救度。都還是病號，不是醫生；都是溺水之人，不是救生員。

知此，出家人當放棄因出家身分而起之優越感，而在家眾亦不可因此輕視僧眾。因為雖同信受彌陀救度，他能出家全身心奉獻佛教，奉獻眾生，報佛深恩；我卻被家庭拖累，不能全身心奉獻，豈不自覺慚愧而深深讚歎隨喜他出家功德？甚至進一步發願：願我速脫業累，得以出家，全身全心奉獻佛教，利濟眾生。

出家人的權利

淨宗法師

端處高座，受人頂禮膜拜，不是出家人的權利。

滿臉堆笑，接他折價券供養，不是出家人的權利。

盛大佛事活動，穿著華麗的袈裟，宛如佛陀在世，眾人簇擁，萬眾矚目，不是出家人的權利。

計較買賣斤兩，考究食物花樣，不是出家人的權利。

掌握庫房、功德箱、保險櫃的鑰匙，在各種支出報銷單上簽字，不是出家人的權利。

丈量土地，大興土木，委婉或直接地向信眾募化，不是出家人的權利。

為人祝福，為人開光，陪人喝茶，陪人聊天，清閒自在，興趣高雅，不是出家人的權利。

佛陀入滅，法賴僧傳。真正潛下心來，聞法、學法，席不暇暖弘法布教，才是出家人的權利，此乃佛賦法權，尊貴無比。

而今出家人放棄了尊貴無比的法權，而競逐於世間事權、財權、名位之權，不事聞思弘法，專營不急之務，豈非本末倒置。

出家需發三心

淨宗法師

出家需發三心：

一、出離心。出家之法，拋棄世間名利，本為出離生死，故當甘於寂寞，淡泊自守。若不甘孤寂，營營奔走，身著出塵服，心熱名利場，反不如俗人，為他看不起。如猴穿人衣，更顯醜陋。

二、念佛心。既發出離心，當知末法今世，唯依念佛得度生死，故當一心靠倒阿彌陀佛，專念不移。不然，雖發好心出家，寂寞枯守一輩子，到最後也是一場空，同赴閻羅之所，豈不被他笑話：「我等貪戀紅塵，受此罪罰，是所應當；你既出家清修，何故也來此所？」

三、菩提心。既發念佛心，當知念佛仰憑佛力，不擇一切根機，人人念佛，人人往生，人人成佛。我雖出家，並無一絲修行之力可勝過他，無一絲德行堪受供養，而復用度不缺，萬事周足，此皆眾生恩施。知恩圖報，必告以念佛，故當發起菩提心，自信教人信，普願、普勸天下一切有緣皆念阿彌陀佛，同生淨土。雖盡形壽，願不終止。若能如此，即為真報四恩，紹隆佛種，為良福田。

略說剃度前的考查

淨宗法師

一般發心出家的人，在剃度前都會在寺院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查、培養，以觀察其信仰、品行、性格等各個方面是否適合做一個出家人。大多數寺院規定的考查期為一年，具體到個人則有或長或短的不同。

這是一段特殊的日子。一方面這些發心出家者已經脫離了原來的家庭，遠離了世俗的生活；另一方面還沒有被他們所嚮往的僧團正式接納，而是處在被觀察的邊緣，正處在後路已絕而前途未明的境地，不用說，這對多數人的心理是一個考驗。他們懷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言語行事格外地小心謹慎，聲音自然不敢抬高，就是眼睛、頭顱也要比以前低垂許多呢。因為心常惺惺，一旦習犯重演，也容易即時察覺而悔改。寺院大眾，不論出家在家，會自然而然地拿「未來出家人」的標準來衡量他們，所以他們的一舉一動自然就在眾人的眼光之下了；主要的執事更是時時留心，明察暗訪，糾偏舉錯。已經出家的大眾，是他們心目中崇仰的對象，固然是光輝在上；就是與他

們共事的居士，也都成了他們的老師，因為「就你這樣子，還想成一個出家師父嗎？」是眾人心口上一句明擺著的話。這是一段難熬的時間，但也是最有利於人生成長的時間。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對世俗種種甚深習染來一番洗心革面，最終以乾乾淨淨的身心，虔誠面向佛祖，完成剃度的心願。

一個人從在家走向出家，由俗漢變成僧寶，可說是生命本質上的脫胎換骨，並非幾根頭髮一理、一件大衫一套就算了事，必須是先從心靈上發生根本轉變，然後才表現為形相上的自然轉變。剃度前的考查、培養，正是幫助他完成這個轉變，所以是絕對重要而必不可少的。

如同美麗的蝴蝶，總是在繭中完成了化育，才能一朝破繭而出，翱翔於空中；又如金蟬脫殼，必然是從裡面長出結實的新軀，才能順利蛻化，再鳴清風。如果不經過這一番過程，就提前將蛹從繭中強行提出，逼令飛舞，扒去蟬的外衣，讓牠高歌，不僅不能飛舞高歌，連命也不能保。

同樣地，如果不經過剃度前的嚴格考查、培養，狠下一番功夫，改造俗染的心靈，就草率剃度，一剃之後很容易成為非僧非俗之怪客。其結局不是剃一個死一個，而是剃一個死一雙了。何以故？身現出家，棄行孝養父母、報效國家等種種人倫義務，是俗之死；心猶在俗，不能養成僧德以光大法門、利濟眾生，是僧之死。是剃一光頭，即戕二性命，社會增一遊民，佛門結一死胎，可不慎乎！

有人說，人生成長不限時年，出家修行貫穿一生，末法發心出家者本來就少，只要發心真誠，即屬難能可貴，與其經時年月熱情消冷，乃至不乏半途而退者，不如趁熱打鐵盡早剃度，既木已成舟，生米成飯，再加培養，促其進步，不是很好嗎？

這話雖也有幾分道理，但總不是常規。比如嬰兒在母親子宮裡的成長，是任何環境下也不能替代的。提前一個月早產，可能花十年的時間也補不回來。若提前太多，要麼胎未成形，要麼產下早夭。一個人初發心出家，來到道場，也等於佛門的嬰兒一樣，在他還沒有獲得剃度之前，他的心自然會比較虔敬、謙下，因而極利於自我成長，而道場大眾也對他有格外關心、追蹤，這種整體的氛圍正如子在母胎一般溫暖適宜。一旦剃度，現出僧相，便如嬰兒呱呱墮地，他個人的心便放鬆了要求，大家對他也就不再那麼追蹤了。在新的空間，他便有了新的進步要求，要彌補剃度前的成長不足，可說是萬難了。

自然界事物的發育成長，只要具足了時間，便會有自然的結果。但發心出家並非如此千篇一律，鑒於每個人的善根因緣不一樣，有的人初來不久便蒙獲許可剃度，有的人則住寺甚長還須繼續延遲，有的人則勸止，有的人則請離；看上去生殺予奪的大權掌握在剃度和尚手上，其實還是由個人的善根因緣所決定。

剃度文疏

慧淨上人

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
爰起大悲心，獻身淨土門。

恭維

佛歷二五五八年元月五日，亦即公元二〇一四年二月四日，淨機、淨真、淨欣、淨愍等佛子，自動發心出家。是乃法王添孫，諸佛讚歎，龍天歡喜，足堪慶賀。若問出什麼家，為何而出家？今日：

為出世俗家而過佛門的生活，
為出三毒家而過梵行的生活，
為出五欲家而過無染的生活，
為出三界家而過安樂的生活，
為出六道家而過逍遙的生活，
為出生死家而過永恆的生活。

此之出家，甚為可貴，亦屬稀有。然，此之出家，尚是小乘根器，未入大乘法門；上未契佛心，下不悲眾生；是乃焦芽敗種，佛所喝斥。

今之出家者：

乃由不忍眾生長劫輪迴之苦，頭出頭沒，無有出離之緣；
亦由不忍彌陀慈悲救度之法，衰微至極，缺乏弘揚之人。
因而油然而發起大悲之心，出世俗之家，入淨土之門。

增加小我成大我，推廣小愛成大愛。

上彌陀至高無上的班，領彌陀無量功德的餉，服廣大無量眾生的務。

無後顧之憂，以弘揚彌陀救度法門為天職；

有全心之志，以引導眾生往生淨土為誓願。

為彌陀之手腳，作眾生之慈航。自信教人信，同生極樂國。

如此之人，佛陀讚言：芬陀利華；祖師釋云：上上人、稀有人、最勝人也。

此之人生，乃是最有價值之人生；此之生活，乃是最有意義之生活。

今日為汝等舉行剃度之儀，謹於彌陀之前以偈頌曰：

為彌陀盡形壽，為彌陀獻身命；
為眾生擋地獄，帶眾生歸故鄉。

「淨土宗傳燈字號」之意義

淨宗法師

善導大師有無確定淨土宗代代相傳之法脈字號，未見文獻。所知者，善導大師有高徒懷感大師，又有香積寺主懷憚大法師為善導大師親自剃度之弟子，那麼善導大師或許以「懷」字打頭，為弟子取名吧。

鑒於現今寺院剃度出家者，多皆是沿襲禪門演派字號，不僅與淨土宗門風不對，其內容、意義更是天地懸殊，今我上人，懷振興淨土之志，負普濟群生之命，為光顯彌陀誓願，續承善導祖風，特別撰立「淨土宗傳燈字號」，內外各十六字：

外：信佛本願 萬德齊圓 得生安樂 廣度大千

內：淨宗真傳 法藏心源 善導普弘 祖德永年

意義簡明而圓滿，影響重大而深遠：

一、使淨土門在宗派組織形式上得以獨立，脫離千餘年來寄寓聖道門的局面。

二、使淨土行人從此得以認祖歸宗，感念祖德，產生淨土宗的歸屬感。

三、使淨土宗宗派組織傳承得以代代相續，薪火永傳。

今天的念佛人，生在善導大師滅後一千三百餘年，能值此勝緣，成為祖師千年之玄孫，可以說具非常之福，蒙非常之恩。唯有勤心念佛，名實相符，以酬祖恩於萬一。

剃度勸勉

淨宗法師

一、盡形壽專修念佛，任何情況下決不背棄。念佛是我們的生命，是比身體生命還寶貴無量倍的真實生命。能念佛，永出生死；不念佛，永在輪迴。以今生短暫之一生，便滅無量劫之罪業，出無量苦之輪迴，生無量樂之淨土，證無上之佛道，這是何等大利，何等大恩！世上有何等事業比此更有價值、更值得我們追求？一切皆可捨，念佛不能捨。

二、安貧樂道，安分守己。生活崇尚儉樸，道業追求豐足。君子素位而行，是清眾做好清眾，是執事做好執事；在什麼崗位說什麼話，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智者安其智，愚者安其愚。我為念佛而來，不是為與人家比高低而來。果能安分守己，個人能內心平安，少煩少惱，團體能協同運作，和合興隆。若因智自驕，或因愚自卑，皆

是妄分不安。如松安於松，竹安於竹，各個自然成長，方成萬物之世界。又如一部機器，零件眾多，各安其位，各司其守，才能很好運行。

三、淡泊名利，遠離是非。出家之初，道心純潔，一沾名利，即被污染，終成廢器，如鮮美的水果，一有霉斑，終必腐爛。今日佛教之濫，濫在追逐名利。好論他人長短，喜聽小道消息，是人性的弱點，是煩惱的表現，最能破壞團體的和合，擾亂道場的清淨，離間道友的法情。古諺：「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好說是非者，即是是非人。」又說「只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我們自己身上有一大堆污點，哪有資格去說人家好壞長短。自己不說，也不聽人說；他人所說，到我為止，不再傳播。

四、不爭理，不抱怨。爭理是一種好勝的心理，抱怨是一種受屈的心理，都是不明智、不健康的負面心態。爭理已經違理，抱怨更加積怨。因果觀念淡，是非觀點強，自我為中心，便好爭理，好抱怨。明信因果，知道萬事皆是因緣，又凡事也站在對方立場考慮，就能遇事心平氣和，不爭不怨。

五、責任在先，福利在後。同等情況下，未盡的責任，已有的過失，我要多擔一分；利養不足，難以均等時，我自願取下等的。

三點要求

- 1.鼓勵學習計算機。設定計算機室，年輕人皆要掌握打字、文檔編排等基本計算機操作。
- 2.限制使用手機。不用，少用，用則得當，取其利，避其害。
- 3.每月一篇作文。解釋法義、心得感想、活動報導等等皆可。勤於寫作、文理通暢者，如有必要可配專用計算機。

出家四階段

淨宗法師

捨俗入寺，剃髮染衣，是第一階段；
僧相嚴身，經年不退，是第二階段；
出家法中，安樂自在，是第三階段；
隨緣任力，自利利他，是第四階段。

花・樹・人

淨宗法師

一盆鮮花，很可愛，放在室內，滿屋飄香；移到庭院，賞心悅目。然而她卻不能長得高大長遠，只要幾天不照護她，不給她澆水，她就開始耍脾氣、擺臉色，再不理她，她就要枯萎了。也真是難為了她。她不自在，只能這樣。

一棵樹，遠遠沒有花那樣鮮艷好看，放出芳香，讓人依戀。他樸素，默默無聞，靜靜地佇立在地角路邊，永遠不會冒然邁步跨入主人的臥室、客廳，但他卻能長得高大長遠，扎根大地，昂首藍天，沐日月雨露，壽百年千年。尤其是他自立，一年四季不給他澆一次水，他也不會耍脾氣，依然生機盎然。主人出門，他在背後輕輕揮手相送；主人回來，他迎面招枝相迎。而主人多數時候並不注意到他的存在，他也就這樣在主人遺忘當中，日日生長，年年生長，成了參天大樹。

主人的鮮花換了一盆又一盆，已經是數不清了，只有這顆樹依舊，默然佇立。乃至主人老了，他仍年青；主人不在，他還存在，忠心守護著老宅；宅子賣了，他同樣守護新主人，而仍然保留老主人的印跡。

皆從泥中生長，皆受陽光水潤，何以花與樹有這麼大的差別呢？只因花的根有一個自我局限的盆，便與大地隔離了，她只擁有一點點的土而已；而樹是扎根於整個大地的，擁有整個大地。

假使把花植入大地，雖不必求其與樹一樣高大，但卻可以同樹一樣生命旺盛，年復一年；又假使把樹移入盆中，也必然的生命萎縮而難以生長了。

做人也一樣。我們是要做花一樣的人，還是做樹一樣的人呢？交朋友也一樣，我們是要花友，還是樹友呢？對彌陀的事業也一樣，我們是要如花，還是如樹呢？要做樹一樣的人，就要耐得寂寞，最根本的是要扎根大地，而不要有一個自我局限的盆。

情感的局限、利益的局限，通通是局限；過於執著的我、我的家、我的公司，通通是一個盆。只要有了一個盆，決定只能成為盆景，不能高大長遠。

一株花本來也是直接扎根於大地的，但因為她不甘寂寞，不守本位，想到熱鬧繁華的場所，得到眾人追蹤的目光，便離了本位，自己進入盆中。

要想生命永遠旺盛，必須捨得打破盆，重新植入大地。

二、讓阿彌陀佛作我主人

出家頌

慧淨上人

把青春生命 獻給佛教
讓阿彌陀佛 作我主人
遙想當年 悉達太子
出了東門 遇到老人
出了南門 遇到病人
出了西門 遇到死人
悉達太子 驚嚇恐懼 陷入沉思
有生必老 有生必病 有生必死
我與我父我母我妻我子 都將難免
如何才能不老不病不死

把青春生命 獻給佛教
讓阿彌陀佛 作我主人
遙想當年 悉達太子
出了北門 遇到沙門
容顏煥采 舉止安詳
悉達太子 眼睛一亮
啊 這是解脫者的風采
這是得道者的表徵
他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他是我們努力的標桿
他的法
必能讓我們解脫生死苦
他的道
必能讓我們獲得涅槃樂

把青春生命 獻給佛教
讓阿彌陀佛 作我主人
沙門的袈裟 是光耀的法幢
引領著太子 走向成佛大道

從此

佛光普照三千界
法水長流億萬年

從此

彌陀廣度恆沙眾
淨土門開永不關

把青春生命 獻給佛教
讓阿彌陀佛 作我主人
遙想當年 舍利弗尊者
二百五十弟子 學習外道法門
為修行而苦 為解脫而苦
正當步行路上 遇到馬勝比丘
一襲袈裟披身 安詳寂靜滿足
啊 這是解脫者的風采
這是得道者的表徵
於是向前請教
您師父是誰 教您什麼法
馬勝比丘回答
萬法因緣生 萬法因緣滅
我佛大沙門 常作如是說
終於舍利弗 盡率弟子眾
齊歸佛陀座下 成為智慧第一大弟子

把青春生命 獻給佛教
讓阿彌陀佛 作我主人
是一襲光輝的袈裟

度了悉達太子
也是一襲安詳的袈裟
度了舍利弗尊者
出家人是法幢 說法能度眾
出家人是法幢 不說法也能度眾
出家人是法幢 佛法因您而傳
出家人是法幢 功德因您而立

把青春生命 獻給佛教
讓阿彌陀佛 作我主人
荷擔如來家業 紹隆佛種
光大淨土法門 普度群生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發心

淨宗法師

（一）淨土宗的發心

人要發心，發大心，發心為大眾，為法門，為一切眾生，徹底利他。

「只要你好，我就好。」此話可對一切人說。

發心很輕鬆，很安樂，既不費力，也不費錢。

沒有什麼能障礙發心，唯一的障礙就是自私自利。

聖道門的發心是困難的，如同自己飢寒交迫，卻要發心幫助他人，給人衣食；淨土門發心很容易，因為阿彌陀佛滿了我們。

聖道門發心雖然困難，但還是有不少修行人在努力學習發心；淨土門發心極容易，很多人卻賴著「我是罪業凡夫」，絲毫不發心利眾，他們的良心真是被狗吃了。

如同一個衣食困乏的人都在伸出援手，幫助比他更困難的人，而一個衣食富足的

人卻在叫窮，不肯周濟一點點。前者令人動容、感動，後者當受譴責。

「年紀大，身體差，沒能力，事情太多……所以發不起心來。」不知這些都不是理由，只是借口。真正障礙發心的只有一件事——自私自利。只是他說不出口，不願承認，故意迴避。

真能發心，永遠不會老，永遠年輕，永遠有使不完的力氣，永遠有不倒的意志，永不洩氣，永遠飽滿，永遠快樂。

因為他放開了自己的心懷，與廣大的眾生，與諸佛菩薩一體，如水入海，永不乾涸，潮湧不息。

身體雖會老，心卻不會老，心年輕才是真年輕。

菩薩稱「童子」，確然如此，永遠年輕故。

菩薩發了心，所以是童子，永遠新鮮有活力、柔軟、純真。

人不發心才會老，極速衰老，十八歲也是老。老氣橫秋，生命無力，無光彩。可憐的人，總要人家給他照顧，如照應病殃殃的病人。

人不發心，源於自私自利，自我保護，不知不發心無異於自殺。如一滴水不肯入大海，卻想長久不幹，可能嗎？

生命是開放的，發心才是真生命，順了生命的本質，故生命越加健旺、豐滿。自私自利，是自我困限，所以是自殺行為。

愚癡的眾生總是顛倒的。作顛倒想，行顛倒事。

發心利他，雖然還沒有利他，自己卻先得了利。

因為佛菩薩要給我們好處，總要我們開放心靈。

心的口子一開就再也關不起來了，真得了彌陀的恩德就再也不願封閉我心了。

發不發心是態度問題，能不能利益眾生才是能力問題。

發心沒有能力不能力的問題。

奇妙的是，只要發心，就有能力。

即使沒有能力，一時不能達成，也不會有受挫感，因為無論如何發心本身是正確的，是圓滿的，是純善的。發心已是善，此後的行為是更善而已。發心是本體，起行是依發心而莊嚴，如同裝潢。發心如胎兒墮地，生命是完整的；起行，如胎兒長大，永遠是在胎兒生命的基礎上成長。

念佛，卻不發心利眾，他有深入這個法門嗎？沒有！還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只念佛，不發大心，能往生嗎？」「能！」

不過彌陀如此回答，是無奈的，閉眼的，扭著頭不願面對的。這樣的問題等於是

在將彌陀的軍，彌陀只好應對。

這就是佛的慈悲，無奈的慈悲，慈悲中有無奈。

即使一百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也可以發心，而且很安樂。想到利他，就是幸福。

什麼事也沒有做，僅僅是躺在床上想著要利益眾生，也可修積廣大的福報。

想到利他，自我就消融了。自私自利的心最頑硬，讓我們法身不自在，如同法身上的硬包塊結，癌細胞腫瘤，此硬結消融，法身舒泰，才是真舒泰。

我們有力量利益眾生嗎？沒有！我們能「披弘誓鎧，環精進甲」勇猛無畏嗎？絲毫不能！這樣也能發心利他嗎？照樣發心。因為我們是靠彌陀的力量。我們的發心不過是向眾生介紹阿彌陀佛。自信教人信，大悲傳普化。

凡夫發了心，一心想利他，就不會造惡了嗎？因緣業力顯現時，還會造惡，危害眾生。但發心真誠，會大大抑止。

既然還會造惡，發心是否不真？照樣真。因為一時煩惱造業是緣於凡夫個人業力，而發心利他是緣於彌陀的慈悲，佛是真的，所以依佛所發的心也是真的。

（二）發心與能力

有人說：「我沒有能力，所以發不了心。」其實是因為沒有發心才沒有能力，有發心就一定有能力，而且能力無限。

譬如一粒小小的松子，它不發芽有任何的能力嗎？可是一旦發芽，就有不可思議的生命力，終將長成參天大樹，險谷聳立，絕壁迎風。

一粒種子若不發芽，就沒有完成它存在的使命。

一個人若不發心，也沒有實現他為人的生命價值。

不能發芽的豆，只是廢豆，只能揀到一邊；不能發心的人，也是廢人，最終會被團體拋棄。

人要發心，不發心只是死人、廢人、沒有用的人，被眾人拋棄。

人的可貴在於心，心的可貴在於發。

能發心，卑賤轉尊貴，無比尊貴；不發心，尊貴也轉卑賤，無比卑賤。

發心為眾，發心利他，發心為法門、為眾生，令一切眾生安樂，甘願為眾生服務，作牛作馬，發無上大菩提心。這樣的人生才莊嚴、才尊貴、才有價值，生命才充實、豐盛、有意義。一輩子只想著自己，縱然在別人看來是成功人士，也只是一個窩囊的人。

只想著自己，而不發心為他為眾，真是沒出息。

陽光、空氣、土壤、肥料、水分，一切都是現成的，一切都已準備好，只等種子發芽。種子一旦發芽，陽光、空氣、養分自然成為種子的助力，而種子也自然攝取各種因緣，茁壯成長。

阿彌陀佛、一切諸佛菩薩、一切眾生因緣也早就準備好，現成的在那裡，單等我們發心。我們一旦發心，自然眾緣和合、眾緣成就，哪裡又有什麼難事呢？

不要恐懼發心，以為「我一個小凡夫，發心要做那麼多事，我怎麼做得了」，這是不了解發心。聖道門的發心確實不易，淨土門的發心很容易，因為你只要發心，事情由彌陀、諸佛菩薩、一切眾生幫著來做。

發了心，生命才有力，才是活人，才甦醒；看看已經發心的先輩，真羨慕，努力努力；再看看沒有發心的同輩，真可惜，快快醒來吧！

不必我造船，不必我下水，我們只是喊溺水的人也登上船。這很難嗎！

不必我掙錢掙糧，我們只是吃飽喝足之餘，給同樣受饑挨餓的人指一指，讓他去大富長者那領錢領糧。這很難嗎！

（三）發心與柔軟

人心如種子，又緊又硬又封閉，自然發不出芽；必須加以溫度水分，讓它鬆軟開放，自然發芽。

多念佛，多聞法，蒙佛光照，受法滋潤，心種自然變得鬆軟開放，就能漸漸發心。

我們為什麼發不了心，因為心太緊，太硬，太封閉。

緊，是緊張，總是提防，不放心，恐懼不安，缺乏安全感。

硬，是頑硬，頑固不化，執拗不從。

封閉即不開放，固執己見，自以為是。

要發心，首先心要開放；不開放，心沒有孔，閉死了，往哪裡發，怎麼發？

但我們的心自己卻開放不了，譬如熱脹冷縮，一顆孤獨冷漠的心總是收縮緊閉的；得到彌陀的慈愛溫暖，心就開放了，柔軟了，鬆適了，也就能夠發心了。

（四）發心的利益

種子不發芽，就有霉變腐爛的危險，也可能被老鼠、飛鳥、螞蟻所吃。一旦發芽，永遠不會霉變，鼠、鳥也不會來吃，自然放棄。

人一發心，如同有了隱身術，過去冤家找不到你，因為你的形象變了，它們不再認識，如同鼠、鳥會找食種子，但不會理睬芽苗。

人一發心，就激活了本有的生命，具有強大的免疫力，不會被煩惱的細菌、病毒

所侵，如同種子發芽便不可能再生霉變。

不發心的人，容易被輕微煩惱擊倒，也很容易被冤家債主找上門。

（五）發心最快樂

鳥在山林即快樂，鎖在籠中很痛苦。

我們的心本來充滿法界，現在卻被「我執」鎖進自私自利的牢籠中，僅限七尺之軀，不足百年之壽，它是多麼地痛苦啊！如同鳥兒時刻嚮往山林，心總想著回歸虛無之身、無極之體，恢復無量光壽的自在生命。

發心，便是砸開我執的堅鎖，破除自私的牢籠，讓心一躍而出，沖翅藍天。發心最快樂，因為它順合了心的本性。不發心最痛苦，因為它不合心的本性，扭曲了我們的真生命。

發心最快樂；發心越廣大，越無私，越快樂。

（六）發心最得佛加持

一粒種子不發芽，天地、陽光、空氣、水分通通被閒置。種子一旦發芽，天地、陽光、空氣、水分通通被調動，忙碌起來，為它做保姆、做僕人，為它服務，照顧它的成長。發芽的種子儼然成了世界的中心，天地的寵兒。

人不發心，諸佛、菩薩、賢聖也被閒置，晾在一邊，如同下崗沒事做；人一發心，諸佛菩薩便都活躍起來，一齊來照顧這個發心的菩提靈苗，讓它快快成長。

發心最得佛加持，發心最令佛歡喜。

怎樣做弟子

淨宗法師

一、師視弟子

- 1.如父母愛子，扶之養之，盼其長大。
- 2.如農夫種稼，助之耘之，望其收成。
- 3.子女病惱，父母傷心；莊稼無收，農夫絕望。
子女成立，父母歡喜；莊稼豐收，農夫欣慰。

二、弟子事師

- 1.猶如父母。生法身慧命故。

2.甚於父母。基於法故，清淨故，趣向菩提故。

3.敬順不違，言聽計從。師說一，弟子不可說二。增多福德，避多過失。蠅附驥尾，站在巨人肩膀上。

4.不見師過，視師如佛。佛之欽使，法之載體，三寶之現實、具體體現。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若人見師過，善根自然爛。

5.不懷私心。獨佔心、嫉妒心——唯願眷顧我一人，不喜同門蒙師愛。

6.善承師志。以師志為志，以師心為心。青藍冰水。

給發心出家弟子的信

淨宗法師

【編者按】

通過這次對發心出家淨人的考查，結合平時佛門存在的問題，淨宗法師寫了這封信。這是一封借題發揮的信，也是一封虛擬對象的信，因為信中所說或多或少存在於我們每個人身上，所以也可以說是寫給大眾的一封信。

讀此信，在家人當思：我應當怎樣培養恭敬僧寶的心？出家人當思：我應當怎樣做才不負僧寶形象，增長眾生善根？不管是出家、在家，都要反思：如何面對「不如法」的現象，調伏自己的心？如何處理道場大眾之間的關係？

鍾雖撞擊於一點，聲卻傳遍於十方。如能深切反思，相信每一個人都會從中得到洗滌，得到利益。

南無阿彌陀佛！

你寫的材料我看了，也向當家法師、知客法師了解了你的情況。應該說從根本上大家對你持肯定的態度，但是你暴露出來的問題也很明顯。我想這與我長時間不在寺院，無法細緻地關心並給予及時的提醒有關。總之，我作為師父有責任。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你的事，由此展開來想得更多：一個發心出家者應該怎樣接受考查培養？應該怎樣看我們道場的住眾？

還是從你說起吧。

第一，這一年多來，你對法門的信心堅定不退，日益增長，這是無話可說的。這與你逆境學佛、生稀有心、作難遭想、知恩感恩，又不斷聞熏教理有關，所以這一點從本質上奠定了你是法門中人。所謂同門相親，如手與足。

第二，你出家的願心很切，沒有絲毫顧慮、猶疑，而且在這一年也日益堅固，雖未剃髮，心中早已自斷後路。既然想出家，自當有此決志。這一點是你能夠出家，也是我當初同意你來寺裡的原因，有此內因，必定是出家種性。

第三，在這一年內，你作了很多努力，在學習沙彌律儀、聞修淨土教理、勞作服務大眾、熱心護持道場方面，你都在努力，可說無一日虛度，時時掛在心中。

最後，你對自己的不足也有所認識，沒有袒護隱藏，也很誠實地說明你對道場人事的看法。

眼看剃度的日子就要臨近了，我卻對你的事頗費躊躇，難下決定。同意你剃度吧，我卻分明聽到三種不同的聲音。

第一種聲音來自與你共事的大眾居士，那個聲音說：某某還沒有剃度，就對我們指手劃腳地批評，嫌我們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只有他對，態度一點也不謙和，心意一點也不柔軟，我們不希望有這樣一位出家師父。

第二種聲音來自出家眾，說：某某還未剃度，便看我們這不順眼、那不威儀，連一個居士起碼的恭敬僧寶的心都沒有，他還有資格出家嗎？他這樣在家身分尚且站在我們出家人頭頂上，從心裡把我們踩在他的腳底下，一旦出家，我們這些人還有日子過嗎？

第三種聲音來自執事，說：某某尚未剃度，就自以為是，自作主張，擾亂常住，要是就這樣剃度了，還不知會惹出什麼是非、生出什麼亂子來，道場還怎麼有效管理？大眾還怎樣維護和合？

從居士到僧眾，從清眾到執事，都有聲音，我能個人簡單說剃就剃嗎？況且如果不深探根源，就這樣草率從事，是否說明你的知見都正確而更加助長呢？這樣既不利於你個人的成長，也辜負你一片出家的誠心。

但不同意你剃度吧，你這一年是這樣努力，這樣期盼，如此結局無異當頭一瓢涼水，打擊之大，失落之深，可想而知；甚至信心喪失，棄門而走，也有可能。你奔法門而來，本是法門中人，我只願你善根增長，欣欣向榮，不願有半點傷害，何況遭受狂風折枝一般的打擊呢！

我想還是暫時把剃度的事放一放，來共同談一談有關認識吧。

就談「如法」吧。

戒律是律自己，可是你學了一點，便拿一把戒律的尺去律人家，這如法嗎？

修學一切佛法，「如法」的證驗就是煩惱減少，心地柔軟，可是你學了一點點戒律，看人家都不威儀、不如法，心中生起更多的煩惱，心意也更加強硬，這如法嗎？

佛法說，外面的世界——人、事、物，是我們內心的投影。內心善，見一切善；內心美，見一切美；內心慈，見一切慈。若見外面不好，源自我心不好；欲改造世界，須改造自心。如鏡中人，臉有污垢，不是拭鏡，而要洗臉。臉已洗淨，鏡自無污。按此道理，見人家不如法，是因為我們的心不如法。如要改正，當令自心如法。但你看見人家不如法，便只想生硬地去講人、管人、改變人，這樣如法嗎？

居士首先要恭敬三寶，你卻見出家人的過失，這如法嗎？

佛說恭敬僧寶，是只要剃髮染衣，皆當生敬。昔有獵師，披僧衣盜殺大象，大象敬其衣故，不加踩踏。而你自己帶一把尺，經過你的尺量合格，才恭敬；量不合格，就認為是次品，不恭敬。「恭敬僧寶」沒有成為內心的品格，卻成為擇人而施的賜物，這如法嗎？

你將和合一味的僧寶，以凡夫知見分為好的壞的、如法不如法，則僧團不成其為僧團，以用心、用尺將其割裂的緣故，這樣如法嗎？

末法時代能發心出家，具足因緣，顯現僧相，又能專修念佛，安心決定，今生雖是凡夫，命終必定成佛；現在濁染世界，自己專修念佛，住在念佛團體，無言引導眾生，是何等大功德、大善根！可說是僧寶中的僧寶、福田中的福田。縱有小小缺點，不失純金良玉。如一塊金幣，縱被污泥所裹，不少純金之分。因示現出家故，專修念佛故，必定成佛故。而你不能見他們身上這麼多優點、耀眼的光輝，反而盯住那一點點泥斑，指責嫌惡。你若心裡真實裝著專修念佛僧的尊貴，決定不會有蔑慢嫌惡的心態。如識金愛金之人，決定不會喋喋不休地說某一塊金幣上有泥、不是好金幣而不喜歡它。白眼昏花，不識真金，唯盯住泥而生瞋嫌，這樣如法嗎？

你住在念佛道場，慣習念佛法門，不能用念佛之眼來看我們的僧眾，而起尊貴難得、讚歎敬仰、愛護寶重之心，反而隨順一般知見，附和他人，貶嫌怨惱，人云亦云，這樣如法嗎？

你若真有智慧，當普同恭敬，普同讚歎，使人不敢輕我法門。當言：「大德，莫出此語！汝等廣學多遊，眾所欽敬。我等師僧亦曾時時教導：當敬重一切客僧，莫敢輕視。然我念佛門中，眾僧和合，信眾擁護，化導廣大，其德甚深，比較大德或不相讓。雖現小瑕疵，能成大隱忍；人前示過患，自折驕慢心。譬如青果無斑而味澀，熟果有斑而味甜。大德今將遠遊，我等常相憶念，願大德及時再返，予我教示，增我見聞。亦願大德，隨所遊方，廣播念佛之聲，樂讚住眾之德，如佛佛相讚，光光相攝，內外暢通，彼此影響，一動一靜，巧成馳張，齊攬苦海眾生，早上彌陀渡船。豈非美哉！」你如果能這樣說，決定受人讚歎：「弘願寺的居士尚且如此，其出家眾更不可

小視。」你若附和認可，對方也必更加輕視：「護持常住的居士尚且也認為如此，看來其出家眾也不過爾爾。」

來來往往遊方的客僧，雖然各有其長，但比較弘願寺的住眾，他們對本門法義的熏修相對時間還短，也沒有那麼精專，平時所處的環境也未必能如弘願寺這樣一句佛號不夾其他。如果只是來寺短住時日，對本門法義、本寺道風、本寺住眾能了解多少呢？一個自守嚴謹的人，不會隨便論斷他人；一個自守嚴謹的人也不會隨便相信或不相信他人的論斷。一個人如果過於輕率論斷，則少人信用。我們如果到別寺，能夠輕率論斷他人嗎？

你見出家人走路不好看，不威儀，便不生恭敬，然而他們內心柔和，常懷慚愧，從不顯高慢之相，總是默默無聞念佛。你以居士之身，生高慢心，不知慚愧，這樣如法嗎？

你雖學沙彌律儀，不知從克己上下功夫，律己防非，密行實踐，反而時時處處眼睛盯著別人：「看！你不如法，你不威儀；看我多有威儀，多懂規矩，我出家比你優秀！」如此即屬「乍現威儀，貪圖名利」。自以為是聖賢標誌，內自善根已經腐爛尚且不知。與其乍現威儀，自高自慢，凌駕他人，不如現缺威儀，心常謙下，老實念佛。前者能禍害法門而不自知，後者能興隆佛法，人也少知。說貪利可能冤枉，然圖名已是昭然，因人家未說，自己先肯定自己是如法故。就差沒有出去打廣告：「我是如法眾，我是威儀僧。」口中未說，心中常說；不直說直讚己德，以批評他人凸顯己德，不是一樣嗎？這樣如法嗎？

戒律甚深，難知難明。經通菩薩所說，戒唯如來親制。既是佛親自所制，即是最高的智慧、最深的慈悲。學戒若不能對如來慈悲感同身受，貫徹於自身，普及於大眾，反而自增煩惱，令他增惱，我以為是沒有學到戒律的真精神。我很慚愧，雖出家有年，自量根劣，只知仰賴一句佛號偷生寄活，從來不敢妄談戒律，更不敢以戒律衡人。你未出家，便敢學舌，說有僧人戒律鬆弛，真是無知故膽大，不怕墮拔舌地獄。

《梵網經菩薩戒》說：「我是已成佛，汝是當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此是最上菩薩大戒。我寺念佛僧眾，蒙受祖師教化，安住彌陀光中，個個專修念佛，自知往生決定，自知必定成佛。如是信心，從不退轉，佛親自說「戒品已具足」，你卻不生敬心，這樣如法嗎？試問當今末法，天下僧眾有誰能如專修念佛僧，對於自己「必定當成佛，常作如是信」呢？

縱有十個大法師，說法如雨，威儀具足，戒行清淨，智慧高遠，人捧之如日月，眾仰之如岳山，但如非專修念佛之人，換我一個小沙彌，我也不會做這個虧本的交

易。何以故？若非念佛，不免輪迴，何足為羨！若伴十個大法師，未來不免輪迴；不如守一個小沙彌，未來必定成佛。此非以沙彌為貴，而輕高德法師，而是以念佛為貴，憐惜凡夫耳。雖然，若念佛人，而又智慧高遠、戒律清淨，當然是善中上善、美中之美。若大法師不輕念佛，亦專念佛，則是現生菩薩、僧中真龍矣！弘願寺今有十僧便有十佛，有百僧便有百佛。你面對今日僧寶、來世佛陀，竟然不生敬心，這樣如法嗎？

並非弘願寺念佛僧眾就沒有缺點，也不是有缺點但概不許說，但要看什麼人說，處於怎樣的立場，以什麼心態，又能達到什麼樣的效果。也並非讓你偽裝真實想法以曲從我意，而是你對事物的認識有偏頗，對大眾的看法不正確。你必須看出所有人眾都超過自己，唯有自己最差最劣，才算進步。

當看到自心的黑暗，就發現人人都比我光明；當看到自身的污垢，才知道人人都比我乾淨；當知道自己的卑微無能，才知道人人都是我的老師。

別的不說，這次共同發心出家的不少，是你的能力、才學都比人家有優勢，所以才站高看遠，發現了這麼多不如法的人事？還是同住一個寺院，人家接觸的皆是如法大眾，獨有你周圍皆是不如法的人事？為何人家眼中一片吉祥光明，而你心裡充滿憂愁煩惱？這次板報選登了李榮海居士及另外兩位女眾的心得，請你好好看看，對照人家是怎樣發心，怎樣認識。你真有良心、有自知，應當慚愧，無地自容才對。

再說廈門陳賢居士，是大家公認的優秀者，他的修持、涵養、慈悲感染了每一個人。他是我們團體當中的寶，很多人受他影響，得他恩惠。陳賢居士也早有出家之志，你能想像若陳賢居士寫一份發心出家匯報，也會說「居士不如法、僧眾不威儀」嗎？人家有那樣的品行，又有那樣的謙德，對所有出家眾是那樣恭敬有加，出於至誠，從來不曾從他口中聽說過一句出家人的不好。是他走南闖北，遊學十幾年所見所聞皆是菩薩嗎？也許吧。但為什麼這樣？我們何不想想，何不學學他之作為。想來你還不會自認為已經超過他太多，已經是准出家人，在弘願寺住了一年，他不過是居士，遠在廈門吧。

發心出家，住在寺院，就是要接受大眾的監督改造，你卻監督改造起大眾來了，是誰賦予你這樣的職分？直是一錯錯到天邊，真是太自不量力，不知身分、自以為是到極點，愚癡糊塗到極點。

譬如坐牢，是來接受改造，還是去改造管教幹部，改造農場呢？

從俗漢到出家，第一步就是要完成自我的心靈改造，雖非坐牢，但「改造」的意義是相通的。改造改自己，修行修自己。佛門說修行，世間叫改造；修行出於自覺，

改造來自強迫而已。但強迫改造，條件惡劣，反而能安心忍受；發心出家，諸緣皆護，反而不免憤怨。為什麼呢？只因心態不同，一者自認有罪，一者不免居功。三界便是大牢獄，我們生生世世都犯了因果的天律，判罰在三界火宅中服刑，無有出期，苦不堪言，其身分也如同坐牢啊。若深知彌陀於我有恩，道場於我有恩，大眾於我有恩，唯我一人罪大惡極，苦不堪言，唯願彌陀救度我、道場寬容我、大眾喜愛我，不惜肝腦塗地，以贖罪行，自然心意柔軟，百般安樂。而今發心出家，住在寺院，平等吃，平等住，人身一切自由，周圍皆是師友，這麼好的條件幫我改造，助我修行，我不知感恩戴德，勵修己過，反而生出許多嫌怨，看人家不如法、不威儀，內心滋生煩惱，真是天地良心。

你自知是好管閒事，但又以為我是好心，所以對於自己的好管閒事的禍患也就認識不清。不知身分定位，不能安分守己，以此治家則家道必衰，以此治國則天下大亂，以此治寺則道場將為市井、佛法盡成人情。

人們容易因為自己的「好心」，而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不知道錯誤往往都是由「好心」造成的，專門發壞心來破壞道場的還沒有。一是佛菩薩的威德，二是一眼明知，難以得逞。唯有好心所行壞事，最有殺傷力，最能破壞一個團體。因為是好心，所以理直氣壯。錯而錯得有理，還有比這更難辦的嗎？因為是好心，所以精進勇猛。錯而勇往直前，還有比這更可怕的嗎？因為是好心，所以不受人諫。錯而無人能諫，還有比這更不可救藥的嗎？人若有不同意見，他馬上便說：「我是一片好心，你怎麼還批評我，說我不對呢？豈非好人無好報，佛門不慈悲！」在他的好心好意、理直氣壯、義正詞嚴下，任你有十張口，也說不出他一個字，只好閉口卷舌而罷，搖頭嘆氣而走。好心能製造委屈，好心能喚起同情；自己沒有認識，也會有一些同樣好心而糊塗的人跟著人叫屈。好心難諫，眾人難犯。大眾團體，道場執事最頭痛的就是這種好心辦壞事的人，最難消化的就是好心辦的壞事。因為極具隱蔽性，所以往往容易得逞，而且時有所發，禍害難消。

住在一個道場，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循規蹈矩，不越本分。好心要有智慧，好心要守規矩。若自己既無智慧觀察，又不受大眾規矩約束，假好心之名，任自己所為，會是什麼結局？天下為自己辯解的人有誰說自己是壞心？若自知是壞心，則其人心已柔軟矣，知慚愧故。一般人雖忤逆父母，亦認為父母有欠於他。凡夫眾生，多是下流，不以規矩約束，絕對不能成事。規矩是前人總結了無數的經驗教訓而形成的，好心而壞規矩，則事多失敗。規矩比好心更重要。說白了，沒有經過佛法智慧調御的好心，其實就是習氣，規矩正是用來對治這些習氣的。所以不要認為佛門不尊重我的「好心」。

以上所說，言辭不免激切，但很感謝你的示現，讓我得以借題發揮，大眾得以一清耳目。菩薩示現不落痕跡，你的作為也是一種菩薩示現。畢竟念佛門中皆上善，能入念佛之門，個個皆是好漢。最差最差之人，拿出去也是最上等，故佛讚為人中芬陀利花，觀音勢至引為良朋善友。望你能認真反思，切實躬行，首先獲得周圍與你共事大眾的認可——「某某心地柔和，為人謙下，他若出家，我們歡喜。」再獲得常住僧眾的認可——「某某心存恭敬，根深苗正，他能出家，我們歡迎。」再獲得執事的認可——「某某循規蹈矩，安守本分，他若出家，能增穩定的力量，能消不安的因素，我們讚成。」能得此三人同意讚許，則鬚髮剃落，法衣披肩，皆成自然而然。總之剃度與否，何時剃度，操之己手。我何嘗不想看到真心出家者皆能如願剃度呢！若來一個是佛門人才，來兩個是僧中寶物，來三個是法門龍象，我當然高興、光彩。如若相反，豈不黯然神傷，面上無光。

(2008年7月)

出家與個性

淨宗法師

上人說：「出家人最好不要有個性。」

初聞此語，不覺一怔：人怎麼可能沒個性呢？那些有能力的人不都是個性很鮮明的人嗎？

轉而一想，上人說的話實在是妙！妙！太妙了！

個性是什麼？個性其實就是一種自我意識，一個人「有個性」其實代表這個人有強烈的我執。

與個性相反即是共性。一切萬法共性是什麼？就是佛性，法性，空性。

佛菩薩有個性嗎？沒有。他們完全證入佛性、法性、空性。眾生應以何身得度，即現何身而為說法，為男為女，無所不變，又哪裡有個性呢？

出家人最好不要有個性，是鑒於以下理由：

一、佛法的教理否定個性。佛教以萬法因緣生，並沒有一個獨立的實體，也就是說絕對獨立的「個體」是不存在的。「個」既不存在，「個性」也就談不上了，如龜毛兔角。以佛法來說，萬事萬物只是緣起性，緣起性即是空性——這是從絕對面上說的；從相對面上說，緣起的萬法各有差別，不妨說有各自的特性，但這一切都是無常的，如果執著它，堅固它，強化它，認為實有，就成為虛妄顛倒了。

二、佛法的修行磨滅個性。修行人，不論修聖道門還是淨土門，越來越沒有脾氣，越來越沒有個性，初如堅石，後似柔水，才算正道。修行的過程，就是磨滅個性的過程，直至個性淨盡，佛性全現，圓滿成佛，隨類應化。

三、僧人的儀相削弱個性。俗人為強化個性，往往會在衣服、頭髮上做文章，以奇裝異服、古怪髮式標顯自己。出家人一律光頭，統一袈裟，著壞色衣，幾千年不變，一加入這個隊伍，就如同一滴水入大海一般，失去了原有的自己。外來的人初入寺院道場，見清一色的出家人，真是難以分辨。

四、僧團的生活淘汰個性。同一信仰，同一修持，同一作息，同一規矩，同一待遇，沒有私產，不懷我心。僧團的同一運作如同大冶爐，正是要汰除個性的雜質，鑄就團體的精粹。故在大叢林、大道場磨礪久的人，自然顯出一種出家人溫和安詳的氣質，隨遇而安，謙遜有禮，可左可右，能上能下，人們也就很難在他們身上發現張揚的個性了。

五、彌陀的名號消融個性。每天念的這句「南無阿彌陀佛」真是奇妙！智者愚者、強者弱者、蠻橫者馴服者，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中國人外國人，不論是誰，一旦念佛，一旦進入這句名號，他的個性就沒轍了，使不上勁了，泯滅了。大聲小聲、長聲短聲、出聲默聲，一切不論，只要念佛就完全歸入一句名號，任憑這句名號顯現，個人起不了作用了。不信你試試，你再大聲，它還是一句名號。名號遍滿法界，你聲大能傳多遠？你是孫悟空，一個筋斗雲十萬八千里，上天入地，翻江倒海，它還是一句名號，既逃不出，也動不得；你智慧廣大，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它還是一句名號，智慧一點也幫不上忙，一點也派不上用場。愚者、智者，念佛平等往生，豈不是一入念佛，所謂的個性就通通消融，化為烏有了嗎？因為名號就是佛性，入佛性即滅個性，如光來暗滅，真是不可思議的大奇妙啊！

出家人，出家的念佛人，念佛的出家人，還要強調個性嗎？

沒有個性的人心地柔軟。有十分個性，便有十分剛強；消一分個性，便增一分柔軟。

沒有個性的人恆順眾生。凡夫眾生誰沒有點自己的個性脾氣？不過站在他人的立場，恆順眾生的需要，不放任自己的個性罷了。

沒有個性的人，大眾歡喜。沒有個性，並非懦弱無能。耍蠻使性，誰還不會？想一想，團體當中，人緣最好的都是那些沒有個性的人。他們總是在人群中隱沒自己，從來不出頭招風，但卻深深地獲得大眾的敬愛。

有個性的人多煩惱。因為他時時要照顧他的個性，警惕他人冒犯。

有個性的人難相處。因為說不定惹了他的個性，比觸犯他的親生爹娘還讓他生

惱。

有個性的人易惹事。在人群中，沒有個性的人好像一部收拾得乾脆利索的車，行進在大街上，左右無牽掛，出入無障礙；個性強的人，就像一部橫掛著雜七雜八長竹竿的車，行在巷道裡，處處是障礙，而他也一定是嫌人家的電線桿不是位置、衣服架得不是地方。

話說回來，如果我們看透了「個性」的虛偽與過患，不隨它轉，不做它的奴隸，用「南無阿彌陀佛」無量光明圈套牢它的額頭，讓它聽命於佛，為我所用，則個性也可成為弘法利生的猛將利器。如此則：

有個性的人有長處，因為個性就是他的長處。

有個性的人有能力，因為發揮他的長處，就能彰顯他的能力。

有個性的人能成事，因為能力發揮出來，就能成就一番事業。

希望我們的出家眾，以及所有的念佛人，為法為眾，好好打磨我們的個性，做一個柔軟的人、慈悲的人、消融個性而恆順眾生的人。

師教弟子

淨宗法師

佛度眾生有三：口業教誡輪，身業神通輪，意業記心輪。

師教弟子亦有三：言傳、身教、印心。

言傳：語言傳授教理法義，演說著述等。

身教：以身示範，如何落實念佛生活化，生活念佛化，活學活用。

印心：弟子與師心心相印，師常住在心，神交默契；我是師父的一部分，師父活在我心、我身，永遠不死。

弟子從師

淨宗法師

弟子從師也有三：先學言傳，次觀身教，再悟師心，依次得皮、肉、骨。

今日學言傳者已少，何況身教、悟心。

言傳得師之皮，充量一二成。

身教得師之肉，可達六七成。

印心得師骨髓，可在九十成。

同心同德

淨宗法師

上人發心要弘遍彌陀救度，弟子亦如是發心，即是與上人同心。因同其心，而同其德，故說同心同德；不是說我們個人有上人之慈與謙德，而是同其心故，即獲其德。

不僅與上人同心同德，也與善導大師同心同德。

不僅與祖師同心同德，也與釋迦、諸佛、彌陀同心同德。

第十七願為彌陀與諸佛同心同德之願。

心為盛德之器，既共同其心，也就共同其德。

想想卑微的我，竟然能與上人、祖師、世尊、諸佛、彌陀同心同德，心中多麼歡喜。

淨宗法義學習的心態與次第

淨宗法師

一、熏習。法義學習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如煙熏物，漸入其裡；不斷反覆，不斷提高，所以叫熏習。所以不要指望一下子能達到什麼程度。有關法句，往往是文字都認識，自己也以為都了解，但過一段時間再看，理解又不一樣，這就是因為有熏習而深入了。

二、刻苦。世間說「刻苦學習」，又說「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為做學問頭懸樑、錐刺股，可見得做學問是苦的。大凡世間成就任何事，不吃一番苦是不行的。法義學習也是這樣，就要用一些苦功，該背的要背，該記的要記，該熟讀的要熟讀，該思維的要用心思維。所以不要指望一點不用功，憑著自己的性子，想如何就如何，懶懶散散就能輕鬆學好法義，那是不可能的。

三、法喜。但佛法如果一直是苦的，就學不下去了。法義學習也會有歡喜，有快樂。這種歡喜、快樂稱為法喜、法樂。這和世間的歡喜、快樂是大不一樣的，因為這

是從法而來的，是清淨的、無染的。世間有人見錢眼開，也歡喜，或者看見自己的小孫子歡喜，那都是染污的，增長人的貪愛執著。學佛的人，多少都能體會到一些法喜法樂，但說程度、作用、功效那就大不一樣了。學習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所得到的法喜是最高的，是最深入、最徹底的。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我們本來是要墮入三途的人，現在不僅不用墮入三途，還會去成佛，豈不是大歡喜？又，不僅我一個人可以往生成佛，所有的人，只要念佛都可以往生成佛，百分之百，無一遺漏，這豈不是更大的歡喜、快樂？我們是苦惱人，即使念佛、打坐，也未必心很安寧，未必享受到初禪、二禪、三禪之樂，但三禪之樂和念佛必生、必定成佛比起來，那又不能為比千萬億倍了。所以，雖然看起來是一個普普通通乃至煩煩惱惱的念佛人，他的法喜法樂要超過很多人眼中的大修行人。

一般的法門雖然也有法喜，但不堅固，很無常，環境、人事、心情順，用功得力，就法喜，反過來就苦惱，苦惱的時候還會法喜嗎？就沒有了。可是一切皆順總是少數時候，所以很無常，很不定。另外就其本質來說也是浮淺的，因為心底最深處總有一個疑問，甚至是恐懼在，那就是「我的生死究竟能不能了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所以雖有法喜，那都是相對世間的、初級的，而最後都會感到痛苦而絕望，都必須轉到念佛才可靠，才有真正的法喜。這就是為什麼各宗各派的祖師、大修行人，最後都轉入老老實實念佛的原因。就他們的修行、學問來說，持戒清淨的法喜有，禪悅為食的法喜有，深入經藏的法喜有，大徹大悟的法喜有，但最後都不會滿足，都會捨掉這一切；更大的法喜，廣大無邊、堅固永遠的法喜，只有念佛。

所以念佛，尤其是依據善導大師的念佛思想而念佛，順從彌陀本願的念佛，那種法喜就是堅固永恆的，是永不褪色、永不退轉，是越來越增上的法喜。不是說一天到晚歡喜，是凡夫總是有苦惱，但是再怎樣苦惱，心裡想想我還是可以往生，可以成佛，所以苦惱也就不苦惱了——是苦惱也不能掩蓋的法喜，甚至是死亡都奪不走的法喜，所以才是真法喜。年齡越來越大，人越來越不中用，身體越來越差，但離往生、離成佛越來越近，心裡也就越來越期盼，越歡喜，所以是越來越增上的法喜。不像一般聖道自力修行的法門，到最後都是恐懼的。

法喜法樂來自法，也來自我們需要法、接受法、與法相應。比如餓的人，吃飯才香；不餓的人，即使山珍海味，他也索然無味，因為他沒有需求。學我們這個法門感到法喜的，是因為他無常感深、因果觀深、罪惡感重、出離心強，一看見這個法，他在這裡也看到我往生，在那裡也看到我往生，在這裡看到我成佛，在那裡也看到我成佛，怎麼不歡喜！如同坐大牢的人看到自己的釋放令，如同判死刑的人看到自己的大

赦令，那種歡喜就不是一般的歡喜了。如果覺得生死可了可不了，或自認為自己可了，他看這些書就沒有味道了。還有就是大悲心重的人，看到這個法門他歡喜，因為人人做得到，人人能成佛，他看到這個也成佛，那個也成佛，父親、母親、親友都能成佛，還有比這更歡喜的嗎？他就是到菜市場去買菜，也會歡喜，因為這些畜類也可以往生成佛的。所以與此法相應的人都是出離心、大悲心重的人，難怪佛讚為人中芬陀利花。

比如挖井，先總是乾土，漸漸見了濕土，就有興趣了，再出水，水越來越多，就越來越喜。法義學習也一樣，漸入佳境。

次第

簡單說一點，分三個層次，三經、祖典、現代白話解釋（以上人為主）。這三層是一味的。

這三個層次，從重要性、根本性來說，當然最重要的是三經，其次是祖典，其次是現代白話解釋。

但從修學的次第來說，第一重視的反而是現代白話解釋，其次才是祖典，最後是三經。所謂從近及遠，由低而高。

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對白話解釋往往看得輕，不夠重視，因為一看就懂，所以也就認為自己真的懂了，就稍微地看一下，喜歡看祖典：這是大錯特錯的。必須在白話解釋上多下功夫，下足功夫，才能談得上去看祖典。往往不是那些文化比較高、祖典看得多的人法義就好，反而是老老實實在白話解釋方面下足功夫的人，法義精純，進步很快，對祖典的領悟也特別快。這一點也是我的經驗，奉獻給大家。

依我的觀察，直接看祖典想快速得到祖師教義精髓的人，還沒有。依法然上人的根機，讀遍大藏經五次，《觀經疏》總共讀了八遍，才悟到善導大師的思想。我們是何等人呢？所以，不要捨快捷方式，去繞彎路。其他人說的可能還會有不嚴謹的地方，但上人的解釋基本上是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依憑善知識

淨宗法師

依憑善知識的訣竅就是交出去，肯聽話。

法義上完全依憑善知識，就是生活上的許多事也都可以依憑善知識，交出去，交

給師父處理。並非善知識就是全才，什麼都懂，而是當我們什麼都依憑的時候，我們的心就空靈了，單純了，智慧自然生起，業障自然消除，尤其是以敬心面對善知識，福報增長極大。

更何況生活就是法義的靈活運用，這方面若能多看、多問善知識，必有大的收穫，是書本上學不到的，所謂「活學活用，契理契機」。

一半凡夫一半佛

淨宗法師

在本門中，認善知識到底是凡夫還是佛呢？可說既是凡夫，也是佛；如同一塊點燃的木頭，說是火、說是木，都不錯。

善知識是凡夫，我們才覺得他有血有肉，可親可近。假如都是佛，會不會覺得高處不勝寒呢？

善知識是佛，我們才能完全仰憑，信任不二，乃至帶領我們步入淨土。假如同我們一樣的凡夫，怎麼起信呢？

古德說：「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十方淨土無此階位，無此名相。」在念佛善知識身上不正如此嗎？

一半凡夫一半佛，正是彌陀不可思議救度的鮮活見證，要知道，全是凡夫，全是佛，都無法拯救我們。

一半凡夫一半佛，善知識正如一座橫跨穢土與淨土之間的大橋，也正是凡夫與佛之間的媒介。

我們會同時尊重、頂禮善知識凡夫與佛的兩面性，如同橋必須有彼岸此岸兩個橋墩，一樣重要。

過猶不及，面對善知識，要小心，莫放逸，莫看走眼。

如木被火節節燃燒，善知識時時示現從凡夫向佛的轉變，那樣地鮮活、明麗、耀眼。

教理的學習

淨宗法師

吃下去的東西要能消化，成為營養，滋益身體，才是好的；如果不能消化，成為

負擔，則有害無益。教理的學習必須對修行有幫助才有必要，否則只是增加學者的負擔與厭煩。為學而學，為知識而學，為名聞而學，為勝他而學，為撐佛法門面而學，為傳持一種學術、傳統、門派而學，皆無必要，不能持久，難得深入。

聽法

淨宗法師

吃瓜吃瓢、吐瓜子，聽法不然。語言文字如瓜瓢，彌陀的慈悲是瓜子。聽法雖然聽的是語言，但最後留在心中的，只是阿彌陀佛的慈悲，而忘了語言。

說法的人雖說千言萬語，其實只說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聽法的人雖聽千言萬語，其實也只聽到一句「南無阿彌陀佛」。說也如是說，聽也如是聽，即是善說善聽。

說法與聽法

淨宗法師

說法者須要聽法者的加持。一堂說法效果好不好，說者、聽者皆很重要。

譬如舞龍，說法者如龍頭，聞法者如龍身：首尾全身渾然一體，隨龍頭低昂疾緩，或騰雲在天，或貼行於地，騰挪宛轉，變幻無窮，才見精彩。如龍頭與龍身不能相應，只能呆板地平舉著緩行，如同死龍。

聞法者若能隨時跟上說法者的思路，說法者便如風行電掣，自在無礙；否則說法人總要照顧聽法者，便難以有好的發揮。

做祖師

淨宗法師

有人出家想做祖師，理由是：不想當將軍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不知祖師本來就是祖師，並不是做出來的。如蘋果本來就是蘋果，蘋果不會想到「做蘋果」，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叫蘋果，它只是它自己；成熟了，掛在樹上，擺在攤上，吃在口中，是人叫它蘋果而已。

祖師也沒想到「做祖師」，也不曉得自己是祖師，那都是後來人叫的。

人造祖師

淨宗法師

聽說有人做雞蛋——人造雞蛋，比雞下的蛋更圓滑、更規則、更好看，更像「標準」的「優質」雞蛋，切開也是清是清，黃是黃，清黃分明；但味道總有那麼一點不真，營養當然大大遜色，聽說對身體還有妨害。

做出來的「祖師」——人造祖師，也比真的祖師還祖師，更有威儀，更上鏡，更有成就，更有智慧，有更多粉絲……只是人造祖師們說的話、寫的書，總有那麼一點不對味。聽他們的話不僅對法身毫無營養，反而暗藏毒害。

這還是上等的人造祖師，至於劣等的可想而知。

法器

淨宗法師

法器要裝滿法，用於法，才是法器；若裝土即是土器，裝水即是水器。

人有很好的素質，能說能寫，若學法弘法則成很好的法器；若不勤於法，則不成法器。即使再愚拙，勤心於法，也是法器。

人之成器不成器，成什麼樣的器，全在於他的選擇。

聽讀講寫——弘法必需

淨宗法師

只要是出家人，就有被信眾問法的因緣，因此除了一般敲、打、唱、念技能，要注重培養聽、讀、講、寫的弘法能力。

聽：有緣教法，樂聞不厭，善能鑒別精粗真偽。

讀：能慧眼見真，掌握所讀經法的核心要點。

講：能用語言清晰地表達思想，解釋法義。

寫：能用文字清晰地表達思想，解釋法義。

弘法人才所必備的素質

淨宗法師

一、必須有嚴格遵循師承的自覺心，絲毫不可以有自由發揮的想法。因為我們弘的不是自己的法，而是佛祖之法；末世凡夫，根機暗鈍，依葫蘆畫瓢尚且畫不好，任意發揮，決定摻雜個人意見，如乳摻毒，貽誤眾生。

二、深入法門教理，親得法門實益。

三、一切為了佛法，一切為了眾生，絲毫不可有個人名利的想法。一落個人名利，決定心被污染，法義難保純正。

四、對眾生懷有永不疲厭的大悲心。面臨誤會誹謗，甘之如飴；受到打擊挫折，毫不氣餒。精進勇猛，遇難不退，知錯立改，隨時調整。如火遇油，愈挫愈勇。

五、勇於孤獨，甘於寂寞；不求他人理解，主動理解他人。

六、具有通暢無礙的表達能力。

七、善觀眾生根機，不過說，不少說。

八、善知形勢，如水入器，隨方就圓。

九、言行一致，常懷謙謹，常懷慚愧，仰謝佛恩。

僧眾外出弘法共勉事項

慧淨上人

一、飲食起居

1 簡單，樸實，節儉，廉潔。不排場，不浮華，不浪費。

2 不吃點心，不吃零食，不喝飲料。

3 三餐要家常便飯，不要常在餐廳用餐。

4 純素，不吃燕窩及含蛋奶之物。

5 不吃高檔菜餚、水果。

6 不使用高檔生活用品。

7 不購買、不使用過度包裝品。（惜福、環保）

8 不住高檔賓館。

9 住賓館自備盥洗用品。（使用自備的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等盥洗用品。惜福、環保）

10. 在飛機上之飲食與物品，非需要不接受。（惜福、環保）
11. 不購身外之物，不託信眾購物。
12. 不隨便接受供養。
13. 不接受禮品、紀念品、土特產。
14. 不接受自己不需要、用不到之物。
15. 不浪費施主物資。為彼此惜福。
16. 不給居士們添麻煩，增困擾。

二、言行舉止

- 1 學習「言無名利，行絕虛浮」。（玄奘大師幼時行誼）
- 2 言語舉止：端莊，安詳，穩重，誠懇，實在。
- 3 不妄言，不兩舌，不綺語，不惡口。
- 4 凡與人言，不談世事；雖說佛法，要歸淨土。
- 5 講話要言不煩，切忌繁複瑣碎，絮絮不休。
- 6 少講話，講短話，講管用的話；不講空話、套話。
- 7 無事即應念佛，不閒言雜語，不無事找話題閒聊。
- 8 不多事，不攀緣，不化緣，不浮誇，不諂媚，不虛偽，不批評，不責備，不抱怨，不情緒，不脾氣，不生氣。
- 9 不常拿手機，不常拍照。
10. 輕車簡從，簡化迎來送去。
11. 凡事得體。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力戒世俗習氣。

三、每日讀誦、思維《宗風·俗諦》

凡事正面思維

淨宗法師

凡事正面思維，不僅僅是方法，而是以愛心為根本，因為愛心不忍心、不會負面思維。

愛心如同炭火，時刻向周圍散發熱量，所以能凡事正面思維。

缺乏愛心如同冰塊，時刻散出冷氣，也就凡事負面思維。

讓正面思維成為一種習慣，一種定式，一種堅定、牢不可破的信念，一種自然的

本能反應，必須內心具有佛法的慈悲。

自覺愚惡，就能接受彌陀的慈悲；接受彌陀的慈悲就會對自己與他人有愛及憐憫；內心有愛與憐憫就會凡事正面思維；凡事正面思維就能化凶為吉，化敵為友，化難為易。

淨土宗的戒律觀

慧淨上人

首先，恭喜大家受戒回來，成為一個如實的出家人。

受戒，是出家人最基本的身分代表，至少要受過沙彌戒，或者式叉摩那戒；出家沒有受戒，嚴格來講不算是出家人。我們是專修淨土法門的，對淨土法門的戒律觀，我分五點說明。

第一點，持戒不依戒

持戒是出家人最基本的生活與修行。在佛陀時代還沒有宗派之分，只要是出家人都要受戒、守戒，以戒為本。佛教到了中國分為八宗，而八宗也都必須要受戒、守戒。

八大宗派之中除了淨土宗，其他宗派都是聖道門，屬於自力難行道，不是他力易行道。我們是淨土門，屬於他力易行道，所以我們是持戒不依戒。

聖道門之各宗各派，都要受戒、持戒，而且要持戒清淨；之後由戒生定，由定發慧。戒定慧是聖道門的過程，戒又是聖道門的基本功，所謂「戒為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沒有戒，就談不上定和慧。修聖道門是靠自力——靠自力修戒定慧三學，三學成就而了脫生死，成就佛果；但持戒清淨很困難，無戒則無定慧，無定慧則不能了生死成佛道，這樣就失去了出家受戒的終極目的。

但是，即使持戒清淨也還不是解脫，因為那只是基本而已。戒是防非止惡，防止三業之中的身業與口業；而意業要靠定，成佛更要靠定與慧。

對淨土宗的出家眾來講，也是要受戒、守戒；但即使持戒清淨，也不靠戒的功德，不依靠戒到極樂世界，而是完全依靠彌陀救度，依靠彌陀名號。所以對淨土宗的出家眾來講，對戒律，是持戒但不依靠戒。

第二點，持戒之精神

即使受了戒，不管是比丘戒、比丘尼戒，還是沙彌戒、沙彌尼戒，我們能做得到

嗎？即使做到，又能做到幾分呢？其實我們是做不到的。老實講，如果能夠不犯根本大戒，可說已經阿彌陀佛了。事實說來，即使受了戒，我們也有意無意地在犯其他的戒，乃至根本大戒。

戒，是佛陀二千五百年前在印度，隨著當時時節因緣，也就是當時的人、事、境、物而制定的種種戒律。現在時空遙隔這麼久、這麼遠了，雖然很多戒條未必適合現代，或適合當地；但基本上大部分還是我們所應該遵守的——其實我們也做不到。

印光大師專修淨土法門，對淨土法門的戒律作了一個「戒律觀」，很簡單，也很扼要，就是「粗持重戒，老實念佛」：這個就是淨土宗不論出家、在家所應該遵守的。

可是我們還是有意無意地會去犯，那怎麼辦呢？一方面，戒是二千五百年前所制定出來的，一方面我們又做不到，所以就是持「戒之精神」。也就是說，持守戒的精神。戒的目的，是要我們生活簡單樸實，語言誠懇和藹，威儀安詳穩重；要我們恆常觀心，防非止惡；要我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我們就掌握這個精神，體會這個精神。

既然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那不管戒律有規範到的條文也好，沒有規範到的也好，凡是惡的，凡是非的，凡是在此時、此地、此人——現在的時間、時段，現在的空間、環境，現在的人事，不應該做的，即使戒律上沒有規定，我們也不可以去做：這個就是把握著戒的精神，持守著戒的精神。

不然戒條裡面很多已是不合現在的時空，我們要怎麼去遵守？這是第二點，持「戒之精神」。

第三點，戒如照妖鏡

我們面對戒條——這個不能做，那個不能犯，我們有心去持守，但無力持守。所以戒條無形中就像一面照妖鏡，照出我們凡夫的本性、本來人。

善導大師在《觀經疏》中說，我們都有佛性，可是「垢障覆深，無由顯照」；又說我們是「罪惡生死凡夫，無有出離之緣」。這兩段話，可以說是驚天動地，驚心觸目！

有佛性，可是被貪瞋癡深重地覆蓋著，無法顯現，那注定永遠沒辦法成佛；「現是罪惡生死凡夫，無有出離之緣」，那肯定永遠都在六道裡面。六道中，得生人天是很稀少的，往往都是在三惡道；那豈不是更讓我們仰天伏地，嚎啕大哭，甚至無聲無淚、無法形容地傷慟至極！所以看到這兩段法語真的是驚天動地，觸目驚心。

那善導大師所講的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們以戒律來檢討我們的身心，就知道善導

大師所說的沒有錯。

戒，我們持不清淨，即使持清淨了也不能解脫。也就是說，戒是世間法，世間法不能解脫，出世間法我們更做不到，所以我們注定無有出離之緣。所以有受過戒，了解戒的條文，才曉得我們是罪惡生死凡夫。那這樣怎麼辦呢？有這樣的深信，這樣的罪惡觀，就能夠很容易地體會彌陀的悲心救度，而全身心地通身靠倒彌陀的救度，成為機法二種深信的念佛人。所以說戒就好像照妖鏡。

第四點，往生（念佛）勝持戒

若念佛往生，在家勝出家；不念佛往生，出家輸在家。意即：能夠念佛往生極樂世界的話，則在家人勝過出家人；不能念佛往生極樂世界，即使是出家人持戒清淨，乃至高僧大德，都不如往生極樂世界的人。因為念佛往生極樂世界不但脫離輪迴，而且能夠成佛。

持戒的目的就是為了奠立基礎，進一步修定、發慧，目的就是為了脫生死；但卻由於不能持戒清淨，而不能了脫生死，還有下輩子，還有輪迴。這樣危險就很大，往往墮落三惡道，所謂「從天生地獄」「一失人身，萬劫難復」「佛袈裟下失人身，重得人身有幾人」，往往不是釘床火柱，就是牛胎馬腹。

所以，雖然出家可貴，受戒、持戒更可貴；但對我們來講，有最高無上可貴的，就是善導大師所講的「一向專稱彌陀佛名」，而「切願往生彌陀淨土」，這是最高無上的可貴。

《觀經》裡說：若念佛者，即是人中芬陀利花。佛陀以「芬陀利花」讚歎念佛的人，不以「芬陀利花」讚歎受戒、守戒的人。

《大經》也說：「其有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當知此人為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念佛能具無上功德，但持戒不能。

第五點，賢能非戒臘

淨土宗的教團是依賢能為主。「賢」就是品格、品性，修為、修行。「能」就是能力，如思維的能力，語言的能力，辦事的能力。我們是依賢、依能，即所謂「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不依戒臘。

也就是說，淨土宗是講平等的，所謂「五乘齊入」，不分是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也不分在哪裡出家；只要進到我們這個道場，每個人都是常住眾，彼此平等。所以，不分男眾、女眾，不分出家長、出家短，或受戒長、受戒短，是受什麼戒——這一些都不分；只要是賢能的，就能普受敬重，就能獲得重用，職位就排在

前面：我們就是持這個觀念與做法。

受戒之後才曉得，自己是「罪惡生死凡夫，無有出離之緣」，「垢障覆深，淨體無由顯照」，即使持戒也持不清淨。就像道綽大師所講的：「縱有人天果報，皆為五戒十善能招此報，然持得者甚稀。」道綽大師所處的是隋唐佛教黃金時代，持得者都已經很少了，何況是末法時代呢？末法時代無論出家、在家，「若論起惡造罪，何異暴風驟雨」。所以我們出了家、受了戒的人，更應該要有慚愧心、謙卑心。

這樣的話，就回歸到我們的《宗風》——對彌陀恭敬信順，對他人恩慈體貼，對自己謙卑柔和。受戒之後，更要盡量對他人恩慈體貼，對自己謙卑柔和；同時讓美歸功，分怨共過。所以對於《宗風》所講的「對他人恩慈體貼，對自己謙卑柔和」「讓美歸功，分怨共過」，希望大家能夠徹底地學習，盡量做到。

受戒回來了，不管男女老少，智愚賢劣，都是人天師範——但實在是很慚愧，一點都稱不上。那至少要像《宗風》所講的，「凡事守大體，有分寸」，安守自己的本位、本分。在思維上要得體，要守大體、有分寸；在言語上也要得體，也要守大體、有分寸；在舉止上也一樣。思維見解、為人處世都要守大體，不要胡思亂想，不要起情緒。如果能夠平靜、理性，就能夠生長智慧，就能夠曉得應該怎麼說、怎麼做。

(2013年11月12日)

和的重要

慧淨上人

《中庸》第一篇裡面有一段文，對一個團體、甚至對一個修身養性的人來講，也很重要，那一段怎麼講呢？它說：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在這裡主要是講「中、和」兩個字，所謂「中」就是不偏不倚、不過或不及，「和」就是凡事都能夠得體，凡事都能夠謙卑柔和。

以佛教來說，可以說「和」是最高的境界，佛就是「和」的境界，所謂「涅槃寂

靜」。所以佛陀規定僧眾要「六和敬」，如果沒有「和」的話就不能稱為僧團。因為會給自己帶來苦惱，也會給他人帶來苦惱，這樣僧團就不能和合，不能穩定。因此，人與人相處和合很重要；彼此要各退一步、各讓一步，彼此體諒包容，凡事不情緒、不抱怨、不批評、不責備、不判斷人、不定人的罪。所謂「讓三分心平氣和，退一步海闊天空。」凡事多忍讓，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與人無爭無怨，自然無憂無慮。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如果能達到「中和」的話，那天地萬物都能夠各安其位而不衝突，萬物也才能欣欣向榮；如果不和的話，不能生長，何況欣欣向榮呢？一個團體不和，就會混亂不安定，怎麼可能欣欣向榮呢？《人生必讀》也談到「父子和而家不退，兄弟和而家不分」，一般說「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國和致太平」，所以「和」非常重要。

（摘錄自2012年2月1日《學習宗風六》）

信條

淨宗法師

不必猜人家的話，人家說「不」就認為「不」，說「是」就認為「是」；也不讓人家猜我們的話，這樣活著會輕鬆。人人都能如此，則天下少了多少事！

佛門裡常說「直心是道場」，人心彎曲不好。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信任一個人，就全信任。如果有一天發現他不足為信，則立即改正，也並不認為以前信任就錯了，或者虧本了。活在坦直與信任當中，哪怕三年後發覺被騙，至少三年過了安心日子，何苦提防著過三年呢？

信任一個人，其實不在於對方值不值得信任，而是在於我們有沒有一顆信任他人的心，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本錢或力量承擔這份信任。信任他人，首先是能信任的人的高貴德行。信任，與愛、寬容、慈悲很接近，我們不可能在慈悲人的時候，會懷疑他，或提防他。

二十年前讀書的時候，一次因為乘坐三輪車，莫名其妙地懷疑車伕會多要我的錢，而與他討價還價，後來他說：「你這個人，連人都不相信，活著還有什麼意思？」真的非常感恩他的這句話，當時令我非常慚愧，而一直記著。寧願信任對方而受騙，不願預先提防對方，這便成了我的原則。說來也怪，二十多年了，我從這句話得了很多好處，並沒有被人騙。

如果我們用信任的眼光看世界，世界就值得信任；如果我們用猜疑的眼光看世界，就會發現猜疑都很合理。這是一個人的認識角度、取向不同，怎麼看都有理，那又何苦不用信任的眼光呢？古人說：君子樂得為君子，小人枉自為小人。今也可說：信任樂得為信任，猜疑枉自為猜疑。

世俗見解要轉為佛法知見才好。世法與佛法雖不矛盾，但世法必須歸入佛法的範圍。為法而活，活著才有意義，身口意三業、私情，全部奉獻給彌陀，並不留一點自留地私下享用。

溝通

淨宗法師

人際交往，溝通很重要。可以用語言溝通，也可以用行動溝通，但最好的溝通，是放開自己的心量。

所謂放開心量，就是對方怎麼樣都可以。也就是不用溝通的溝通，全方位溝通。比如有道路，即有交通堵塞；若全方位，隨處皆可行車，即不會有交通堵塞。

不要管閒事

淨宗法師

「閒事」是說事不重要、不急迫，悠悠閒閒。當任其自生自滅，不要妄加心力。

其實，事都是閒的，會依照因緣法則自然展開，不早不遲，「急迫」「重要」都是人為加上去的觀念。

人的主觀意識會促成因緣的變化，若隨順事物的本來規律，就不會覺得太吃力，而有正面的效果；否則吃力不討好，閒事管成忙事，易事管成難事，反而怨嘆說：「事情怎麼這麼難辦！」

慈悲無邪正

淨宗法師

有人問：「惡人念佛也得往生，是不是類似邪說？」

可憐凡夫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能夠分辨正邪，不知自己完全埋在邪見中。

阿彌陀佛的慈悲沒有邪，邪的是自己這顆心容不得正法。

人有邪正，心有邪正，事有邪正，法有邪正，一切有邪正，沒聽說慈悲有邪正。

團體修行 共業增上

學誠法師

團體修行與個人修行，有什麼不同呢？

個人修行的時候，沒有經驗，沒有接觸過佛法，自己看經、聽法，但是畢竟修行的時間是很短暫的，修行的經驗是缺乏的。團體就不一樣，有好多的法師、善知識的引導，按部就班，不斷增上，所以個人修行和團體修行是不好比較的。個人修行的時候，時冷時熱，時低時高，今天來勁了，一整天唸經；明天心情不好，不想去用功。是有間斷性的，並且是無常的。團體修行不是如此，它是持續性的。比如，早上4點鐘打板，六點鐘用早齋，下午5點鐘晚課，這是固定的，持續的，穩定的。時間到了，大家都來用功，念的經、儀軌等都是同樣的，長年累月都是如此。個人用功就很難做到，一下子睡懶覺，一下子又出差了，一下子又跟人家談話忘記掉了，一下子又要辦事情，等等。個人就很難保證一種穩定性、連續性、固定性，這是很難做到的。而團體就能夠做到。個人用功如果碰到生病，心情低落，就用不了功；團體就不會這樣。

一個團體不可能都不唸經了，都不過堂了，不會到那麼嚴重的。這就是說，一個團體跟一個個體比，再差的一個團體，比一個個體用功都要強。我們常常會認為說自己個體很了不起，團體有種種的毛病，種種缺陷，實際上是自己對別人觀過，自己看不上別人，自己看不起別人。團體修行會有一種濃厚的道風，很好的氛圍，一個人在那裡唸經，這種氛圍就不好比。有多少個人能夠說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准點吃飯，准點唸經，准點上課，很少的；都是隨著自己的興趣來。一個團體就不會，只會有次第，有步驟，有種種的方法讓我們的身心能夠得到安穩，有種種的課程來保證我們用功的過程當中能夠平穩。所以團體的修行遠遠要超越於我們個體的用功。

共業增上是什麼意思呢？共業是對別業來講的。個體用功修行、做事是別業，大家一起用功修行、做事就是共業。常常我們聽到說共業在改變，什麼叫共業在改變呢？就是說大家做的這個事情用心不一樣，用的心越來越純正，越來越殊勝，越來越好，那麼我們所看到的面貌也就不一樣。共業也不僅僅就是你來幹嗎我也來幹嗎，你來吃

飯我也來吃飯，你去勞動我也跟著去勞動，你去洗菜我也跟著去洗菜，以為這就是共業。共業是指每個人內心裡非常清楚說，兩個人、三個人、四個人、五個人、十個人、二十個人、一百個人、一千個人.....大家共同做這件事情，才叫共業。如果說在一個團體裡面，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他做他的，雖然是在做一件事情，就不叫作共業。自己做的事情，搞不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事，這樣自然而然內心就沒有力量。如果我們內心當中，覺得我做這件事跟別人有關係的，自己就會去考慮，如何與別人合作。比如做一個樓房，任何的一個局部都是會關係到整體。就拿做菜來講，任何的一道菜都會關係到這餐飯的整體，都會影響到客人的心情，所以只有時時刻刻很清楚，大家做的是同樣一件事情才叫作共業。但是由於無始以來我們內心的封閉、孤立、隔閡有關。自己做的事情，不願意別人來幫忙，或者說自己做的事情不願意別人來過問，自己沒有很好地與別人配合、合作、共事和合的這樣一種深刻的動力，就怕說做這個事情，到時候別人給提意見，不好辦。這樣的話，在一個共業當中不知不覺就變成別別不同的業了。實際上別別不同的業，是在共業的基礎上的，應該這樣來看待和認識。如果沒有共業的基礎，我們做的事就是沒有基礎的，沒有基礎，修行也好，做事也好，就是做不好的。所以我們常常講建立師法友清淨和合增上的團體，和合就是共業了，增上就是越來越好，現前增上生，畢竟決定勝。所謂增上，就是我們所做的事越來越好，才叫作增上。異熟因感異熟果，比如說人，有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也有非洲人，由於異熟因不一樣，所以感得異熟果也就不一樣：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城市。還有增上果的，六因四緣五果，增上果是能作因感得，同樣是人，同樣是一個地區裡的人，同樣是一個寺廟裡的人，人跟人還不一樣。不一樣的原因在什麼地方？就是說你的能作因不一樣，雖然說異熟因一樣，但是能作因不一樣，能作因這個能作不能作的問題。能作因又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有力的能作因，一種是無力的能作因。有力的能作因就是自己積極、努力、發心來促成這件事的完成和圓滿，叫作有力的能作因；無力的能作因，就是說別人在做，我不去搗亂，我也希望能夠幫你辦好，樂觀其成，這就是無力的能作因，也能夠感增上果。所以我們常常講種因，它是有一個積極的含義，而不是說我們自己坐在那兒想一下就叫作種因。大寮裡頭這些飯，米、面、油.....拿回來了，菜呀，地裡面也摘回來了，這要靠能作因，靠大家把菜洗乾淨，把菜給它切得整齊了，炒的時候掌握到一定的火候，還要從大寮裡頭打上來分給每一個人，最後我們才能夠吃得到。所有這些都是能作因，如果你也不去做，他也不去做，不僅說大家吃不到，吃不好，一個團體就很難和合增上，一個團隊就很難發展。所以在一個團體當中，修行，要和合，造共業，才能夠增上，現前就能夠增上，當世就能夠增上，

而不是等到後世才能夠增上。我們對增上生的了解不是等到後世才能夠改變，現世就能夠改變。今天就能夠改變，當下就能夠改變。如果把一切我的結果都推到前生和後世，那我們的思想就有很大的問題，就是說，我們修行用功的目的就是讓增上的環境，越來越殊勝，越來越好，那麼才是學佛學對了。如果增上的環境越來越不對，自己用功越來越用不上去，那我們的行持力、我們的見解就出了偏差。

今天談的是個人修行和團體修行的不同，個人做事和團體做事的不同，別業跟共業的不同。增上就殊勝，那反過來說不增上就會墮落，個人容易墮落，團體就容易往上走。所以，我們要依靠團體，跟隨團體，然後團體增上，自己也就跟著增上。

念佛道場的人際關係

淨宗法師

人和人相處，就有了人際關係。好的人際關係，令人愉悅，有幸福感；不好的人際關係則令人苦惱。

念佛道場應該體現有序、平等、親切、感恩的人際關係。

一、有序

任何團體，有序才能生存，無序即便沮壞。道場略說有三種序。

- 1.律序。即依佛教戒律所建立的次序。
 - 2.職序。即職位高低的次序。
 - 3.德序。依德行深淺自然形成。
- 三者重疊交叉，維持道場運行。

二、平等

有序固然是團體運行的要求，但如果缺乏平等，個人倍感壓抑，團體即無意義。念佛道場的每一個成員，從本質上來說是平等的。

- 1.佛性平等。這是佛教徹底的平等。
- 2.根機平等。再怎樣的優越，畢竟還是凡夫，貪瞋煩惱未曾斷除，故不可傲視他人。
- 3.念佛平等。同念一佛名號，同是阿彌陀佛慈悲救拔的對象。
- 4.往生平等。同生一佛國土，齊入不退成佛。

三、親近

人際關係中，以家庭成員之間最親，這是基於血緣關係。念佛人彼此相親，是基於阿彌陀佛之緣。

1.佛親。念佛即是佛子，即蒙佛光攝取不捨；不念佛即非佛子，不受佛光攝取。善導大師說：念佛與阿彌陀佛有親緣、近緣、增上緣。

2.法親。曇鸞大師說：「同一念佛無別道，遠通四海皆兄弟。」善導大師言：「同以諸佛為師，以法為母，生養共同，情親非外。」「弘誓多門四十八，偏標念佛最為親。」

3.人親。善導大師說「親近同行善知識」，「同行相親願莫退」，「同行相親相策勵」，「同行相親莫相離」。

四、感恩

住持與住眾，執事與清眾，僧眾與信眾，個人與大眾，彼此相依，所以應當互相感恩。

凡事感恩，凡事不計較。即使別人不這樣，我能這樣不是很受益嗎。

道場以無事為興隆

淨宗法師

「道場以無事為興隆，修行以念佛為穩當。」這是佛門中耳熟能詳的兩句話。

然若以為什麼事也不做，便是無事，則「無事」二字即成消極逃避的借口、慵懶怠墮的招牌。

茲說兩種無事：

一、唯佛法事，無世間事。

道場本來是修道的場所，假如整天人流如織，錢來如潮，香火很旺，土木大興，而獨不能用心於了生死，則表面興隆，實則衰敗。

若念佛接眾、建寺安僧、弘法布教，皆佛門分內之事，固當隨緣盡分，勉力為之。

二、日行萬事，內心無事。

雖終日忙於弘法布教，安僧接眾，但內心不為所擾，如同無事道人；是真無事，

是真興隆。

然內心無事，皆從所行萬事中練就；倘不經過諸事歷練，雖外無一事，內心也萬事紛擾。

問：凡夫如何做到諸事紛紜而內心無事？

答：如菩薩性空無事，非凡夫所能，但隨遇而安，即是無事。

一、因緣觀。因緣成事，我無一能。不住己能，故無事。

二、念佛觀。既為彌陀做事，佛是主人，我僅執事，成與不成，皆是佛恩。既不住成敗得失，故無事。

做事與念佛

淨宗法師

一、常見的錯誤觀念、行為及後果

- 1.我住道場，只是為了修行念佛。
- 2.做事耽誤我念佛：一花時間，二有人事煩惱。
- 3.什麼事都不做，專一念佛最好。
- 4.盡力躲避，毫不發心。
- 5.對常住安排的事敷衍塞責。
- 6.稍遇人事煩惱，立即退心，負面思維及語言特別多。
- 7.自心封閉，沒有活力，如陰暗處的植物。
- 8.心不能獨立，不能平穩安住佛號中，時間多到無聊，好發內容、上網，或者胡思亂想，煩惱更多。
- 9.多餘的體力、精力，無處發洩，引起身心躁動不安。
- 10.心與團體分離，不能同步振動，缺少陽剛。
- 11.不為團體接受，引起大眾側目、不平，令其心更加封閉、固執、固守，越發孤立。
- 12.與團體常處一種無形的冷戰、對立、僵持狀態。
- 13.不敢與大眾熱情互動，人格孤立怪異。
- 14.看不慣他人，認為別人沒道心、不修行。
- 15.對三寶事業冷淡，認為沒必要，散布消極言論，阻礙佛法弘通，障礙眾生得

度因緣。

16.佔有、剝削他人勞動，消滅福報。

17.內心常處矛盾糾結當中。

18.福智雙缺，逆勢而為，心行怪異，大眾難容，情緒難消，憋久成病，疾病纏身，以此換取自我安心與大眾認可。

二、正確的觀念及效果

1.維持道場團體的運營，推進弘法利生的事業，必須仰賴大眾的力量。

2.我是常住一員，團體一分子，須盡自己一份責任，敦倫盡分。

3.彌陀的救度是現成的，念佛並不是自己的修行，而是接受彌陀的救度。

4.自己得到彌陀救度，要盡一切力量讓一切有緣眾生都能得到如此大利，在所不惜，誓死不悔。

5.感念佛恩重故，為佛做事；做事本身就是感念佛恩，亦是念佛的一種。若拒不做事，反而理偏路狹。

6.世間事、餘門事，或耽誤念佛；做念佛門中事，絕無妨礙念佛往生之理。此理若成，佛教即為自掘死地。史上有人持《金剛經》，自不念佛，曾勸一老婦念佛生西，以此功德亦合生西。

7.以已蒙佛救之身做事，不是以祈求佛救之身做事。

8.以念佛的心做事，不是以做事的心做事。

9.為彌陀做事，不是為餘人做事。

10.彌陀是主人，其他皆不是主人。

11.靠彌陀的力量，不是靠我的力量。

12.稱名是正定業，做與念佛相關的事業即是助業，助成自他念佛業因。

13.做事不礙念佛，反而有助於念佛，同向故，同步故，同德故，同體故。

14.正助調劑，不因單一念佛而生疲厭。

15.即使未稱名時，亦因所做事業而與佛心、佛德、佛願相牽。

16.心得安住，心不慌野，如水入渠。

17.福智雙修，人我兼利。

18.能借團體之力，能給團體之力，相互增上，如雁在群。

19.善乘彌陀之力，亦增彌陀之力，彌陀歡喜，眾生歡喜。

20.得團體、彌陀、諸佛、眾生歡喜加持，能成巧方便迴向，如滴水入海。

21.充滿陽光，充滿自信，給人勇氣、愛與力量。

- 22.為彌陀做事，煩惱也成功德。如為國作戰，受傷即為有功。
- 23.有機會蒙受善知識手把手的教導，聽得懂，進步快。
- 24.增進機法深信，更能體會佛恩，自覺愚惡，謙敬滿足。養兒方知父母恩。
- 25.念佛與做事打成一片，能動能靜，動靜結合，做事時心仍安定，事歇時佛號提起。
- 26.真正成就念佛相續，心性穩定，做事不做事皆可。
- 27.經過人事歷練，善解人意，體貼眾心，心更柔軟。
- 28.成就敏銳的觀察力，堅強的意志力，無畏的決斷力，不隨風倒浪的禪定力，善順因緣、直契根本的智慧力。
- 29.成就信、進、念、定、慧五根五力，成就六度。奉獻大眾，不為自我，百折不撓，勇往直前，志願堅固。
- 30.心量日漸廣大，福慧日益增長。
- 31.發心真誠，彌陀絕對不會虧待，因果絕對不會虧待。
- 32.吃虧就是佔便宜。
- 33.利他就是自利，自利的訣竅就是利他。菩薩巧方便迴向，如火^{ti..xi n} 栴燒物。（栴：撥火棍）
- 34.只顧自，不做事，吃大虧；邊念佛，邊做事，得大便宜。
- 35.念佛如橋，做事如護欄。念佛如根，做事如土壤。念佛如吃飯，做事如運動。
- 36.做事就是修行。忙就是營養。
- 實相法師：邊做事，邊念佛，不與人爭，亦無怒容。

今當：

主動做事，歡喜做事，做事念佛融為一體。

念佛生活化，生活念佛化。事業道業，一道齊行；自利利他，殊途同歸。

彌陀身心遍法界，念佛人如彌陀體內細胞，念佛道場如彌陀法身穴位，為念佛事業所做，點點滴滴皆做在彌陀身上，也是做在生生世世的父母身上。

註：此篇為淨宗法師的講義大綱，具體開示內容詳見《念佛的生活》第89頁。

鮮花與牛糞

淨宗法師

弘揚彌陀救度的法門，有人會報以鮮花與掌聲，有人會投以荊棘與牛糞。當知鮮

花、掌聲乃彌陀所賜，而荊棘、牛糞是自己的業障；鮮花要奉獻彌陀，牛糞留著自用。話雖如此，彌陀卻拔除了荊棘，收走了牛糞，而把鮮花留下。

佛門林子大

淨宗法師

俗話說，「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要說林子大，就算咱佛門的林子最大了，裡面的出家人千姿百態，乃至千奇百怪，簡直是洋洋大觀，歎為觀止。局外人是永遠難明究理的，即使是記者化裝，也來個剃髮染衣，與和尚們同吃同住一兩年，寫出有關出家人的報告文學來，世間人看來或許覺得很真實，但是拿給真正的出家人一看，肯定會笑掉大牙的。為什麼呢？指貓為虎，且振振有詞，煞有介事，怎能不叫明眼人跌破眼鏡呢！不信看那些花巨資拍攝的影視作品，其著力塑造的高僧形象尚且少了那麼一種味道，其等而下之者就更不用說了。所以，舉凡古今中外文人、學者，小說、戲曲等等所描寫的出家人，也就看一看吧，切莫當真。

那麼在家人永遠難以真正了解出家人了嗎？也許吧，如同陸地上的雞難以了解海裡的魚；然而也有辦法，除非發自真誠，親身出家，先將自己的心靈頻道調準，而且天性機敏，多學廣遊，再經過十年八年的摔打，才能對這出家林子到底有多大多深、多麼豐富多彩，小探深淺，略知一二。不過這個時候，原來陸地上的那隻雞也已經成為海裡的一條魚了，雖然自己於大海中悠遊自得，至於岸上群雞也還是茫然呢。

寺院·佛門

淨宗法師

寺院不是企業，不是經濟單位，不是旅遊景點，而是眾生心靈的家園、佛祖庇佑的港灣、絕望者的希望之所、傷痛者的療傷之地。

佛門是清淨之門、慈悲之門、平等之門、方便之門，佛門要廣開、大開、永遠開。不可以因為經濟或其他任何原因，障礙眾生的佛法因緣，而要讓想親近佛門的人可以隨時進入。

供養

淨宗法師

淨土宗的行人應當具足機深信，雖然出家，也要知道自己並不是清淨持戒比丘，不算一個合格的出家人，只是名字比丘、儀相比丘。本質上與在家人並無大的差別，都是罪惡生死凡夫。

這樣的罪惡生死凡夫有資格接受他人供養嗎？從我們個人來說，絲毫沒有。阿羅漢斷盡煩惱，稱「應供」，阿羅漢才應受眾生供養，是真福田，能令眾生得利益、增福報。佛制出家人可以受信眾供養，是站在佛法大體上，僧中有無量漏盡大阿羅漢、大菩薩故，僧寶整體能與眾生興利益、作大福田故。但我們個人要有自覺，生慚愧，自知濫竽充數，沾了諸羅漢、菩薩聖者的光，沾了佛的光，所謂「不看僧面看佛面」。這樣我們更要戰戰兢兢，誠恐誠惶，奉獻佛教，報效眾生。

盜用常住

淨宗法師

有些人出家既不研習法義，說：「我念一句佛就好了，何必讀那麼多書。」又不發心做事，稍微做一點事便覺心煩。見到信眾，避之唯恐不及，說：「我出家本來為了求自在，想不到還要做這做那，這樣不自在。」

他們只願有吃有喝，有穿有住，根本不想發心為眾，這就是盜用常住，讓大眾為他服務。

懷有這種盜心的人不應該出家，想自在可以一個人住山洞，以免犯盜。

有意無意犯盜，換來的自在不是真自在，奉獻大眾換來的自在才是真自在。如世間偷來的錢花得不自在，掙來的錢花得才自在。

出家人吃的、穿的、住的，沒有一件不是信眾供養的，信眾是我們的主人，信眾是我們的老闆。信眾如此供我們、養我們，是希望我們能好好修學正法，給他們正法的利益。說是利益交換也可以。但信眾已給了我們物的利益，你也享用了物的利益，現在請你拿出法的利益來，你要怎樣弘法利生呢？

白吃、白穿、白住，端坐高座，說：「我剃了頭，就是三寶之一。你們應該供養我，供養我你有很大的福報。」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佛教有這樣的制度嗎？

端坐受供，白吃、白穿、白住，毫無慚愧，不知感恩，反而強詞奪理，這樣佛教

不亡才怪。

為僧無德便有罪

道學法師

清朝才子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

古時有一官員，去世之後墮入地獄與閻羅王辯論：本官在陽間任職期間，既不接受賄賂，又沒搜刮民膏，只隨緣喝一杯茶水，煩請閻王讓我再轉世人間繼續為官！閻羅王說：身為朝廷命官，享用著國家給予的俸祿銀兩，理應積極推行仁政，為國分憂為民造福；而你卻從不盡心盡力履行職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能推則推，能躲則躲，喜愛遊手好閒，自命兩袖清風。倘若你這樣的算是清官、好官，那還不如在衙門裡供奉一個木偶像，連茶水也不用喝，豈不更加清廉？所以，為官無功便有過！倘若愛慕虛榮，名利據心，專橫跋扈，仗勢欺人，巧取豪奪，揮霍奢侈，如是官吏，平民百姓暗罵之、心咒之，天地鬼神揶揄之、陰譴之；生罹禍殃，死墮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

此則典故令人深思。身為真正的出家修行者，我們理應自省：輪迴路上有沒有覺醒，菩提道上有沒有增上；講經說法有沒有正見，引導信眾有沒有善巧；護持常住有沒有用心，本職工作有沒有盡力。

我們接受的既不是國家的俸祿銀兩，也不是他人的憐憫施捨，而是善信的虔誠供養！且每一份財物都帶著無比的恭敬和殷切的期望：恭敬三寶的清淨莊嚴，慈悲智慧；期望佛門的捨一得萬報，納福降吉祥。佛教常說：「縱經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聚會時，果報還自受」，「三心未了，滴水難消；施主粒米，大如須彌」。閻羅王說「為官無功便有過」，我套用說：「為僧無德便有罪。」假使不能如理如法地嚴持淨戒，護持常住，上弘下化，續佛慧命，則如印光祖師所說：「拿他人之錢財增自己之罪障，袈裟之下失人身，再出頭來是幾時！」

世出世間總會有少數的居高位、顯赫一時者，緣於無法謙遜虛懷、仁慈厚德，如根淺葉茂之秀木挺拔於林外，風雨來臨不是攔腰折斷便是傷枝敗葉。可惜可憐！可悲可嘆！「享盛名而無實德則多奇禍，居權位而無廉政則大不祥」，發人深省，啟人哲思。孔子的「不義富且貴，於吾如浮雲」，君又作何看待呢？

《緇門警訓》云「厚幣甘言，道人所畏」，良藥苦口，忠言逆耳。馨香祈願仁人賢達、真知灼見之士，以道為重，以德為尊。展慧目覓過失，扇慈風掃障翳；同德備

長策，同心利將來。

出家人怎樣對信眾

淨宗法師

一、慈悲愛護

1.為什麼要慈悲愛護？

從佛法來說：慈悲是佛法特質。出家人代表佛法，出家人慈悲為懷。

從僧眾來說：僧是三寶之一，為俗皈依的對象，如病者投醫、溺者投船、暗者投光。

從信眾來說：曾受傷害，需要愛護；熱心護持，需要保護。

2.從哪方面慈悲愛護？

生活方面、信仰方面。主要是信仰方面，這是僧眾之職責、佛法之根本。

二、導歸正法

1.引導什麼？

人情重、是非多、煩惱厚。由人情生是非，由是非起煩惱。

人情重——法義淡、信仰薄，存親疏、分你我，道場不得清淨，大眾不能安和。

2.引向哪裡？

導人情入法義。深信因果，念佛求生。

3.怎樣引導？

平等心：站穩腳跟。力求公正、客觀，不偏不倚。

警惕心：不隨他轉。凡夫故，不免人情，先入為主，偏聽偏信，易被左右。

智慧心：他隨我轉。

慎言安慰——不辯對錯（因緣無對錯）——教示深信因果——勸導念佛求生。

如果不是這樣，必然牽扯人情，挑撥是非，固結煩惱。

三、不說僧事

不以煩惱心說僧事。是非長短，人事安排，去來進止，一切皆平常心對待。

顯示僧團不和，令俗輕視僧寶，

破壞檀信善根，令俗好問僧事，
僧事不能自主，檀信分幫劃派，
僧眾不能和合，道場不得清淨。

法師受賄

淨宗法師

法師要清醒，不要受信徒的賄。何等受賄？「您是佛菩薩再來，您大慈大悲，您能善解我心，您能善給我安慰……」聽受了這些話，就是受了賄。受了賄，就要為行賄者服務，被信眾弟子粘住，不得不冒充佛菩薩為他們「解決」各種纏繞，最後彼此埋進纏繞再也出不來。佛法不知不覺變成了人情。可悲也哉！

遠離譏嫌

慧淨上人

回顧台灣到日本留學的比丘之中，竟有一半還俗，究其原因是日本社會很繁華而又很開放，五欲生活豐富，女人溫柔，到處充滿聲色犬馬的誘惑，身處其中，稍一不覺，便成日日陷入而不知之勢。然還俗的當中，有的在當地結婚滯留難歸，有的回來卻從此不得不隱姓埋名。當然他們都懊悔一時的迷失，想重新脫俗，過清淨自在的生活，奈何已身陷枷鎖，無法如願。而淨也曾遇到從某地區某大佛教團體所派出的一位比丘，到日本進入研究所進修學位，不久躲躲藏藏地與人同居，不知後來如何。可悲！

人是有感情的動物，稍一不慎，日久生情，乃是常理，終使自己難以自拔而誤了平生，不免令人嘆息。因此大聖佛陀禁止男女僧眾同住同行，縱有言語，亦應攝心。佛陀慈悲的呵護所垂示的教誡之語，真是保護僧侶的堅銳甲冑。

一個人一旦與人有了不當的感情，那便是痛苦的開始，從此心裡有了感情的擔子，隱約增添了無謂的苦惱，最後難免有損佛門的清譽。（近來）有幾個地方或寫信或電話傳來了一些可怕的是非，令人難以置信，也難以不信。

畢竟仁者出家不久，有些方面見聞未廣，未必能持好分寸。好在後來澄清了一些誤會，很欣慰你能清淨自持，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往往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所以別人始終是自己的一面鏡子，面貌之垢不易自覺，承蒙他人指出，使自己有擦淨的機緣，則對方無異是自己的良師益友，足可稱謝。因此應該畏懼人言，儒家亦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天命是指因果法則，大人是指眾人輿論，而聖人之言神欽鬼伏，故大聖釋尊的垂誡更應遵守。玉不琢不成器，人才如玉，經過鍛鍊更能成為連城大器，故精金美玉都從烈火中鍛鍊而來，希望仁者能畏懼人言。

回憶^{慧淨}出家之初，家師上人即常告誡說：「要斷絕女緣，徹底遠離譏嫌之人，避開譏嫌之地，不妥協，不苟且。」誠然，出家人重譏嫌二字，故有「譏嫌戒」的戒律；能守譏嫌戒，就能保護佛教，保護他人，保護自己；如此則眾生歡喜，龍天歡喜，彌陀諸佛無不歡喜。

佛門是最講潔癖的，尤其是割愛辭親，成為人天師範，其身口意的行為是信眾的楷模，所以出家眾的立身處世要比在家眾嚴謹，故應嚴以律己，謹言慎行，持身如玉。信眾對於佛門，尤其是身負弘法之崇高神聖使命的比丘，其眼睛總是特別雪亮，要求也特別嚴格；萬一被發現有了某些不如法，難免因失去了可敬的對象而產生失望之心。

仁者是男眾，希望以仁者的才德在當地培養志同道合的男眾（應該不難），彼此協力，弘揚彌陀悲願，拯救如下雨般將墮地獄的群萌。畢竟男眾與男眾相處，不起人疑，能增信賴。家師上人亦常告誡說：「出家人應以法為重，如果為了某一個人而失去了廣大的信眾，便是法門的罪人，愚癡的行為。」此語^{慧淨}至今頂戴奉持，不敢或忘。

中國古來有禮儀之邦的美譽：講仁義，敦倫常，重孝道，尚禮節。這固然是儒理教化的普及，也是佛教因果的扎根。大陸大多還能有此保守，可惜台灣飽暖思淫慾，競相學習日本、歐美開放的風潮，致使國中生半數有性經驗，高中生墮胎隨日而增。所謂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歐美日本如此，台灣亦然。難得大陸能維持保守的美德，可喜可賀。佛門始終是保守的，唯有保守才能維持佛法的面貌。在此濁惡之世，猶如人處暗中，佛法是唯一眼目、曜世明燈。但可悲的是甚至有僧眾倡言開放，並謂「只要喜歡，有何不可」，聞之驚心。末法之世，厚生利用之術一日千里，而修身養性之道如江河日下。

家師上人曾言：「出家人有三關：名關、利關、色關，一關比一關困難，所以必須避免男女相處的譏嫌，萬一不能，則應知守大體、有分寸。」家師的語重心長，如同佛陀殷謹的垂誡，亦如親鸞上人敏銳地對於愛慾廣海、名利大山的可悲、可恥、可

傷。事情不生於發生之時，乃由微而著，是故君子防微杜漸，必慎其獨；而學道之人見機而作，知非即捨。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信充滿逆耳之言，然淨愛護仁者之心，與之恰成正比。何況我們同為男眾，同入佛門，同信淨土；同念一佛尊號，同蒙一光攝護，同託一蓮化生；將見前生者導後，後生者訪前，可謂四海兄弟，同氣連枝。尤其淨已上了年紀，而仁者正當年輕，將來前途未可限量，故以淨土棟樑期之。若能自愛羽毛，則廣大信眾將蒙其福；倘若不慎有所差池，將是廣大信眾之失。

古人說：「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慧淨}與仁者既同是男眾，愛護之情甚切，若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則非真友、直友、益友，理不可默故，乃不避忌諱，披肝瀝膽，剖誠相見，愷切直陳。然而聖賢之言，神欽鬼伏，人人敬重；淨卑賤之人，語無倫次，不可見重於人，但望有益於仁者萬一則足矣。順耳之語容易使人汨沒而不知；反而逆耳之言藏著佛陀的悲心。

古德有言：「修道無道友，家中無掃帚。」仁者離開道場，隻身在外，上無良師提攜，下無道友琢磨，而淨忝與仁者長久以來相知相惜，才敢呈上肺腑之言；若是別人，自應噤若寒蟬：所謂「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亦如「自己家裡人，方說自己家裡事」。

世人猶如糞中穢蟲，爭處不知清淨，樂穢不喜清流。我等既為沙門，立身行道，則不可為色所迷，為情所困；應防微杜漸，防患未然，嚴守譏嫌之戒。

淨出家受戒之時，寫了一首不像樣的詩，自我期勉；文雖拙劣，聊與仁者互參：

前生已種出家緣，世事紛紜不可牽，
今日袈裟披上體，來年同佛往西天。

我愛你

淨宗法師

「我愛你」是天下最沒有意義的話，最顛倒、最迷惑、最苦澀、最毒辣、最虛偽、最欺騙的話。可憐多少癡男癡女以此三字為真經，為真理，持作真言，心中念念不捨，口中振振有詞，色迷其眼，媚惑其心，糊里糊塗，暈頭暈腦，念著「我愛你」，唱著「我愛你」，聽著「我愛你」，如飛蛾撲火，不可阻攔，縱身慾火，焚身殞命。

「我」怎麼能「愛你」？我只能愛我。無我才能愛人，有我只能愛己。

「我愛我」，是真相；「我愛你」，是謊言。

「我愛你，所以我要吃了你。」

「我愛你，所以我要殺了你。」

「我愛你，所以我要佔有你、消滅你。」

「我愛你，所以你是我的。我愛你，為你生，為你死；你也要為我生，為我死。你和我，我和你，我們一起去死吧。這才是美麗的愛情，淒慘的愛情，多麼感人。讓我們相擁，投入慾火吧。

「啊？你不願意？為什麼？難道愛不就是這樣嗎？愛你便吃你、殺你，佔有你、繫縛你，這不是天經地義、天賦人權嗎？你為什麼會拒絕？竟敢反抗、不從！我真不明白，我絕不允許。我一定要殺了你，吃了你，因為我愛你，實在是太愛你了。非此不足以表達我的愛，非此不能滿足我的愛。」啊——血盆大口，明晃刀劍……

此為佛說羅刹女之愛。天下男女，誰人得免，哀哉！

「我愛你」，是天下最短的經，卻是最有影響力、牢不可破的經，人人會念，與生俱來；是魔王最後的利器，所向無敵。此經一念，癡男癡女便如江流赴海一般，通通落入閻王口袋。

唯有「南無阿彌陀佛」六字能破其陣，繳其械，解其纏，去其縛，克其敵，制其勝。但有時也只交平手，甚至失手輸陣。可知其力之大，可不慎哉！

樹神與鹿

李菊隱

從前在摩揭陀國的深山林裡，一隻雄鹿為情慾所繫縛，對著異性的雌鹿，常懷眷戀，雖因此發生生命的危險，也滿不在乎，還認為如果能夠為情而犧牲，則是一生莫大光榮的事。

一日，牠在森林裡覺得太寂寞了，便走到林外的鄉村去玩玩，正行走間，看見一隻村裡人養的雌鹿，遍身是黃金色，且帶著一朵朵梅花似的斑點，很是美麗，不知不覺便擠近雌鹿的身邊去。雌鹿前行一步，牠也跟上一步。雌鹿知道牠的來意，便婉言地勸阻牠說：「你跟我前行是很危險的，因為我們村裡人，常常在路上射殺從山上下來的鹿，你千萬不要跟著我啊！」哪知這頭雄鹿，不但不知悔悟，反而大賣愛情說：「姑娘呀，如果你肯愛我，我雖碎屍萬段，亦所甘心！為情而犧牲，那是最值得的。

凡是真情的人，那是不怕危險的，姑娘！愈是危險，愈可表示我愛你的心跡。」雌鹿問：「你家中爸爸嗎？」雄鹿答：「有。」雌鹿又問：「那麼你有媽媽嗎？」雄鹿也答：「有。」雌鹿便感然道：「那麼你為什麼不愛爸爸媽媽呢？」雄鹿道：「只要姑娘你肯讓我跟你走，尤其是你肯愛我，我是管不了這許多的。」雌鹿又問：「然則你不愛你自己嗎？」雄鹿道：「只要姑娘肯真心愛我，我死亦是瞑目的。」雌鹿笑道：「你太傻了，還是好好回去吧！」怎奈這頭糊塗的雄鹿，此時已跌入情網而不能自拔，雖然雌鹿三番四次，用盡比喻，加以勸阻，但牠總不肯回去。這時雌鹿沒有辦法，只可與之前行。雄鹿不禁心花怒放而興高采烈起來了。

牠倆正行間，雌鹿已嗅得人的氣息，急忙對雄鹿道：「前面有人，危險極了，快點逃！」可是雄鹿仍若無其事，還很得意地說：「怕什麼，假如真有其事，我倒願為愛情犧牲。」果然雌鹿遠遠看見前面有人，而且正在開弓，便急叫雄鹿道：「快逃！快逃！前面有人來了，他們正在開弓發箭。」雄鹿一看，果然不錯，正想拔腿奔逃時，弓的聲音響處，箭已射中牠的身上，再欲掙扎，已無可能，只有目送雌鹿逃去。

牠在將死時，附近一株大樹的神是菩薩化身的，見了便對這只雄鹿說：「好蠢的為情所繫縛的山鹿呀，你不為父親而死，你不為母親而死，你不為同類而死，今竟死於盲目的情慾之中，你太可笑，亦太可憐了。願世上的人們以你為教訓，不要再做出這般愚蠢的行為。」雄鹿聽後，悔已不及，「嗚」的一聲，兩眼合下來，只任獵人抬了去。

放下情執 清淨梵行

索達吉堪布

如是博士畢業於南京大學，在她於川大讀碩士期間，我就與她相識了。印象中，這個活潑可愛的女大學生非常健談，儘管所學專業是宗教學，但她對種種社會思潮、思想動態、人心走向的了解與捕捉卻異常敏感、準確。言談中，多次聽她講起過自己對愛情現象的分析與看法，可能她周圍的許多人都為情所困，故而才引得她對這個問題格外追蹤吧。

不僅如是博士身邊有很多人深陷愛情的漩渦中，放眼這個世界，能通透愛情本質的清醒者又有多少呢？經常都會碰到一些人，包括學佛多年的人向我傾訴他們的戀愛悲劇，不是被人甩了，就是愛上一個根本不愛自己的人，或者美好感情出現裂痕了，抑或越戀愛越沒感覺了等等。究其原因，這些飽受情感折磨、煎熬的人士，大都不明

白所謂愛情的本質。他們自以為清醒地投入一場場戀愛遊戲中，自以為能在全人類普遍最執著的愛情故事中找到甜蜜、找到幸福、找到歸宿、找到發現、找到依靠、找到神聖、找到宣洩處與避難所，但這些自認為的清醒者恰恰稀里糊塗地忽略掉了一個基本事實：既然萬法皆無常，難道唯獨愛情可以逃脫無常之網的羈絆嗎？既然一切情感的本質都源自人心的分別念，剎那遷變的念頭難道能給愛情提供永不變遷的堅強後盾嗎？

寫到這裡，自然想起了月稱論師在講解《中觀四百論》的註疏裡提到的一個譬喻：從前有個人對自己的丑妻子非常厭煩，某天他在外面看見了一個美女，不由得生起了很大的貪愛。他日日夜夜不停思量道：要是能得到這個女人，我該多麼快活啊！朋友知道了便告訴他：「我可以想辦法讓你與這個美女幽會，但她種姓高貴，不願與別人說話，所以你在與她接觸的時候，千萬不要說話。」然後朋友就告訴他應於某時在某地等待那位美女。到了約定的時間，朋友將那位丑妻子悄悄帶到了約會地點，在黑暗中將其交給了那位想入非非的丈夫。第二天，此人對朋友說：「啊，昨天那位女人真好，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其他女人能給我帶來那麼大的滿足快樂。」

希望一切情執深重的人們都能好好思考思考這個公案中所包含的哲理：愛情到底是心中的幻相，還是有獨立自存的本體？你愛的到底是一個滿足了你內心期待、幻想的假合體，還是一個客觀、實有的對象？說到底，愛來愛去，你愛的都只是你的分別念而已。而一切分別念都是無常且剎那生滅的，就像今天喜歡穿這件衣服，明天心境、環境一變，你又會喜歡上別的衣服一樣。世人不懂愛情的無常本質，以為它是永恆的、客觀的、神聖的、高尚的，故而才會為之神魂顛倒、夜不成寐，甚至犧牲一切，以至性命。假合的我們執著假合的愛情，這應該被稱為千古絕唱，還是愚人夢囈？讓我們一起來聽聽如是博士對此問題的看法吧：

作為一名受三皈五戒近十年的女性佛教徒，我深深地感謝上師三寶對自己的慈悲攝受和加被護佑，真誠感謝上師三寶賦予了我全新的生命，讓我明白了人生真正的意義、價值和目的所在。

以我的切身體會而言，能否放下情執、不做愛情的奴隸，對任何一個在家佛教徒來說都是必須面對的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在修行之路上，這是人人都迴避不了的一個現實問題。在我們所生存的文化語境中，幾乎所有的文學藝術作品都在向人們傳達著這樣一種觀念：愛情是人生當中最美好和最值得追尋的東西，能擁有一份真正的愛情，生命才會煥發出最亮麗的光彩，尤其對女性而言更是如此。比如紅極一時的電視連續劇《還珠格格》中就有這樣的「名言」：沒有了

愛，生命就像一口枯井，了無生趣。受這些文藝作品的影響，很多人「為了愛，夢一生。」許多婚外戀之類的家庭悲劇也因此而上演，不少人亦因沉溺於愛河中而不思進取、荒唐度日，信佛之前的我也頗受這種觀念的影響。

皈依佛門後，在上師指導下修加行、念誦百字明和金剛薩埵心咒、吃長素、因緣具足時常在佛菩薩像前自誓受八關齋戒、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佛力感應真是不可思議，漸漸地我的身心發生了明顯的改變與進步。確如《楞嚴經》所云：「情重斯幽，想明斯聰」，信佛之前，我對愛情是很執著的，那時的我其實可以說是一個很愚鈍的人，學習成績不好、心裡整天晃晃悠悠不知所終……信佛實修之後，情執越來越淡泊，而智慧則大為增上，最關鍵的是，自己終於明白了從五蘊假合之身中誕生愛情的荒謬與無望。

我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佛經中所言「愛慾乃諸苦之本」實為人生真諦，這所謂的愛情其實只是凡夫愚癡迷亂的習氣和妄執。凡夫的心是很無常且微妙易變的，因此愛情從本質而言亦屬無常性，它給人們帶來的痛苦、煩惱往往遠遠大過幸福，因愛情而受到傷害、甚至痛苦消沉得難以自拔的現象比比皆是。很多人因為沉陷無常的愛情而造下了許多愚癡惡業，更有甚者，個別殉情者因失戀等感情方面的原因，感到自己的生命存在喪失了意義和價值並因此而自殺身亡。

《佛說老夫婦經》云：「少不修梵行，喪失聖法財，今如兩老鶴，共守一枯池。」經中所言的老夫婦，本來天資挺好，但因青壯年時沉溺、執著於愛情，不積福德、不求上進，以致到老來一事無成，淪落到在垃圾場中度日的光景。但即便這樣，兩人還在以「欲心相視」，這不能不令人深感震驚與恐怖。當我讀到這段經文時，感觸真是很大，當時就下定決心，應該趁現在還年輕時趕快修清淨梵行，積功累德，以便為了脫生死輪迴打好基礎。

作為一名佛教女性，更應該自尊、自重、自強，如此才能在當今社會獨善其身。目前來看，我出家的因緣並不具足，但我理應成為一個清淨持戒、好好修行的在家居士，並為弘揚、護持正信的佛教而盡上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如此方能報答上師三寶恩德之萬一……

小時候，恐怕沒幾個人明白什麼叫愛情，更不會對之生起貪執；年華逝去之後，也沒幾個老頭老太太整日裡為愛情心動得死去活來；只有在青壯年時，愛情才會成為大多數人生活的主旋律。這一點本身就表明愛情並非是以自足自為的獨立實體的方式而存在，若不觀待因緣的話，就決定不會有愛情的出現。

因此從心底隨喜如是博士的選擇——不出家並不意味著可以放心大膽地執著情

感，在家生活有時更能考驗一個人的品性，因他面臨的誘惑與選擇只會更多。清淨梵行並非一朝一夕之行為準則，在持久的堅持過程中，我們會讀到一顆心靈重返純潔狀態的歷史，並體會堅韌、博大、重歸清淨的誕生過程。

（摘錄自《博士訪談錄》）

錢

淨宗法師

錢，很微妙，很奇妙。

錢是看得見的業力流。業力看不見，但通過錢便能看得見、稱得出。譬如風雖不可見，但觀樹梢、草尖便能看到風的腳，風走到哪裡，是大是小，什麼方向，速度快慢。

錢是業的鏡子。一個人如何對待錢、使用錢，便能反映他業的輕重、黑白、染淨。

錢的流動即是業的流動。錢的流動能完成業的增減轉換，錢是業的固化、有形化、計量化。

有錢能使鬼推磨。錢能舉人上天，也能拖人下地。

錢是壞主人，好奴僕。

把錢看得大，讓錢做了主，這個人就不會幸福；須是把錢看得小，做它的主，讓錢聽我的差遣，隨意使喚，才會自在幸福。

世人莫不愛錢。但我們要愛佛、愛法、愛眾生，勝過愛錢。

世人愛錢我愛佛，各取所需，各愛所愛。愛錢的給他錢，愛佛的得到佛，錢若能換來佛緣，我們便大大地賺了。

錢能換來佛緣，這錢便是乾淨的錢，有益的錢，罪消福增，最佳投資。錢若障礙佛緣，便是不淨財，業障錢，有害無益，損福造罪。

財散人聚，財聚人散。這是定律。

仗義疏財，人心歸服。憑借彌陀慈悲，給人財物支援，人們因為愛財也就愛佛了。

錢，神通廣大。

沒有眼，洞察世道人心；沒有腳，走遍天下；沒有手，能造就萬物；沒有口，能發號施令；沒有鼻，能嗅商機；沒有心，能知世態炎涼。

僧人與錢

淨宗法師

佛陀時代，凡出家人接受供養只限於房舍、衣服、飲食、湯藥等生活必需品，僧人不蓄錢財，比丘原是乞士，可說是與錢無緣，堪稱真正的無產者。現代商品經濟社會，一切皆賴貨幣交易，沒有錢可說寸步難行，因此僧人有少量的錢，以備不時之需，也就勢所難免。

雖然如此，我們對於錢財卻要有正確的看法。

一、當思從何而來。才一出家，即受人供養，是我們勞動所獲嗎？是我們德行所感嗎？絲毫不是。俗話說「不看僧面看佛面」，我們不過是沾了佛的光。不信，脫了這身衣服，誰也不會給你半文錢。既然如此，我們要怎樣才能對得起這身衣服呢？怎樣做才配一個佛的出家弟子呢？

二、當思為誰所有。一般人，錢在自己口袋裡就認為「這是我的，我想怎麼花就怎麼花」。但僧人口袋中的錢，並不是屬於我們，而是屬於信眾，我們不過代信眾保管，代信眾使用，還有代信眾「增值」的義務。因為世人往往不會用錢培福，多多是享受、造罪、賠福，而佛教就是所有眾生的福報銀行，所以世人把僧人當作福田來供養，把錢交給我們，以便我們幫他使用，用於弘法利生，替他增福。這就如同儲戶把錢存在銀行，請銀行代為投資經營而取利息一樣。所以說錢雖在我們的口袋，但所有權卻是眾生的。

三、當思如何使用。既然袋中的錢不屬於自己，我們就不能隨意使用，用時要心存戒慎、恐懼，就像忠誠的僕人用主人的錢財一樣小心，不敢隨便，又像掌管國庫的職員一樣，嚴守法律，不敢妄為。主人即是信眾，法律即是因果。雖無人監督，而更嚴更密。若把信眾用於植福的錢當作自己的，隨便取用亂花，這和世間的貪污犯性質一樣，而罪業更深。銀行收了儲戶的錢，不僅要保證儲戶的本金，還要善加經營，付給利息，不然就要破產。出家享受一切供養，若能安守本分，老實念佛，弘法利生，便是上好福田，便能為佛教增光，為世人增福，不然就會破法。破產不過生計沒有著落；破法即人天眼暗，眾生失去歸依，罪過就大了。

四、當思少量知足。錢物用於弘法利生，多多益善；用於自身消費，自當少量知足。若對錢物有貪取心、蓄積心、盤算心，就背上了深重的煩惱。有人說：才出家時，身上只要有一點點錢，就覺得很足夠了，所以身心輕利；後來時間久了，不知不覺信眾的供養也多了，反而覺得錢不夠，希望更多，遠不如初出家時身心安樂。真人實語，現身說法，真是值得警惕啊！

化緣的意義

淨宗法師

說到「化緣」，人們往往想到是「要錢」而心存輕視；但實際上「化緣」非常神聖崇高，而且意義深廣，涵蓋了佛陀的一生，乃至整個佛教發展的歷史。

人生一切，窮通天壽，苦樂禍福，無不取決於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處樂享樂，逢苦受苦，故說「緣起性空」。因為性空，故可轉化；因為緣起，故有法則。

如果沒有佛法，世間所有只是輪迴之緣，眾生永遠沉沒於苦海。佛陀出世的目的，在度化眾生解脫成佛，這就必須給眾生解脫成佛的緣，轉化眾生輪迴受苦的緣，最終到達成佛的彼岸。所以佛陀的一生可說是化緣的一生，整個佛教的歷史可說是化緣的歷史。

化有三種：一、財物之募化。二、法義之教化。三、念佛之度化。

由向眾生募化財物，讓他在佛門中積福德，種善根，由此植下得度的因緣；這是第一步的化緣，從無到有。

既有得度因緣，須加佛法教化，使他懂得佛法的道理，護念他的信心，堅定他的修行，由此增長強化其得度的因緣；這是第二步的化緣，由弱而強。

善根既已增長，信心也已堅固，正可以告訴他專修念佛求生西方，究竟成佛；這是最終的化緣，攝雜歸專。至此則眾生成佛，化緣事畢。

現在人們對化緣一詞的理解，多局限於財物的募化，大概是因為募化是最初建立眾生得度因緣的緣故，既植得度因緣，則續後的增長、成熟自在其中，如同種植莊稼以播種為第一。

財物募化的事項很多，如供僧、建寺、造佛、印經等；如果借由此等募化事業，讓眾生直接結上阿彌陀佛的緣，無疑是最高妙的化緣，眾生獲得的利益也最快、最大。

善導大師說：「正由不遇好強緣，致使輪迴難得度。」好中最好、強中最強的緣便是阿彌陀佛的緣。念阿彌陀佛與阿彌陀佛有「親緣」「近緣」「增上緣」，蒙受阿彌陀佛的光明攝取不捨；又有「滅罪」「護念」「見佛」「攝生」「證生」五種增上緣，必定往生成佛。

《無量壽經》第二十願說：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迴向，
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

這是阿彌陀佛的「結緣願」。

「植」，是種植。「本」，是本因。「植諸德本」：修行種種善事功德而種下得度的因緣。「果」，是結果；有二種：一世間福樂果，二淨土成佛果。「遂」，是達成。

也就是只是聽到阿彌陀佛，曉得極樂世界，而於佛門修善植福，但因為本心不是為了解脫，所以今生未能解脫，僅種下未來得度的因緣。這樣的人，阿彌陀佛發願加持他來生迴心願生我國，而且一定要令他最終往生成佛，所以說「不果遂者，不取正覺」。因而此願名「三生果遂願」，亦名「繫念定生願」。

所有與阿彌陀佛結緣的人，因為有阿彌陀佛的果遂願，快則三生必生淨土，此等利益，何可思議！

佛門中點滴諸善，皆功不唐捐，終將獲果，然而以與阿彌陀佛結的緣成熟最快，果報最高。同樣結緣建寺，建彌陀道場功德最大；同樣捐資造佛，造阿彌陀佛像感應最速；同樣布施印經，印送淨土的經書法寶利益最深。就是因為第二十願的作用。

凡是佛弟子，遇到佛門中的善事功德，知恩報恩，積福累德，自會傾心奉施；然而如果從化緣——「度化眾生締結佛緣」的立場來說，更要把這種難得的機緣盡力介紹給一切有緣的眾生，尤其是與我們親近的人。

化緣，是給眾生一個種福田的機會。真愛親友者，不可令親友失去這個難得的福田。

化緣，是給眾生一個解脫的機緣。真愛親友者，豈忍令吾親吾友錯過這樣的機緣。

化緣，是給眾生一個成佛的前途。悲心利物者，必願一切眾生盡結佛緣，盡成佛道。

化緣，看似索取，實為給予，給其幸福之緣故。

化緣，不是化錢，而是化心，化其誠心向佛故。

化緣，非為圖財，而是圖人，圖其畢竟成佛故。

人越多，緣越大；所化眾生，多多益善。

心越誠，緣越深；誠敬緣深，利益無邊。

願所有念佛人，皆成為阿彌陀佛的化緣人，從身邊化起，由近及遠，由親及疏，化億萬佛緣，度億萬眾生，如薪火相傳，令佛種不絕。

大殿裡可以照相嗎？

淨宗法師

每逢節假日或週末，便有不少遊客尤其是青年學生來到弘願寺。他們性格活潑，

心情喜悅，拿著相機從山門外遠景便一路拍照，要把這一方淨土永遠納入心中的記憶。

錯落有致的殿宇，平坦開闊的廣場；雕欄砌玉的台階，氣勢雄偉的山門；凌空飛簷的角樓，依地起伏的長廊；古雅的石燈，新生的花木；凝重的寶鼎，飄逸的僧人……一一攝入鏡頭。

金碧輝煌的牌匾，那是建築物的眼睛；意義雋永的楹聯，點燃讀者心中的明燈。氣度恢宏、雄居中央的大殿，是安奉阿彌陀佛聖像的寶所，更是全寺的中心，重點的重點。於是輕升階，慢躡步，悄入大殿。只見阿彌陀佛身似金山，面如滿月，慈祥垂手；背光七彩，熠熠生輝；化身無數，團團圍繞。地面一塵不染，四周寂然無聲。多麼清靜莊嚴，多麼安詳溫馨。「要是能在這兒同阿彌陀佛合個影，那該多好啊！阿彌陀佛一定會保佑我。」

趕緊，輕手輕腳地站到大殿中央，依偎在阿彌陀佛之前，仍然少不了做個小小的手勢，露一點淺淺的微笑，要請同伴來一張人生最偉大、最幸福的合影。然後發上我的QQ空間，電腦相簿，推薦給好友，他們還不羨慕死了……

這時，不知從哪兒出來一位師父，大概是守殿的吧，輕聲和藹地說：「對不起，大殿裡不許照相。」這些年輕人便頓然興致全消。佛門規矩多，既然守殿的師父說不能照，那就是不能照了。只能帶著無限的遺憾離開，一聲也不敢多問。

一般不許照相的地方不外乎這麼幾個原因：一、防止洩密。如軍事重地。二、防止損害。如古舊文物。據說閃光燈對文物有損。三、防止冒犯。如威嚴的帝王，臣民只能伏地，不敢正視，照相更是大不敬了。

弘願寺的阿彌陀佛既非秘密，也非文物；慈眼視眾生，垂手攬入懷，更沒有威嚴不可犯的問題。那又為什麼不可以照相呢？可能那位守殿的師父自己也說不明白吧，也可能是援引別處寺院大殿裡有「不許照相」的告示為例。

但別處有別處的說法，弘願寺的阿彌陀佛是絕對喜歡眾生來同他合影留念的，甚至是日夜盼望著一切眾生來與他合影留念。因為他是一尊主動救度的佛，主動來迎的佛，慈悲至極的佛，貼近眾生的佛，深入我心的佛。

合影，即是將佛與眾生的身影合在一起，永遠不分；留念，即彼此心中留作紀念，永不忘懷。這正是淨土法門的觀佛念佛！眾生以相機攝取彌陀的身影，彌陀以光明攝取眾生的心靈。

《觀經》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法華經》說：一合掌，一低頭，皆共成佛道。今與弘願寺的阿彌陀佛一合影，

一留念，豈非「皆得生彼國，畢竟成佛道。」

《華嚴經》說普賢十大願王，廣大深妙，為菩薩發願修行最高境界。今與弘願寺阿彌陀佛合影，也初步具有十大願王的功德呢！

一、此人禮敬佛故，願與佛合影；阿彌陀佛為十方諸佛之總集，故與彌陀合影即是「禮敬諸佛」。

二、此人見如來相好莊嚴，讚不能已，歎不能絕，欲永納心中，故與佛合影即是「稱讚如來」。

三、喜上加喜故，或將佛像洗出供於書桌，或將照片存入電腦桌面，隨時瞻視，敬愛不已，故即是「廣修供養」。

四、一瞻彌陀像，一稱彌陀名，皆滅無量罪，故即是「懺悔業障」。

五、推薦展示給父母親友，隨人所見皆生歡喜，增長功德，故即是「隨喜功德」。

六、既由敬慕而與彌陀合影，彌陀自然在他心中常為說法，故即是「常轉法輪。」

七、心中永留佛的記憶，即是「請佛住世。」

八、我身佛身，合為一體，常侍佛邊，永不分離，故即是「常隨佛學」。

九、常瞻常視彌陀寶像故，心得柔軟，即是「恆順眾生」。

十、自己喜佛愛佛，薦之好友親朋，即成「普皆迴向」。

與彌陀合影留念，竟然有如此廣大功德，當然要極力成全，而不能不分因緣，妄加阻止了。可以教他們恭敬合掌，甚至照完相後，教以禮佛三拜，繞佛念佛，他們也必然樂得隨從了。

別處有別處的規矩，此地有此地章程。弘願寺的阿彌陀佛，歡迎一切眾生，與他合影，永留紀念。

眾生念佛佛還念，專心想佛佛知人；

乃至一合影留念，皆共往生成佛道。

為寺院買菜

淨宗法師

弘願寺地處郊外，每天到市場買菜相當不便，而且要調理大眾的飲食，品種的選

擇搭配，保質保鮮，都有相當講究。推選了幾位師父，皆因老實純樸，缺少經驗，覺得難以勝任。於是城裡的蓮友便自覺發心，擔起此一任務。每天她們早早而起，就近到菜市場將各色新鮮的素菜買好，聚在一起，等寺院辦事的車下山，順便裝上帶回，真是大大的方便了。而且蓮友們作為家庭主婦，熟悉行情，經驗豐富，為寺院三寶服務更是特別熱心細緻。哪種菜易爛好消化，是為老人及腸胃不好的人準備的；哪種菜便於清洗、易燒煮，是為法會人多，大寮要快準備的；哪種菜易儲存，是為雨天不便及隨時加餐準備的.....她們考慮周詳，盡心盡力，自然道場大眾皆大歡喜了。

但時間一長，便有人漸生倦心。畢竟這麼大一個寺院，不是小家小口，來往人多，天天買菜，工作量本來就很大，再加用心過細，就會力不從心。凡一件事要能執之以恆，必須有適度的彈性空間，所以我要求她們為寺院買菜要做到「三不」。

一、價錢不要太低

一般人買什麼價，寺院也是一樣，不要再還價，甚至可以方便讓利，不必找零。為什麼要這樣呢？

1.布施眾生利益。市場小菜販都是吃的人力飯，掙錢不易，一斤一兩地購進來，一斤一兩地稱出去。或受天氣影響，或者積貨未出，都要虧本。佛教說布施，在菜販為我們服務時，順便稍稍寬裕，讓一點利，正是方便布施。

2.為令眾生歡喜。俗話說有錢難買歡喜。如果花少量的錢就能讓一個人歡喜，實在是大大的好事，應當廣行、多行、尋找著行。在平常，一毛二毛，十塊八塊，你未必有機會捨出，捨出來必能令人歡喜。但在菜市場，小販們正盯著他們的秤桿，掰著他的指頭，希望一點一滴地增加一天的盈收，你能不露痕跡地讓些微利，他們自然眉開眼笑，特有成就感，既感念你的慈悲善意，也不會覺得自失尊嚴。一般的布施，要讓對方不至於產生受窘失尊的心理是不容易的，唯有在菜市場這個以討價還價、斤斤計較為行為規範的地方，極易達到。這種布施就是清淨布施。

3.為結佛法善緣。念佛人隨到何處，念珠不離手，佛號不離口，如買菜時大方讓利，不計小虧，菜販必然認為你是個善人而心存好感，樂於親近，漸漸熏染佛法。如果手持念珠，口誦佛號，還價過烈令他血本無歸，豈非令對方反感，以為是假善人，「信佛念佛的人對人如此刻薄，看來他學的法未必就好。」終而疏遠了佛法。

讓一點錢財能令眾生歡喜，能結佛法善緣，這是多麼大的便宜事，一本萬利的交易！慈善未必是專門拿出多少錢，專門布施給極窮極困者才算，那樣的機會總是很少的，行起來也是不易的。每天在菜市場讓點利，便是手邊天天可行的慈善，極方便、極有效。

二、挑選得不要太細

有一次，見一婦人買菜，價錢說好，正過秤時，她把菜邊大片大片地扯下，引起菜販的極度不滿，一番爭吵，不歡而散。一棵菜也是天地所生，現扯下大片的菜邊，只取菜心，剩下的菜邊賣給誰呢？賣不出去，只能糟蹋，糟蹋天物就要受天地的報應。

所以買菜不要挑太細，只要能食用，大模大樣買下，特別不好的稍加挑選就可以了。既令商販歡喜，也是善體天心；既是尊重農民勞動，也是珍惜自己福報。

三、人員不要太累

財物不如生命，生命不如念佛。念佛人的生命是極尊極貴的生命，應該盡極用於念佛。如果價錢壓得太低，物品挑得太細，必然費心耗神，荒廢念佛，而且觸犯眾生利益，引來百千煩惱。時間既久，必然心累神困，視市場如畏途了。可說損失太大太大。既不能安心護持道場，又失去自己靜心念佛；令眾生生惱，招自己受累，讓佛門生羞。商販們一看見弘願寺的採買團，可能要閉目側頭了。

如能價錢稍放寬裕，挑選只是大概，心含慈悲，面帶和善，加之寺院採購量比較大，商販們一見弘願寺採買團，必然爭相圍攏，一口一聲阿彌陀佛，敬請光顧。便可選擇比較本分的商販，長期定點採購，對質量品種提些要求。對寺院這樣長期、量大、價優、人和的主顧，哪一個商販不盡力服侍呢？只要稍微放寬利，便可調動全體商販的積極性，省自己的精神，有念佛的時間，讓他歡喜，自己舒心，隨播念佛種子，廣結佛法善緣。真是一舉數得的大好事。

世間人看中的是錢財，念佛人看中的是佛法。這樣在一買一賣之間，讓他歡喜賺該賺的財利，我則歡喜收應收的法利。各取所需，各得其利，彼此雙贏，皆大歡喜。而畢竟獲贏的是佛法，因為從眾生那兒賺得了法緣。佛法一贏，眾生皆贏，因佛法無我，本為利益眾生。

如果念佛人也如同世間人一樣，過於計較財利，則站錯了位置，失去了立場，以為我廉價買來好貨，其實賺的越多，損失越大，失去了廣大的眾生，失去了無價的法緣，畢竟做了輸家。佛法一輸，眾生皆輸。只此一點，便輸全盤；得失之大，不可不計。

有人說，浪費三寶的財物不是很大的罪過嗎？但這不是浪費三寶物，正是恰如其分地用在佛法事業上，讓眾生歡喜，為佛法爭光。賑災救困，一些佛教團體往往一捐數十百萬，也沒有人指責這是浪費，而讚為善舉，因為這是佛教該做的事。災民與商販，財物的困乏雖然不同，心靈的貧窮其實大家差不多。給商販稍讓微利，並不是出於救濟他物質生活的貧困，而是要溫補他那一顆永不滿足的心，給以體貼安慰，乃是為了救濟他的心靈，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

有人說寺院的財物來自十方供養，施主們目的在於供養三寶，以便增長福田，而非供養商販俗人，這樣經過我們的手，大方地讓利給商販，難道不是違背施主的求福意願，有因果嗎？施主們之所以將財物奉獻三寶以求福，是因為三寶能夠利益世間。錢財本身並不是福，用之得當，讓眾生得利益，即是福；用之不當，讓眾生受苦厄，即是禍。現在由寺院按佛法的原則，使用施主的財物，以令眾生歡喜，以結佛法善緣，正是在增長施主的福田，滿足施主的意願。反過來，過於刻薄，令眾生不喜，斷佛法因緣，恰恰是堵塞了施主的福田，違背了施主的意願。不可不思！

有人說只為了討商販的歡喜，商販貪心無底。如果既花了錢，買的菜又不好，霉爛變質，師父們吃了身體受影響，我們不是罪過嗎？當然不是一味滿足不法商販不合理的胃口，而是在誠實交易的基礎上稍放微利，其他還是一樣。

以上三點，價不要太低，挑不要太細，人不要太累。讓些好處令他歡喜，留些精神自己念佛。不僅為寺院，即使自己家裡日常行事也當如此。這也是生活念佛化，念佛生活化的一方面。

怎樣過好出家生活

淨宗法師

首先恭喜讚歎大家出家的善根。在這個時代，每次舉行剃度儀式的時候，對我也是鼓勵，也是激勵。出家功德利益很大，能紹隆佛種，自利利他。

我們能夠從一個俗人轉變為落發、染衣，穿上出家的僧服，成為出家的形象，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有很多人根本就沒有出家的想法，那就不談了；還有不少人也懷著出家的想法，但總是走不出這一步，出不了家，很苦惱，善根福德因緣還不具足。今天我們能夠落發、染衣，這是有種種的善事因緣成就的。

初出家的心都是很純真的，就像一個初生的嬰兒；沒有那麼多的計較，很虔誠，對於新的生活充滿了嚮往。所以，佛門說「保持初心」，就是保持純真、質樸、簡單、謙卑、謙下這樣一份心，這樣一份心是我們出家能夠安樂的根本，也是我們出家成長的必要保證。有俗話說「出家一年，佛在身邊；出家三年，佛在天邊」，雖然未必都是這樣，但也有它說法的來源。就是說，初出家的時候心很虔誠，就感覺天天在佛的身邊一樣；出家久了，心就有點老化了。或許不像當初那麼謹慎，不像當初那麼虔誠、低調；還有，環境熟悉了，慢慢有些煩惱滋長起來。就像小孩子生下來很單純，長大後煩惱就上來了。小孩子跟他母親的關係很近，很依偎母親，但是長大之後

就叛逆了，往外面跑。我們初出家對三寶的信心很透明，很虔誠。要保持這份心，不要因為時間久了生起驕慢，生起煩惱業障，這樣就不安樂。所以，希望大家保持這份良好的道心。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是怎樣過好出家的生活。我出家以後，也看到很多人出家，在出家團體中、在出家法中滋潤，安樂成長，這當然好。但另有一些人，可能比較苦惱，因為在家的時候有在家的環境因緣，一旦出家，節奏完全打破了，在出家法中沒有得到歡喜自在，就感到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這樣生活就比較苦惱。這是應當避免，應當改善的。

除了保持初心，我們出家人能不能過好出家生活，主要是有這幾種關係要處理好。因為我們生活在團體當中，都是在關係當中，關係就是一種緣，關係如果處理不好，緣處理不好，那就苦惱了。有五種關係：第一，和佛的關係；第二，和師父的關係；第三，道場師兄弟、常住之間的關係；第四，與信眾的關係；第五，自己跟自己的關係。這五種關係如果處理得好，出家就安樂；處理不好，就不安樂。

其中為什麼沒有跟父母的關係？因為我們出家了，跟父母、家庭的關係就有了改變，不再是俗家的那種關係了，基本上算是和居士間的關係了。當然，我們跟父母的親情還是存在。

出家最重要的關係，特別入手點就是跟師父的關係。

為什麼？因為佛我們看不見，也夠不著，他又不來跟我們講話。在我們的心中如果跟佛建立關係，就可以給人家做師父了，那就非常牢靠了。我們入手的時候，一定要跟師父——師父在這裡指的就是善知識，他是從阿彌陀佛那邊來的，就是說從佛法這個方向來建立。我們可以通過跟師父的關係，建立我們跟佛的正確關係。互相之間能夠落實穩定的信仰，一旦落實之後，其他關係就非常明了了。當然，這是雙方面的，師父對徒弟要有愛心、耐心，永遠要攝受他們，包容他們。我們作為師父，現在我也擔著師父的名，剃度也是一茬又一茬，每次剃度都要考慮，「我有沒有這個德行，我怎麼引導他們，我怎麼關心愛護他們」，這樣，對自己也是個提高，也是個要求。當然，我個人做得還是很不周全的，不過我們有一個好的法門，我們盡量把這個法的利益帶給每一位求法、渴法的人，這是我們的長處和優勝的地方。因為在這個團體當中，大家之所以比較寬鬆、寬適，也比較寬懷，在一起能夠愉快和諧地相處，還是得自於法門的利益。所以，師父對弟子永遠要有耐心和愛心。愛心要有耐心的扶持，如果沒有耐心，愛心就打了折扣。我們淨土門裡講攝取門和抑止門，就是第十八

願所講的「唯除五逆，誹謗正法」。其實這用於寺院裡的師徒關係，也是有著一份意義存在的。師父對弟子可能會有教訓、呵斥，或者是有要求，對大家提出一些規範。這是必須的，因為你們都年輕，需要這些。但是也不僅僅是這些，更主要的還是有愛心，關心大家，成就大家的善根，關心大家法身慧命的成長，這就是攝取門。愛心就是攝取門。規範、要求大家，必要的時候加以呵斥，甚至苛責，這就是抑止門。因為你有過錯了，有過失了，這個過失對你心靈的健康成長不利，對大眾團體和合也不利，對佛門的形象也不利，可是你初出家還不了解，所以要有要求，要有呵責，這是抑止門。不要因為這點，就說「你看師父對我不好，師父批評我，師父這樣對待我」，心裡就感到憋屈、不安樂，甚至想背包走人。這就是不懂得抑止門、攝取門。抑止是為了攝取，因為愛惜你、愛護你、關心你，不是跟你過不去，才有這樣的要求、批評，所以說抑止是暫時的，攝取是永遠的。

當然，這需要師父本身就有這樣的心量，成為善知識，引導大家。即使弟子走到天涯海角，師父的心也是牽掛的。「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這是《念佛圓通章》所講的。母親若憶念孩子，但是孩子跑了，不在家，母親雖然憶念，也沒有作用。「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兒子懷念母親，像母親懷念兒子一樣，他們互相之間就不會遠。在世間，我們做父母的想念孩子都是很深切的，孩子想念父母都是很短暫的。所謂「父母念子長江水，子念父母扁擔長」，大家知道嗎？父母對子是天生的，憶念源源不斷；孩子長大了，跑了，他憶念父母「扁擔長」，就那麼長。所以，師徒關係當中，還是做師父的憶念弟子的多。「那麼多弟子，能憶念得過來嗎？幾十個、上百個、幾百個，憶念得過來？」他是一份心，那份心牽掛著，甚至他也沒時間打電話，沒時間寫信，但是他會牽掛，聽到弟子們有好的成就，在法上有增長，道心有成長，弘化眾生有進步，身體有進步，法義有進步，利益眾生有進步，師父就特別高興、歡喜。如果聽說身體又不好了，寺院又住不下來了，到處跟人家跑來跑去的，又不安樂，法上又沒有成長，師父雖然關心不到，心裡也是很為他悲感。弟子念師父的少，不是不念，只是比師父念弟子少一些，他想他那一套，這也是人之常情。等你們做師父了，你們就知道了，自然就是這樣的。我想大家要了解這份牽掛，了解了你跟師父的關係就會有一個比較好的接口，有一個好的接口你就有比較好的福報。我們的福報從哪裡來？我們自己有福報嗎？自己修，什麼時候能修到福報啊？我們的福報是批發來的，從師父那裡批發。像我，我是沒有福報的，長得這麼瘦，哪裡有福報啊？沒有福報能遇到好的上人，我感覺福報還是不淺。如果要評什麼財富排行榜，世間的財富是沒有的，但在佛法裡我還想去報名呢。為什

麼？因為從我們上人的開示裡面得到法益和福報，福報從佛這個方向來。如果我離開上人，直接從佛那裡批發，要是得念佛三昧了，那可以；要是沒有得到，那批發來的可能不是正宗產品，是贗品、假貨，還以為得了真品呢！一檢查，不是摩尼寶珠，是葡萄乾。

所以，傳承特別重要。傳承在哪裡體現？更多在團體中。我們這個團體就是阿彌陀佛的法身，也就是這個法門一個法脈相承的地方。一個人，你再聰明，再有智慧，離開了傳承，就沒有成就。有了傳承，就像長江水一樣源源不斷。如果沒有傳承，就像打井一樣，好不容易往下挖、深打，打到一百米、兩百米，出水了；但即使有再多的水，不過是一井水，那跟長江的水沒法比。像我們從上人，到歷代祖師，到釋迦牟尼佛，到阿彌陀佛，到十方諸佛，這個關係，這個加持力特別大，像浩浩長江一樣。你自己念佛，你開悟的心得，那頂多是井水；何況一般都打不到井水，打的都是乾的，打得火星直冒，都是石頭，頂多挖點泥巴就不錯了。所以，傳承很重要。

就像剃頭一樣，剃頭不簡單嗎？剃頭很簡單，但是你到街上或者自己拿把剃頭刀刮一刮，衣服一搭，那你算是出家人嗎？你自己心中也不能認可，人家也不認可你。你說：「我照他那樣剃頭，他不也是凡夫嗎？」他也是凡夫，可是他在寺院裡面有師父，像今天這樣的儀式，有大眾，有這樣的關係。這就是幾千年前佛祖定下來的出家規矩，這就是傳承的制度。你在這種制度裡出家，如同古今中外成千上萬的出家人，這是釋迦牟尼佛、十方諸佛的遺法，它是一種制度，保證這種出家是合理合法的，是能安住的，是有制度保障的，是大家共同認可的。你不能自己把頭一剃、衣服一穿，「我現在出家，我也不結婚，也不在家住，我跑到廟裡來」，那叫「賊住」。那不叫如法，那叫賊、偷，自己頭一剃、衣服一穿，就跑來了，那不行。這就是傳承的重要。

所以，我們在這個團體中學法，無論如何不要離開這個團體，這是我奉勸大家的。倒不是要求跟定師父，要是走了，會有什麼後果，倒不是這樣的；也可以講是不捨得大家離開。就像一棵樹，上面結滿了桃子，這棵樹希望每一個桃子都能成熟，但是有的桃子並不能成熟，風一吹掉到地上，很可惜。好不容易開了花，好不容易結了果，好不容易長了這麼大，再過一段時間就成熟了，可是現在因為和樹枝連接得不牢靠，跟師父跟得不緊，風一吹就跑了，你說樹不感到可惜嗎？「我好不容易十月懷胎給你開了花、結了果，結果你掉到地上去了」。每當一個桃子落地的時候，就聽到樹的嘆息，「哎！又掉了一顆。」

師父對徒弟，要有愛心，要有耐心；徒弟對師父，最重要的，要有信心，打不跑，罵不走，這才是好徒弟。師父要和氣，弟子要體諒，不管怎樣要孝順，就能得很

大的利益。不要挑師父的過失，「觀德不觀失，觀功不觀過」。這是跟一般人打交道都要遵守的原則，這樣自己才會進步。觀德是觀別人的德行。如果觀一個人的失，那佛也能被你觀出失來，因為你眼睛有毒，眼睛有毒就觀什麼都有毒，觀桌子，桌子有毒，看哪裡哪裡都有毒，這是從心裡反射出去。觀功不觀過，觀他的恩、功勞、功德，不是觀他的過失。如果我們觀的是別人的功、別人的德，我們內心的陽氣，善的、正面的力量就會增長，這就是所謂正能量。觀功，觀德，我們本身的功德就會增長；觀過，觀失，那你就太吃虧了。觀是一種修行，你觀什麼，就會把對方的什麼拿過來。你觀他的功，觀他的德，就能把他的功、德拿過來。「師父很會講法」，在隨喜讚歎的時候，你慢慢就會講了。這是以心為手，把它抓到你的心裡來。所以，觀對方的善，觀對方的恩，這樣我們就把對方的善和恩抓到我們心裡，這樣我們不就成長了嗎？如果我們觀對方的過和失，過失、罪障、染污，不好的東西，是不好的、冰涼的、有毒的、雜染的、墮落的，你把這些東西放在自己心裡，就一定不會快樂的。所以，弟子對師父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

這個信心從哪裡來？這個信心不是人情。如果是人情，你就沒有信心，「我憑什麼相信他？他比我高多少？他不也是凡夫嗎？」這話一講，你苦惱就來了。信心是建立在法的基礎之上的，感受到這個師父很慈悲，是善知識，以法的方向矯正我們，我們的腳步稍一偏離，師父就會提醒我們，或者明說，或者暗示，「師父就不要暗示了吧，你就明講吧！」師父好不容易明講一次，其實都不願意聽，非要強調自己的理由，自己哪裡對。暗示好多回，都不管用，明說就跑了。我們其實沒有那麼賢善的心，不過有這種明講的表態就很不錯。做師父很不容易，師父有一怕，就是怕弟子，怕得罪弟子。為什麼怕得罪弟子？是因為怕傷了你們的心。什麼都可以傷害，但是傷害一個人的心，以我個人來講，是很不忍的。但也許言語不注意，態度不注意，傷了，晚上躺在床上就睡不著了：「哎喲，今天的話講得有點硬啊，話沒說好。」東西打碎了還可以再重造一個，人心一旦碎了，怪麻煩的。如果有人走出去後心懷怨恨，心懷不解，心懷不平，心懷傷害，對我們的心理也不好。所以，我們需要有一顆柔軟的心。你說師父強在哪個地方？他就強在他在這個位子上，他在這個位子上，他就有這樣的要求，不然他呆不住，他一定要有這個德。比如桌子和板凳，桌子就是桌子，板凳就是板凳。你吃飯，飯碗放在桌子上，屁股坐在板凳上；你不能把飯碗放在板凳上，屁股坐在桌子上，這不就倒了嗎？他這個位置是不能改變的，他在師父的位置上，他只要在一天，就有他相應的關係存在。

所以，大家一定要建立好弟子和師父的關係，這是我的經驗，這是第一重要的關

係。

第二重要的關係才是跟阿彌陀佛的關係。

因為有了和師父的關係，有了這強大的緣，才能保證和阿彌陀佛的關係建立得深厚。弟子一旦和我犯戇的時候，我就很害怕，嚇得不敢講話，「他居然跟我鬧彆扭」，不是說我能對他怎麼樣，而是說他心裡的想法已經是很危險，「我信佛的，只要能念佛，我離開了誰不行啊！我到哪不行啊！」會講這種話。這種話一講出來，非常危險。天下的人，他沒有一個能看得上的，他認為自己得到阿彌陀佛了，「我只要有佛念，我到哪裡不行啊？」這話對不對呢？從觀念來講是對的，你只要念佛，到哪裡不行呢。但這種話不是謙卑柔和的語氣，而是在那種很怨恨的情況下，「我離開誰不行呢，離開師父，離開常住，離開哪個不行？」這就非常非常危險，這是以阿彌陀佛作為幌子，作為一個大棒子，掃蕩天下所有的人。你有這麼大的福報把天下人都得罪完？這個非常非常危險，不謙卑柔和。

我們跟佛的關係，也是建立在跟師父、跟大眾、跟所有眾生關係的基礎上的，這兩種關係是一體性的，都要能夠謙卑柔和地應對。如果是驕慢的心，阿彌陀佛不會給你一個驕傲的棒子，說：「有了我，你就拿這根棒子打人吧。」我們如果這樣做，肯定是錯的。我們如果跟師父能建立好關係——當然前提是這個師父是個善知識，在法上引導我們，沒有私心，確實為我們善根的成長、成熟、成就，關心我們。這樣我們多依靠一天，多仰賴一天，多聽一句話，就多批發了一點福報，我們將來出去做事都會很方便。當然，也不可能所有的人從初剃度到最後都一起住，那就沒有發展，將來肯定還會分枝布葉，還要出去的。在出去之前，總是有時間共處，希望大家在分出去甚至獨化一方之前，要有一個圓滿的培訓，甚至要有一個很好的福報銜接。那麼你走之後，這個系統能伸展出去，這樣就很好。

這是跟師父的關係和跟彌陀的關係。歸命彌陀所得福報，我們通過聽法、學習，那是無窮無盡的。

第三就是跟師兄弟、常住的關係。

這個關係很重要。其實，前面兩種關係處理得好，後面處理起來都不難。上人說了，要做到兩個謙、兩個和：謙卑、謙讓，和氣、和藹。這是目標。像上人講的話，不管是法義上的，還是《宗風·俗諦》所引導我們的，都非常慈悲，永遠有力量，我們一輩子都學不完，都感受不完。我們心中不要看輕，不要說「這句話我學過了，我知道了」，這就不是法器，和法的利益沒有發生和諧共振。這些要細細去體悟。

第四跟信眾的關係。

我們將來總要接引信眾，雖在寺院裡面，多少也有這樣的因緣。跟信眾的關係，大家要有個拿捏的分寸。信眾是我們這個法門必不可少的外護，在道場建設、法寶流通、法門推展方面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且我們的信眾都很有向心力，對阿彌陀佛都很虔誠，所以是非常難得的。不過，信眾畢竟沒有出家，對出家生活比較陌生。出家衣服一穿，頭一剃，進了寺院，心態上有個再生的過程，有些地方是不一樣的。我們出家人的一些事情未必要暴露在信眾面前，因為會對他們的善根不利；未必這些事情有多麼不好，但我們的分寸要注意。跟信眾的關係有個分寸問題，要怎樣保持親和，又不至於沒有分寸，不近不遠。有些時候，近的沒有分寸感，這對信眾其實是很不負責任的。跟信眾的關係，還需要大家慢慢去感受，因為你們目前還缺少這樣的素材，所以我點到這裡。將來如果自己做當家，自己接引信眾，就會在這方面有感受。

第五點就是自己跟自己的關係。

自己跟自己的關係還搞不好嗎？天底下就是自己跟自己的關係搞不好，自己跟自己搞好了，就沒有什麼搞不好的。為什麼搞不好？生氣，發脾氣。自己跟自己的關係，最重要的，我個人的感覺，就是要心靈平靜，在任何情況下，盡量保持心靈平靜。我們講盡量，因為我們還不能做到永遠這樣，聽到什麼事情難免有點波動。但是馬上想到，情緒有波動，這是不對的。情緒波動會耗能量。年輕人身體好，能量足，好動，其實不合算，而且沒有智慧；心靈平靜對自己才好。心靈不平靜，高血壓、中風、偏癱，不都是心的問題嗎？天下沒什麼了不起的事情，怎麼達到心靈平靜呢？平，這個字非常好，還沒有不好的意義，大家組一下詞看看。「平淡」，平平淡淡，這個好啊，就像喝水，平平淡淡過日子，這個才真，才常，淡味才是真味。關係搞得太濃了，將來一定會撕破臉的。平平淡淡，看什麼事都很平淡。「平靜」「平安」，平才能安，不平就不安。東西放在平的地方就安了，放在斜坡上不就不安全了嗎？我們內心平，出門才安全，所謂「出入平安」。內心那麼多的不平，怎麼能保證安全。出門能活著回來，出去兩條腿，回來兩條腿，就算你阿彌陀佛了。內心都是不平的，在這個世界上還能活四十歲、五十歲，真是不容易。平才能安，平才有靜，平才能常，平才能和。吃飯吃菜，太辣太鹹太油太膩，不平，哪能和呢？不和，腸胃不和，拉肚子，生病。內心的平會反映到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愛好，我們的習性，包括我們吃飯的味道，都會顯示一種很平的狀態，不那麼過急。

所以，對自己的關係，這是最重要的，也是自己最靈敏的。因為我們跟他人的關

係，我們有時候顧及不到，因為人都很自我。講一句話，我們講重了，傷害了對方，但我們不知道，「我沒有那個意思啊！」但是對方可能在那裡想不開了。但是，我們自己的起心動念，我們自己最知道，聽到什麼話，不平靜了，這個時候就要反觀覺照，不平靜你就吃虧了，你也就失敗了。「就是他讓我這樣的，就是他不對」，兩回事，他是他，你是你，你要保持心靈平靜，這就是功夫。什麼是功夫？什麼是禪定？這就是禪定。打坐眼睛一閉，幾個小時不動，但是一出門，人家一句話，「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馬上就動搖了。所以，不要隨風起浪，天底下沒有什麼。

我們這個法門，能夠平靜，能夠平安，能夠平和，能夠平常，能夠平淡，能夠平平凡凡，這都是因為我們知道自己是罪惡生死凡夫，我們有阿彌陀佛可以依靠，所以這個法門，「機法兩種深信」，「一向專念彌陀名號」，是我們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法喜來源。有了這個法門，真的是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轉煩惱為菩提。「怎麼能轉煩惱為菩提？這不是聖道門的思想嗎？」不是。當我們遇到煩惱的時候，「我這麼可憐，這麼卑賤，福報這麼少，還好，有阿彌陀佛」，這不是當下就法喜了嗎？如果你埋在煩惱裡面，「我怎麼這麼煩惱，這麼可憐，我怎麼念佛也不管用啊？」沒得到法的利益。

今天上午就跟大家談這些，希望大家記住，不忘初心，要平靜、平安，要處理好五種關係。第一要處理好跟師父的關係；藉著這種關係，處理好跟阿彌陀佛的關係；處理好跟阿彌陀佛的關係，其他三種關係都處理好了，就天下太平了。謝謝大家！南無阿彌陀佛！

（2013年7月講於佛林淨寺）

彌陀之家 愛心為本

淨宗法師

一、彌陀之家 愛心為本

寺院是一個特殊的團體，這個團體應該怎樣定位，要根據寺院本身的狀況。這個團體，是世間任何團體都不能相比的。世間團體的成員，都有一個自己的退路——家，他在團體裡邊得到某種利益，可以往家裡拿。

出家人已經沒有家，捨俗辭親，投身寺院，不是一天、一年或幾年，而是一輩子，想一想這是很不容易的。淨安法師講的一句話讓我很感動，他說住在這裡的出家

人，我們盡量讓他住下來，如果稍微有一點過失就讓他走，他走了之後要往哪裡去呢？他也沒有家，包一背就前途茫茫，「我下一站要往哪裡去？」所以，想一想心裡是很不忍的。

出家人，是把整個的人生都投注在寺院這個團體當中，同吃一鍋飯，同上一堂殿，同樣的生活習慣和要求，生活起居都一樣，如同一個大家庭。所以，我們提出「彌陀之家」。這個家，不是一般的家，它是以信仰為特徵，為什麼？能拋家捨業來到寺院，是信仰驅動、信仰的力量。尤其我們弘願寺，是念佛的道場，所以我把它稱為彌陀之家。「彌陀之家」這四個字很溫馨、很溫暖、很光明、很有力量。我第一次看到這四個字，是在幾年前，慧淨上人那邊春節的時候印一張像「福」那樣的方形紙，貼在門上，上面寫了四個字——「彌陀之家」，當時我一看就非常溫暖。這張小紙，貼在你的家裡，或貼在你的精舍，那就知道這個家是阿彌陀佛作主的，阿彌陀佛是家裡的主人，我們都是他的孩子。這裡是彌陀的家，這一聽是何其溫暖！

弘願寺是專門弘揚彌陀救度的道場，譬如來迎殿的佛像，極樂世界的佛是報身佛，但是我們看不見，那塑在這裡的佛像就代表了阿彌陀佛，我們不能說這不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正報是以塑像顯示出來的，他的依報環境怎麼顯示出來？阿彌陀佛的淨土稱為「諸佛之家」，「彌陀之家」真正來說是在極樂淨土，但是我們寺院應該成為一個象徵性的彌陀之家。弘願寺，它的定位是：以對阿彌陀佛的信仰作為本質，以對阿彌陀佛的法情作為我們互相之間的紐帶，以專念彌陀名號作為我們共同的生命、共同的生活。這樣由共同信仰所組成的一個大家庭，稱之為「彌陀之家」。當然，要建設這樣一個大家庭是不容易的。

講到「家」，往往會覺得「怎麼出家之後又搞一個家啊？」這是被人所喝斥的。是的，出家人應當拋捨小家，安心於解脫。如果出家之後還在人情上很濃厚，心不在法上，被世俗所牽絆，以人情為紐帶，這是被人所喝斥的；這是表面出了家，內心沒有出家。我們所談的彌陀之家，是以彌陀的信仰為本質，每個成員都能在這裡得到安心、得到安全、得到安慰、得到安樂。這樣的家，普願天下人都可以進來。

可以說，彌陀之家是廣攝十方眾生的。只是我們未必有這樣的智慧，可以吸引、包納更多的眾生，但至少是在我們這個團體當中住的人。要能有這樣的目標，我們道場常住的安排方面也要往這個方向來規劃。

在這個彌陀之家當中，家長是阿彌陀佛，我們互相之間就要關愛照顧，所以說「彌陀之家，愛心為本」。寺院裡不要冷冰冰的，出家人也要有情有義，這個有情有義不是一般的凡情俗情，是法情，是佛的親緣。我們念佛，阿彌陀佛和我們有親緣、

近緣、增上緣，所以，讓凡情昇華、淨化，要能關愛對方。

人都是需要被關愛的，所以在彌陀之家當中，提倡「愛心為本」，每一個成員都要奉獻自己的愛心。尤其是我們的執事，班首師父也好，主要執事也好，各個部門的負責人也好，對我們的工作人員都要有一片愛心。

愛心從哪裡來呢？是從對法的體解而來的，是從對彌陀慈悲的感受而來的。蓮友來到弘願寺，是奔著某一個人來的嗎？他是奔著阿彌陀佛來的，所以他本身就有佛心。我們愛他，是愛他的佛心，愛他的佛性，「你很好，你是佛的獨子，你是他的掌上明珠，我應該來愛你」，應該是這樣子的，而不是看到他的缺點和不是。

來到弘願寺的人，只要願意在這裡念佛，你只要不拋棄弘願寺，弘願寺就不會拋棄你，應該這樣。

當然，這是一個大方向，裡面的內容很多，希望大家共同體會，共同進步。

二、對照《宗風》 借境練心

《宗風·俗諦》只有十條，現在大家合掌，跟我一起恭誦一遍。（略）

《宗風》十條，可當作法鏡，每天照一照，每天讀一讀，對照《宗風》，借境練心——藉著境界來歷練我們的心。練什麼心呢？就是練前面所說的「愛心」。

愛心是要通過境界來歷練的。我們生下來，每個人都是比較自私的，這是習性，即便感受到彌陀的慈悲，自私的習性、剛強的習性還是很難馬上改變，必須通過境界來歷練自己。所以，境界也是善知識。

只要做事涉及到人事，都是一種境；尤其是主要部門的負責人、主要執事，種種人事境界就更多。面對不同的人事，心中要怎麼去處理呢？就對照著《宗風》來看，「我是不是和顏悅色？我是不是凡事真心、凡事愛心、凡事感恩、凡事恭敬？我有沒有給人安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利益？我有沒有謙卑柔和？一對照，心就會擴大。

這個愛心，內涵很多，以佛法來講，就是慈悲心。慈悲心的意涵就非常深了，簡單講，有幾個方面：一是要有柔軟心；二是要有包容心；三是要有謙卑心。

所謂柔軟心，它的內涵也是很深的，《無量壽經》說「柔順忍」，《往生論註》也說「如是菩薩奢摩他（止）、毗婆舍那（觀），廣略修行，成就柔軟心」。

從顯處來講，柔軟心就是隨順，就像水一樣柔軟，遇到石頭也好，遇到樹枝也好，或者遇到一座山，它都可以過得去，它沒有過不去的。如果什麼都過得去，你就有柔軟心。但是我們往往不是這樣，「我看他這個樣子，我就是過不去」，心裡感覺「他怎麼這樣？」是我們心不夠柔軟，別人沒有問題，問題在自心。所以，應該像水

一樣，逆耳的話聽得過，覺得不順眼的事看得過，這就是柔順。柔軟的心，對方也能感受得到。如果心不柔軟，受傷害的首先是我們自己，因為它很硬。比如我們的肩膀很硬，就得肩周炎；那心硬，不是更加受傷害了嗎？一切以心為本，身體硬都不舒服了，何況是心硬呢？所以，柔軟心和剛強心是相反的。

寬容心是要寬厚，有容量，就是心量大。容是容什麼呢？是容對方的不足、缺點、過失。他一切都很好，那就沒有什麼寬容不寬容了，正是因為他有不足，才需要你的寬容，就像虛空對萬物一樣，一切隨順。虛空容納一棵樹，它要往東長也可以，往西長也行，長得再高也行，倒下來也可以；桌子往這裡搬可以，放那邊也可以，沒有不可以的：這就是寬容心。

寬容，和空性就能相一致，當然，這個境界很高。不過，以人事來講，就是對方有缺點、有不是，要能容得過。以《宗風》來講，不是我們容人家，而是看了這些，「哎呀，我比他差很多！」所以說「自覺愚惡，過於他人；毫無資格，計較他人」。有寬容就沒有計較，有計較就沒有寬容，所以說計較是煩惱的一個來源。《宗風》這些話都很經典「凡事肯吃虧不計較」，這是一把人生幸福的鑰匙，不管在家庭或團體單位，你計較，你就沒有幸福。肯吃虧不計較，一定是前途平坦，很幸福。幸福，首先幸福在自己心裡邊。

對照《宗風》，借境練心，這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該學習的方向。

三、淡化管理觀念 強化服務意識

道場團體當然是有管理的。比如說，財務工作如果沒有管理，亂糟糟行嗎？工程沒有管理行嗎？庫房、齋堂、客堂工作都要有管理。這裡說「淡化管理意識」，是說不要把管理作為唯一，或者固守在第一層面，把管事管人變成第一反應，這樣跟道場的「愛心為本」是不一致的。

其實「管理」這兩個字是現代的，佛經裡找不到這個詞，佛也不管人，我們能想像釋迦牟尼佛管誰？管他的弟子，管他的團體？他是教化、調伏，以智慧教育、以慈悲感化、以德行調伏。我們當然不具備這些，但這是佛的示範，所以要隨學。

我們之所以要管理，是因為要服務，寺院的團體也是一個服務的機構。服務什麼呢？為信眾提供信仰上的指導、法義上的教學、解脫上的引導，這是我們要提供的服務產品，也就是把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把這一句名號推展到一切眾生心中，我們以這個為目標，來安排我們所有的工作。因為我們要服務眾生，所以財務要理得井井有條，眾生把財布施到三寶的福田里面，是希望我們為他們用好，增長功德、增長利益，如果很散漫地浪費掉信眾的信施，就是服務工作沒做好。發行部也一樣，我們流

通的經書，是我們的道糧，必須把法寶及時送到需要的人手中。為此，我們必須在編排方面、在發行製作方面，要井井有條地運作。有服務的觀念，整個工作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樣了。

「管理」，比較硬性、強制性；服務就很柔性。「我是來為你服務的」，聽起來就不一樣。服務人性化，管理比較物性化。庫房的物品，每個都擺放得很整齊，你放那裡，它就不動了。但是人不是物品，不能把人當成一個東西，往那裡一放，「我要你怎樣，你就要怎樣」，那就很簡單、很機械化了。

人不是物品，不能說「我跟他說幾遍了，他都不聽」，其實我們自己有時候也不聽自己的話，那不是正常的嗎？

管理會讓我們高姿態，「我是管理者，你是被管理者」，就會引起抗拒。服務就會比較謙恭、恭敬，「我是服務員，服務員怎麼能起高慢的心呢？」我們是阿彌陀佛的服務員，每個來到弘願寺的人都是阿彌陀佛的貴客，我們要小心謹慎地侍奉。我們既然信奉這個法門，不要說「為阿彌陀佛拋頭顱灑熱血」，說什麼「粉身碎骨」，不要講那麼高調，你就對來到弘願寺的人有一份服務的心，雖然我們不一定做得那麼周到，但是有這份心，對方也能感受到，這樣就非常好。

四、化繁為簡 多行方便

把繁瑣的轉化為簡單的。簡單才方便，讓大家都舒適。簡單非常好，真理就很簡單，萬法歸一。我們這個法門也很簡單，一佛一法一淨土，一向專稱彌陀佛，沒有那麼複雜；整個弘願寺也要體現這種道風，我們的建築看上去色調也簡單，殿堂、佛菩薩也簡單，從外相到內心都要簡單化。

簡單才順暢，有句話說「道場以無事為興隆」，古人說的話很有道理。對這句話的理解，有不同的層面，不是說簡單之後什麼都不做，建設也不要建了，發行部的印書也不要做了，那樣怎麼能興隆呢？「無事為興隆」就是不要無事找事，不要有人為的施設，是要讓它順著法自然地流暢，沒有多餘的東西。凡是多餘的繁文褥節、陳規陋習，沒有必要的通通減除掉，這就是無事。

有些事情是觀念造成的，所謂「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觀念弄出很多事出來，那我們就要把它簡化。

慧淨上人編的書都很簡潔，一個圖表、一個標示下來，重點在哪裡，看起來很舒服。

工作也一樣，不要繁瑣化。部門工作流程要簡便化，寺院的設施、布道也都要簡便化，我們的觀念也要簡化。有一句話講「佛門規矩多」，規矩是需要的，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規是畫圓的工具，矩是畫方的工具，「規矩」兩個字，有方有

圓。圓就是轉彎，不會有很強烈的衝突；矩就是方方正正的，必須如此的。現在講到「規矩」，都是說「你必須這樣，這就是規矩」，其實只是「矩」而已，沒有「規」。如果是規矩，一定有轉彎的地方，沒有說一定要這樣，它是可以轉彎的，這些要我們去體會。

佛門裡面有很多規矩都是非常好的，要執行的，對道場的穩定、個人的修學很有幫助，但是也有一些是要簡化的。比如說一般的道場規矩，大殿中間的位置據說是方丈和尚拜的，別人不可以拜，因為這一點，守殿的居士非常煩惱。因為來的人，特別是小孩子很自然地會在中間拜佛，他每次都說「這裡不可以拜」，每次請人請半天，這叫無事找事。後來我就告訴他，這個規矩取消，不要這個規矩。我出家之前去寺院拜佛，我一定站在中間，為什麼我要這麼拜呢？因為我在正中拜佛，我能正面瞻仰佛的尊容，更能感受佛的慈悲攝受。像我們拜父母，肯定是在正面拜。淨土變相圖，畫一個往生的出家眾，也在阿彌陀佛的正面。阿彌陀佛呼喚我們，也說「正念直來」，如果也搞個斜歪，怎麼來呀？所以正中拜佛符合人心，符合佛法。如果認為「這裡大和尚專用」，這就是不平等。我們當然是要平等的，大和尚不在，不能拜嗎？可以的。沒有這個觀念限制，守殿的、拜佛的，都方便、都高興。不要認為那是多了不起的規矩。

還有，比如說在殿堂裡有拜凳，有的人會跨過去，當然這樣不好看，但是也不要認為這是多麼了不得的事情，就像褻瀆神明一樣。過就過了，可以簡單地提示一下。一般這樣就是圖方便，威儀不好。如果你說：「這個拜凳是聖物，怎麼可以跨過去？」這是你腦子裡的觀念，這樣會讓來到寺院的人很緊張。很多人不敢進寺院門，不是對佛沒有好感，是覺得寺院一走進去感覺不到親切，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這是舉個例子，其他的方方面面，沒有必要的通通可以簡化，只要能增長眾生的善根。我覺得規矩的大原則大家要把握，就是：「未種善根者，令種善根；已種善根者，令得增長；已增長者，令彼成熟；已成熟者，令得解脫。」這是佛度眾生的次第。

我們接引信眾，是為他種善根還是破滅他的善根呢？比如戴佛牌，有人說「戴佛牌不好，因為不恭敬佛菩薩，貼身有汗，拜下去的時候佛還在你下面」。這個說法對善根深的人，會引導他更加敬重佛菩薩。對一般的初學，他願意佩戴佛菩薩，基本上是對佛菩薩有信仰，有恭敬，希望佛菩薩保佑自己。你這樣一講，「哎呀！那我得罪佛菩薩了，這樣罪過，這樣不行」，他就不佩戴了。不佩戴了，他的善根能增長嗎？他可能就斷了佛緣了。這樣就是不善巧。而且時代也不一樣了，像印光大師的民國時

代，這種觀念很普遍。現在的人，這個觀念非常淡薄，基本上沒有了，你把你腦筋裡的古董翻出來告訴他、教他，教出了很多事情。他本來對佛是很尊敬的，沒有不恭敬，佛菩薩也沒有嫌他這樣不恭敬，結果你告訴他「你這樣不恭敬，你這樣不對……」憑空生出許多事來。沒有讓眾生和佛更親近，反而讓眾生與佛之間產生隔閡。這樣不如淡化處理，避而不談，讓事情保持在一種自然的狀態。

我記得有一個例子。有一個商人，他有一尊小佛像，銅的，掛在腰間，他對佛很恭敬，吃飯的時候先供養這尊佛，即使是塊肉，也會在佛的嘴巴上擦一下。依我們看，會覺得「這還行嗎？」但是這尊佛還真的保佑了他，因為他是出於至誠心。他吃水果的時候會說「佛爺你先吃」，吃肉時也說「佛爺你先吃」。如果以我們這種觀念，不就是大逆不道嗎？

所以，對有些觀念，還是要把握它的根本，能為眾生種善根、增長他的善根、成熟他的善根，這就是正確的。

以我們本門來講，能夠接受彌陀的救度，這就是正確的。你定的一切規矩，為了什麼目的呢？不是為了定規矩而定規矩，「沒事我去規矩一下」，你定這個規矩幹什麼呢？「沒什麼，大家都是這麼定的，所以我也這麼定。」「哎，你怎麼不按規矩來！」你要這種規矩做什麼呢？沒有意義啊！

我們所有的一切，要以「能否讓眾生增長善根，能否讓眾生更理解彌陀的救度」為考量和目的，如果有幫助，我們就做；如果沒有，豈不是無事找事？道場以無事為興隆，把沒有必要、繁瑣的減去之後，我想來到這裡的人都會感到清淨。

這也是一個方向，在具體工作當中，大家可以體會。這是第四點。

五、荷負群生 為之重擔

「荷負群生，為之重擔」，這兩句話出自《無量壽經》。「荷」就是挑著，「負」就是背著，就是把眾生挑在肩膀上，背在背上。就像我們小時候坐在父親肩上、偎在母親懷中一樣，這叫荷負。「為之重擔」，就是眾生有很重的擔子，我來為他挑。就像一個僕人，跟在老爺後面，老爺在前面走，僕人在後面幫他挑擔子，法藏比丘因地發願為眾生就是這樣子的。

出家人在末法時代以什麼形象來接引眾生？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這個末法時代能夠出家，這是非常難得的，只要發這樣的心，就很不容易了。如果現出家相，為佛門做事，尤其是能來到淨土道場專修念佛，這是非常稀有難得、非常尊貴、非常值得讚歎的！單是念佛蓮友我們都很讚歎了，何況出家來念佛，還要服務大家、服務眾生，那更應當讚歎了。

另一方面，我們雖然是出家人，但是我們要有機深信，我們不能說「我是比丘、出家師父，我是福田，你要供養我，你要尊敬我，你要禮拜我，你要服侍我」，如果有這種概念的話，那就是高高在上。我們其實不具備這個德，如果這樣，跟眾生就隔得非常遠。阿彌陀佛那麼尊貴，他都主動跨步前來，主動伸手來拉我們，我們何德何能，端坐受供？不應該這樣。所以我們提出來要淡化比丘的身分，要做一個菩薩行者。

剃了頭，我們是出家人，我們知道，這個出家人身分是讓我們心起清淨、無染，不是起貢高，說「我是出家師父，你要恭敬我；我是法師，我可以教育你」。其實我們不具備那樣的資格。在家居士很多很有智慧，念佛很精進，說出來的法義很生動、很活潑、很具體，我們都不及他們，那我們有資格教訓別人嗎？

出家人憑什麼呢？只是憑這個形象。這個形象是釋迦牟尼佛的教法所傳持給我們的，所以我們要心存謙卑、恭敬。

有人說弘願寺的蓮友看上去似乎不像聖道門的蓮友那麼恭敬三寶。從外儀的行為來講，可能道場跑得不多，沒有人教，來到弘願寺，這方面我們也不是很強調，可能因為蓮友跟我們比較親一些吧。這也是對我們寺院出家師父的肯定，就是沒有把自己看得很高。如果把自己抬得很高，人家當然見到你就很害怕，甚至最好是繞開你，往旁邊走。

弘願寺的蓮友對三寶還是很恭敬的，這個恭敬是來自內心。當然，在一些具體的儀式做法方面，有調整的空間。外表的行為，可以教，是知識性的；但是從內心發出來的，就不是知識訓練可以達到的。因為他能感受到彌陀救度的利益，他對三寶怎麼會沒有恭敬心？難道感受不到彌陀救度的人反而有恭敬感恩心？那是不可能的。深深感受到彌陀救度的利益，他才恭敬感恩。

所以，是我們自己的觀念問題。如果我們的觀念放得下，荷負群生，主動為眾生做事情，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會要求說「他怎麼不恭敬三寶？他怎麼會這樣？」往往我們講恭敬三寶，其實不是講佛寶和法寶，是講僧寶，我們講僧寶有時其實不是指人家，而是指「我這個僧寶站在這裡，他表現得不夠」。

古代的大禹治水，大禹並沒有剃光頭成為比丘，但是全國的人民很愛戴他，因為他為眾生辦事情，也可以說他是一個菩薩行者。

我們現了比丘的身分，列在三寶之列了，眾生對我們也很恭敬，我們以這樣的身分來行菩薩道，來為眾生服務的話，豈不令眾生對三寶倍加恭敬？

如果能放下身段，為眾生服務，那我們這個法門、我們佛教才有光明的未來。寺

院也好，團體也好，有開闊的胸懷，才可懷抱廣大眾生。

現在的佛法，形勢令人堪憂，非常衰落。八萬四千法門靠的是淨土法門，八大宗派靠的是淨土宗，淨土法門、淨土宗其實靠的是善導大師的思想，沒有善導大師的思想，我們都不能解脫、安心。

以目前來看，純粹的、專門弘揚善導大師思想的道場是弘願寺，所以弘願寺的責任很重。那弘願寺是誰？弘願寺就是我們這些人，我們在座各位，還有我們的蓮友。所以，我們的眼界要寬，我們承擔的是佛法的傳持，眼睛要看向世界，要看向未來，不要滿足於弘願寺來來往往的人，好像不少，其實太少了。我們要胸懷世界，把念佛法門傳給一切需要的人。沒有人不需要這個法門，只要有人存在，他的內心就有不安，只要他想安心，他就離不開彌陀的救度，所以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的服務對象。我們有這麼殊勝的產品——六字名號，我們怎麼送給人家？那就要有菩薩精神，不能再端坐在那裡，高高在上，那樣一來，這麼好的一個法門就被我們封閉在山門裡邊了。所以，應當積極地走出去。

走出去，是我們的心要走出去，是我們的心要有服務的意識，我們要彎下腰來，為眾生服務。古德講得好，「要為佛門龍象，先作眾生馬牛」。古代這些大師，這些菩薩行者，是怎樣為眾生服務的！我們能學到千萬分之一也可以。當然，我們是凡夫，有很多不足；但是可以歷練，尤其學淨土法門，阿彌陀佛的救度儲存在我們心中，我們是有本錢的人，我們要去給別人，我們能從腰包裡掏出來，豈不是我們有「摩尼寶珠」了嗎！有了「摩尼寶珠」給人家，才可以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這樣去接引有緣，內心會很安定。所以我們就提出了要做一個菩薩行者。像蕩益大師，他稱自己為菩薩沙彌，他也不高慢地說自己是比丘身分，不強調這些。前面都有很好的例子，這些都值得我們學習。

出家眾沒有道心，會埋在俗事當中，非常俗套；稍微有道心的人，往往自視很高，信眾無法接近。僧眾和信眾之間就有空白地帶，我想弘願寺的出家眾應該走入這個空白地帶，既要明確「我是一個末法時代的出家眾」，同時也要有菩薩的精神，做一個菩薩行者，以開放的心胸接受一切眾生，為大眾做好服務工作。

今天講這些，希望在弘願寺的出家眾裡邊能夠引起共鳴，要低低地為眾生服務。

（2012年3月25日講於弘願寺）

如何做一個出家人

星雲大師

發心出家，又發心求受戒法，為的就是把出家人做好。受戒固然是出家人的終身大事，但不是受完戒就算數，重要的是如何做好一個出家人。

出家身分非同往昔，和一般世俗人大不相同。佛陀在《佛遺教經》中對出家沙門訓示：「當自摩頭，已捨飾好，著壞色衣，執持應器，以乞自活，自見如是。」佛陀強調做為一個沙門釋子必須嚴持淨戒，不能失去出家人應有的本色。

如何做好一個出家人？以下分十二點來說明：

一、去傲慢、受委屈

有人說，出了家就是人天師範。的確，出家人是要統理大眾的。因此，我們必須了解：越是偉大的人越謙和，佛菩薩都非常慈悲，而我慢與出家法是不相應的。

一個人傲慢心沒有降服，目空一切，就偉大不起來，人格也不能健全，將來如何成為人天師範？受完戒後，開口閉口就說：「我是受過具足戒的比丘、比丘尼，至尊至貴。」「我是學過戒法的法師。」「我是師父，大家應該聽教於我。」優越感於是興起，傲慢於是抬頭。但是已出家，應自問：有多少的佛法可以度化眾生？有多少的慈悲可以濟拔眾生？有多少的忍耐可以為眾生受苦？有多少的能力可以貢獻眾生？

身為一位人天師範，已具足比丘、比丘尼的條件了嗎？徒然擁有出家的虛名，而不能名實相符，成為實實在在的出家人；如果佛教中有許多這樣的出家人，佛教如何能興盛？本身不健全，又如何去度化眾生？

很多大德開示後學說：「你要知道苦惱。」這句至理名言對於修行人很有幫助。因為，一個苦惱的人，會安安分分地堅守出家人的本分，不會憑著聰明去為非作歹。所以古人說：「唯智者與愚者不移。」我們寧可做一個苦苦惱惱的慚愧僧，也不做一個貢高我慢、危害佛教的聰明人。知道苦惱的人，對自己的缺點會生起一種慚愧懺悔的心，這股自覺的力量，就能推動我們向善。因此，知道去除我慢是出家人最大的本領。

如何才能具有去除我慢的大本領呢？就是要肯接受委屈。這必須有大本領、有堅毅力的人才能做到！到別的道場參學掛單，首先要接受知客師父的百般質詢，如果不能低聲下氣、委曲求全，就不能參學掛單。過去的大德為了要掛單，即使吃了閉門羹，被擯拒門外多日，也都毫無慍色地忍受，為的是能求法參道。譬如浮山法遠禪師，就是通過這一關的考驗而成大器的。

到外面的道場參學求道，一定先從淘米、煮飯、洗菜等最基本的工作做起；由這

些最基本的工夫，磨煉出家人忍受耐煩、禁得起委屈的個性，而成為法器。如寒山拾得、六祖惠能，就是如此成就他們的人格。所以，出了家要學習從工作中委曲求全，冶煉自己的品格。

出家為僧，僧的意思是大眾，所以說佛法要在大眾中求，離開大眾是不能得到佛法的。也許有人會說：「我又不住大叢林，我只要在小寺廟修行，就不必和大眾在一起。」即使是小寺廟，也有師父、師伯叔、師兄弟及寺中大眾，各有各的立場、見解，如果不能忍耐、接受他們的要求，如何能生活在一起？

真正偉大的人，愈能謙卑及受委屈。田中的稻麥越是成熟，穗子俯得越低；想成為偉大的人，也一定要受得起委屈。好比生鐵要鍛鍊成鋼，一定得經過烘烤、錘打；受得起委屈，人格自然能昇華，受不得委屈，稍不如意就鬧情緒，整日活在煩惱之中，人生有什麼樂趣可言？況且出家就是要度化眾生，拔除眾生的痛苦，把歡樂散播給大家，如果自己老是心情不好，需要別人來安慰，如何去解決別人的苦惱呢？所以，出家學菩薩行，要學習把眾生的委屈、煩惱背負在自己的身上。

受委屈就是受氣，受氣愈多愈能健全，受委屈愈多愈能偉大。在受氣、受委屈之中，我們可以體會堅毅、寬容的重要。一個時時需要受呵護、禁不起稍微挫折的人，是永遠無法成熟的。所以戒期內，戒師對戒子特別嚴格：眼睛東張西望就責罵、講話攀談就喝打、走路不規矩就懲罰。並不是戒師和戒子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非得如此刻薄對待，而是要訓練戒子能受得了委屈，成為一個堅強的出家人。

俗話說：「人倫常在忍中全。」世間的人際關係尚且需要以忍耐來成就，何況要成為人天師範的出家人，更應該以忍耐來莊嚴自己的德行。如果受不得一點委屈，又傲慢貢高，即使受了戒，也不能算是一個健全的出家人。

貢高我慢，不能受委屈，不是一個有能力的出家人；有本領忍耐一切的磨難，才是有力量的出家人。就如一艘在狂風暴雨中行駛的船隻，若能通過巨浪的吹打而不沉沒，最終必能到達安全的岸上。因此，要成為一個出家人，首先須去傲慢、受委屈，去除了傲慢，就能虛心地接受別人的教導；受得了委屈，就能溫和地克服許多艱難；受得了摧殘，才能成器。

二、勤作務、惜福報

出了家，要把自己奉獻給佛教，為大眾服務。自古以來，偉大的出家人不是坐著等人來服侍，也不像高官貴族一般差奴遣婢，而是甘心情願做眾生的牛馬，為眾生奉獻生命。

古人說：「業精於勤而荒於嬉。」社會上的人士，如果想開展事業，一定要勤勞

工作，運用雙手、頭腦，努力去經營。出家辦道，更應該勤勞作務，才能有所成就。農夫在春天辛勤地播種、插秧、灌溉、除草，秋天來臨，就能收到纍纍的果實。天底下沒有守株待兔、不勞而獲的事，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對於社會、國家，尚且要負起一份責任，何況我們佛弟子，拋開了家庭，投入更大的僧團，目的是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給大眾，怎麼可以不勤勞作務，而成為社會的寄生蟲？

《易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自然是多麼勤勞，四時如序更遞，萬物依時榮枯。要成為世間的君子賢人，必須自強不息，努力不懈，身為人天師範的出家人，怎能懶惰不工作呢？出家要學菩薩大道，菩薩是席不暇暖、馬不停蹄地救拔眾生的痛苦，解決眾生的煩惱。所以，要成為一位堂堂正正的出家人，必須勤勞作務，不勤勞就不能與出家法相應。

平時我們以為打坐參禪、誦經拜佛才是修行，其實，搬柴運水、種菜蒔穀，一樣是修行。從實際工作中，可以莊嚴我們的道行，使我們得到身心的安然自在，對大眾也能盡到一份力量，哪怕是掃地煮飯，如果好好發心去做，也能肯定自己的存在。

從工作中我們可以體會到生命真實的意義；從勞動中我們可以品嚐到人生真正的快樂；從服務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人性珍貴的價值。古來的高僧大德，就是在勤勞作務中，把自己融和在佛法與大眾裡。

譬如大聖佛陀，親自為弟子補縫衣服，修理門戶；百丈禪師樹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風格，為中國僧伽留下了楷模，近代的印光大師、太虛大師、守培法師、虛雲和尚、弘一律師等，無一不是身體力行，勤勞不息。他們自己掃地、剃頭、洗衣，不隨意麻煩徒眾，終身更不輕易打擾別人。我們的德業有他們崇高嗎？我們的修持有他們精進嗎？要做好一個出家人，應該學習古今大德們的勤奮工作，以我們的雙手、勞力，來莊嚴自己的國土、道行。

今日的台灣，文明發展迅速，生活水平提高，佛教愈來愈進步，信徒的供養也愈來愈多。我們出家眾不能因為供養充足，生活不虞匱乏，就懈怠驕奢，不勤勞作務。

佛陀在世時，阿闍世王以珍奇美物供養提婆達多，佛陀於是告誡弟子們：「芭蕉的心如果飽滿，驢子如果懷有身孕，就離死亡不遠了；小人如果得到財物供養，離滅亡就很近了。」後來，提婆達多因為驕矜意滿，叛教破眾，墮入地獄，可見財物危害之大。

我們要體會菩薩的用心，上契歷代大德的精神，自己的生活要靠勤勞換取。勤勞的人，永遠不會感到貧困；如果勤勞不夠，更應愛惜自己的福報，生活所需，當思來處不易。現在家家都有自來水管，用水很方便，但是也不能浪費，沒有節制。依佛法說，我們一天只能用七斤四兩水，以此標準來要求現代人，洗臉都不夠呢，比起古人

我們所浪費的福報實在太多了。雖然水費不高，但是任何東西，都是物力維艱，對於一粥一飯、一羹一菜，要時常想著其來源之不易。

有一首描寫農夫耕種的古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們生活所需，無一不是靠著社會大眾的分工合作，搬運輸送才能獲得，我們有什麼福德，堪受如此的護持？若不珍惜福報，實在愧對大眾。好比在銀行存款，只知揮霍，不知儲蓄，等到錢都支空了，怎麼辦？平時不知惜福，等到福報用盡，用什麼道糧來滋養自己？就如天人福報享盡，還要再來輪迴受苦。所以飯前五觀想，就是在警惕我們不可浪費福報。

古代的大德高僧，愛惜福報有加。在《高僧傳》中記載：高僧們如果不是閱藏看經，絕不輕易燃蠟燭；不是拜佛課誦，絕不隨便穿鞋走上佛殿；不是供佛待客，絕不輕易加一樣菜。一件衣服，一穿就是十年、廿年；一襲袈裟，一披就是一生。他們生活力求簡單，物質力求淡薄。一條毛巾，用了幾十年，破爛不堪，仍然捨不得丟棄；一張床，睡了幾十年，吱啞作響，依然睡臥無憂。身為出家人，應自問：能夠像他們一樣惜福嗎？

我年輕時所參學的大叢林，住眾、學生有好幾百人，但是一星期下來，字紙簍裡面，找不到垃圾。現代寺院的垃圾箱，常常一會兒工夫，垃圾就滿了。現在的人，需求增加，浪費的物質就多了。

別人常會對我說：「你真有福報！」我覺得不是我有福報，而是惜福報。我的福報從哪裡來？你們吃剩的殘羹剩飯，我覺得是珍饈美味；我穿著鞋子，爬山做工，一穿幾年也不容易壞，因為我訓練自己，穿的時候，腳步要放輕，小心愛惜；天氣熱，我也不吃冰淇淋、可口可樂，因為我不願把錢花費在這上頭。

在最初參學的十年中，我從來不曾看過、聽過「水果」，更遑論吃了，現在雖然有水果，也不會特別想吃，因為我沒有需要的習慣；對於紙張，我捨不得任意丟棄；平時衣食只求御寒裹腹，不求豪奢，更不曾想到要添置屯積，因為沒有購買的慾望。我認為身為出家人，要有愛惜福報的美德。

惜福不是慳吝，是對自己要求嚴格，不浪費財物，不勞煩他人；但是對別人要有供養心。唯有珍惜福報，自我要求嚴格的人，才會寬容待人。我們應該常常思維：自己有何功何德？從孩提時代，父母茹苦含辛養育我，師長孜孜不倦教育我，社會人群源源供給我，國家民族保護我。出家了，受到三寶的加持、常住的攝化，而我們對父母、師長、社會、國家、三寶、常住，能有什麼貢獻？若還不懂得愛惜福報，發心勤勞作務，那麼形雖出家，也永遠求不到佛法。

戒律上記載：如果有信徒供養出家人，即使三十里路遠，也要去應供，否則就是

懶惰僧。佛陀的用意是：想吃飯就要多受辛苦，勤勞才能和眾生在一起。不知勤勞，不懂惜福，如何做好一個出家人呢？

三、有熱忱、愛佛教

有的人出了家，冷漠不熱情，這是很不好的惡習。許多佛教徒最初接觸佛教時，常覺得佛教好冷漠，出家人對在家人愛理不理的。雖然出家人要注重威儀，不隨便嬉笑，但並不是呆若木雞，毫無表情，或者冷如冰霜，沒有笑容，出家人應該把慈悲、祥和表現出來，使信徒覺得和藹可親。

有人說：「出家人不能有感情。」出家人不是不能有感情，而是要淨化感情，轉化感情；把私情淨化成愛眾生的大有情，把貪愛物慾的情念，轉化成愛護真理的熱忱。出家學佛，先學習愛護佛教，學習愛護眾生；不愛佛教，不熱心衛護佛教，還算得上是佛教徒嗎？

《梵網經》說：「菩薩聞外道惡人，以惡言謗佛戒時，如三百矛刺心，千刀萬杖打拍其身。」菩薩愛道護教，不遺餘力，只要佛教存在，自己肝腦塗地、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見其愛教之真切。

今日的佛教，最大的弊病，就是自私自利，宗派觀念及門戶之見過於根深蒂固；人我分際、地域觀念，牢不可破。目睹這些現象，能忍心袖手旁觀嗎？佛教教育不能普及，能不發心奉獻嗎？佛教慈善事業不能開展，能不發心從事嗎？出了家，要拿出青年的熱忱，為佛教做一番事業，如同太陽給大地溫暖般無私地愛護我們的佛教。

也許有人會說：「我是小人物，救佛教、救眾生是大法師的事。」不可以如此妄自菲薄。俗語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同樣地，「佛教興亡，佛子有責」。出了家，就要以佛教為家，以佛法為依歸。一般世俗人，尚且愛他們自己的家，如果我們不知道愛自己真理之家，不是比世俗人愚癡嗎？佛教是每一個佛弟子的依靠，人人都應該有「護教衛道，捨我其誰」的氣勢，怎可分人我彼此，推諉責任呢？每一個佛弟子，都應該把佛教的利益建立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寧可自己吃虧，也不讓佛教損失，不如此就不是佛弟子。事實上，唯有佛教興盛，佛法發揚，佛弟子才能存在。因此，每一個出家人，都應把身口意奉獻給佛教。

常聽人說：「我已經獻身給佛教了。」懂得為佛教奉獻一切固然很好，但是更要常常自問：「我現在究竟能獻給佛教什麼？」過去我們所謂的佛，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聖者；現在我們所謂的佛，是有熱心、有慧心、有悲心的人。身為佛弟子，要學佛之行，與佛並肩，也要具備熱心、慧心、悲心，把自己和佛教合為一體；不能合一時，也要以佛教為第一，我為第二。以佛教的興衰為自己的存亡，以眾生的苦樂為當先的急

務。常常自勵：我是否有足夠的悲心慈憫眾生？我是否有無比的熱心為佛教努力？佛教的前途我是否關心？佛教的弘揚我積極從事了嗎？把愛佛教的熱忱激發起來，只要佛教能興隆，即使以身殉道，也毫不遺憾！這才是身為現代佛弟子應有的本分。

四、發信願、真修行

《華嚴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佛法如大海，浩瀚無比，唯信能入；佛道如高山，崇高無匹，唯願能達。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對佛教的信心已經具備了嗎？相信教主佛陀擁有完美的人格嗎？相信他是宇宙第一大覺完人嗎？相信他可以救度我們脫離苦海嗎？相信跟隨他，人身就不會沉淪嗎？對於佛法教理都能信受奉行嗎？對佛法的因果業報是否毫無懷疑、至誠懇切地相信呢？是否真的用心探討佛法、發心弘揚光大呢？是否對僧團貢獻出所有力量，並有信願使它健全呢？有了信願，一切才能完成。有信願，好比船只有了動源，能迅速到達目的地。

信願是趨向佛道的力量。初入佛門要堅定大信心，相信自己所選擇的是宇宙無上的真理。對佛法產生堅定不移的信心之後，就要勇往直前，即使是千萬人阻擋，也毫不退縮。《大般涅槃經》云：「有信之人則名可治，定得涅槃。」對佛法起大信心，就能依著佛菩薩的教誨，乘著信心的舟筏，到達涅槃的彼岸，所以信是一切善根的種子。若對佛法不能深信不疑，對佛法所指導的一切，自然無法接受，如何能獲得大自在呢？好比一個病人，對醫生充滿信心，聽從醫生的診斷，自然藥到病除；如果對醫生不相信，不敢服用他所開的藥方，病如何能好？所以，學習佛法，信心很重要；要正解信樂大乘經典，並且終生受持讀誦。

有了信心，更要發願。願力好比時鐘上了發條，準時行走；願心像一股力量，是推動一切的熱能。譬如每天拜願懺悔，無始以來的罪業，就可以藉著這股願心所產生的力量，及虔誠的懺悔心而洗滌乾淨。所以，發願很重要。歷來諸佛菩薩發下多少恢宏大願，莊嚴了無盡的國土，也引度了無邊的眾生。

發了誓願，彷彿立下功課表的學生，給自己增加了責任，就會努力完成。對於四弘誓願，我們捫心自問：是否真的實踐了？做到了幾分？出家學佛，若想在佛教中植根深厚，就要培養堅定不移的信願，對佛法深信不動搖，發大願努力從事弘法利生的工作。

慈航法師在汐止辦學時，曾擔心自己圓寂後，彌勒佛學院的經濟來源短缺。於是，發願圓寂後要肉身不壞，讓信徒來瞻仰。如今慈航菩薩的肉身還供奉在汐止，受人禮敬，願力使他成為萬人景仰的高僧。過去以來的諸佛菩薩，無一不是從其願力中成就的。無願力一切都是虛浮的，沒有信願，稍遇魔障就退心，即使受戒持戒也會大打折扣。

佛教講信解行證，對佛法具備大信心，發下大願力之後，更要確實力行，從教理

教義去解證，或從拜佛、禪定、工作及生活中修行。沒有實際去修行，即使發了信願，也是沒有作用，好比已上弦的弓箭，若不發射出去，永遠無法射中鵠的。

如何真實修行呢？修行並不是容易的事。詩云：「坐破蒲團不用功，何時及第悟心空。」在佛殿禮佛時，眼睛雖然看到佛像，但是心中真的有佛嗎？念佛拜佛，真的與佛同在嗎？誦讀經典，真的感受到與宇宙的真理合而為一嗎？穿衣吃飯，是否懷著感恩的心？行住坐臥，是否時時都有威儀？芸芸眾生的苦，有如切膚之痛，發心濟拔嗎？無明煩惱時，有痛下決心破除嗎？如果肯用心體會，腳踏實地用功夫，才能進入佛法的堂奧。

許多人都能熟記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但是卻沒有人敢說：「我要度無邊眾生，我要斷無盡煩惱，我要學無量法門，我要成無上佛道。」必須當仁不讓，直下承當，才是有信願、真修行的人。

五、改習氣、養威儀

有句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個「本性」，依照佛法來說就是習氣。受戒持戒容易，但是要改掉習氣很困難，所謂「積習難返」，就是這個意思。習氣不改，威儀就無法莊嚴，所以改習氣、養威儀，對於一個出家人是很重要的。

有人會認為：「我很好啊！沒有惡習呀！」其實，自己身上有一些習氣，往往自己都不知道。所謂「習氣」，是已經習以為常，而變成自己的一種氣質，所以沒有自覺性。譬如有的人喜歡嬉笑，就是習氣；有的人煙癮很大，抽煙雖不犯戒，仍然是習氣；有的人喜歡嚼檳榔，滿地亂吐，吃檳榔雖然不是罪過，只是一種嗜好，但還是惡習。

習氣，也是一種愛戀執著。有的人一定要穿某一種質料的衣服，喝什麼牌子的牛奶，用什麼名牌的物品，這些都是不好的習氣；有的人睡覺要有固定的床鋪，換個地方就睡不著，這也是壞習氣；有的人早上不吃飯，只以零食點心裹腹……凡此，不好的習氣，實在太多了。甚至有些出家人喜歡用花露水，吃人參補藥，這更是要不得的惡習。習氣不改除，清淨的佛法是不能進入心中的。好比裝了穢物的器皿，乾淨的食物如何裝入？唯有去除惡習，才能長養威儀、師範人天。

養威儀特別注重「養」這個字，即威儀要靠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培養，別人是幫不上忙的。良師益友等善知識，雖然可以不時從旁糾正提醒，但也無法老是跟在身邊，還是得靠自己細心揣摩、用心修養。有人出家好幾年，還不時哼唱流行歌曲，這就是壞習氣、沒有威儀。有的人出了家，不弘法利生，到處攀緣流浪，應酬交際，這也是壞習氣、沒有威儀。

去除惡劣的習性很難，而保持優良的德性更不簡單。例如佛學院的同學，雖然歷經三年折棉被、整理內務的嚴格訓練，一旦畢業離開了，很快就故態復萌，髒亂一如從前。三年如此長久，尚且難以保持，何況只是接受短短兩三個月的戒期儀規，更容易忘記。因此，不僅在戒期中要整理好內務，小心訓練走路，使威儀具足，出了戒場，也要保持行住坐臥的威儀，使其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則舉止言行，自然充滿威儀。

古人說：「身教重於言教」，威儀比說教更容易度人。在《阿含經》中記載，有不少外道，對佛法毀謗不已，但是看到佛陀的莊嚴相好，卻身不由己地皈依佛門。現在有不少人，也是看到出家人威儀的外表，因仰慕而走入佛門。所謂「身教感人之深，深入其心；言教服人之利，止乎其口」。當信徒看到出家眾排著整齊的隊伍進入殿堂，他們也會自動排隊，魚貫進入大雄寶殿拜佛，這就是一種無言的教化。所以長養威儀，對化導眾生是重要的功課，所謂「風行草偃」，出了家要著力於威儀的長養，不可掉以輕心。

有人認為習氣只是個人的缺點，沒有威儀有什麼關係？經上記載，見思惑的煩惱容易斷除，而習氣不容易淨滌。有不少羅漢雖然證得果位，但是習氣仍然未除。譬如苦行很深的大迦葉尊者，平日嚴行謹言，不苟歡笑，但是喜極的時候，卻會手舞足蹈；《阿彌陀經》裡的憍梵波提尊者，不管吃飯與否，嘴巴終日咬嚼，如牛反芻；道行很高的金碧峰禪師，眷戀金鉢不捨，貪心執著，差點喪命；也有證果的羅漢，如女人一般，喜歡攬鏡自照……這都是因無始以來的習氣使然。

習氣是趨向無上佛道的絆腳石，做為一個出家人，必須改掉習氣，將行住坐臥的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仔細揣摩，做得盡善盡美，像佛陀一樣，累劫以來修好「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圓滿無缺。

想去除惡習，要在生活中多加注意，不嬌寵自己。例如當身體略有不適時，不一定非得打針服藥及吃補品，除非身體虛弱，非得靠補品來滋補身體，否則，不要養成進補的習慣。我過去受戒的戒場有好幾百人，五十三天的戒期，雖沒有醫療設備，但也沒人生病。在我叢林參學的十年當中，物質匱乏，沒有醫務室，也不曾有人需要看病，人人身體健康，主要是大家心理健康，不養成依賴物質的習慣。所以，如能健全自己的心理，去除習氣、長養威儀就不困難了。

六、除嫉妒、寬心量

佛教的出家僧團與社會的各行各業不同。社會上同一種行業叫同行，同行之間，競爭激烈，以打倒對方、贏得顧客為目的。佛教不稱為同行，稱為同道、同修。所謂同道，就是共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好比搭乘在同一條船上，行至江心，如果船上的

人有二心，一定會覆舟滅頂。所以，佛教中的同道是親家而不是冤家，彼此之間應該休戚與共、患難同當。

放眼今日佛教人士，互相友愛慈悲的固然不少，互相仇恨嫉妒的也不在少數。有些佛門中人心態不正常，見不得人好，又幸災樂禍。自己不做的事業，看到別人積極從事，非但不加以讚歎，還給予惡意的誹謗、指謫，甚至是致命的打擊。譬如某人致力於佛學教理研究，就批評此人沒有修行；某人專心修行，就批評此人不會辦事；某人做事明快，就挑剔此人不夠周密。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別人永遠是錯的。其實，這種幸災樂禍的態度，是嫉妒心在作祟。因為別人的事業顯赫，相形之下顯示自己的貧乏，自己沒有能力辦到，也不想積極去做，所以看到別人的成功，由羨慕、求不得而變為嫉妒、中傷。這種同歸於盡的心理，是阻礙佛教進步的因素。

許多人以為阻礙佛教進步的是外教，事實上，最不希望佛教興盛的反而是我們佛教中人士。例如某人發心為佛教興辦一所大學，去密告阻止的是佛教人士；某人在海外建立佛教道場，接待世界佛教人士，給予攻訐誹議的還是佛門中的人。目前的佛教界鼓勵者少，毀謗者眾，嫉妒使得佛教不能興盛。過去有人說：「中國像一盤散沙」，而佛教也如散沙般不能團結合作，甚至如藩鎮割據，各立門戶。古德說：「要得佛法興，除非僧讚僧。」我們這一代的佛弟子，應該放下成見，去除嫉妒，以隨喜的心，來讚歎別人的成就。

做為一個健全的出家人，應該學習古德，寧可說自己不好，也不說別人不好；寧可讚歎別人，也不嫉妒別人。佛陀說：「心包太虛，量周沙界。」虛空法界都包融在我們的心中，民胞物與，無所不容，何況是與我們同心協力、有志於佛法大業的同道，有什麼不能包容呢？所以，要做好一個出家人，必須把嫉妒去除，把心量放寬，能容納別人，別人自然也能接納你。

幾十年前，我曾到日本的道場訪問，日本人對我說：「你們台灣佛教的宗派雖沒有我們日本多，但是你們人派之多，實在令我們望塵莫及。我們日本沒有人派，只有宗派，各宗派之間，彼此競相發展，但互不妨礙。例如你的宗派開創一間醫院，我的宗派就興辦一所學校；你的宗派創辦雜誌，我的宗派就推行叢書、譯藏經；你的宗派建設一千坪的講堂，那我就建二千坪；你的宗派舉行法會，有十萬信徒參加，我的宗派就要有廿萬人參加。所以，我們日本的佛教，只在事業上互相競爭，不在人我上互相破壞。」由外國人口中，讓我們客觀地看到了中國佛教界的弊病。

中國佛教在隋唐盛世時，各宗派紛立，如百花齊放、眾鳥爭鳴。各派祖師大德，生於同一時代，如禪宗惠能、律宗道宣、法相玄奘、華嚴法藏、天臺智顗^Y（智者大

師)，大家為了佛教，在教理上各自專一精研，並不彼此互相破壞，因而形成中國佛教史上的燦爛黃金時代。若想把佛教回覆到隋唐時期的光輝蓬勃，首先須把出家人做好，去除嫉妒，放寬心量，堅守本職，讚歎別人。

春天的時候，萬紫千紅，百花芬芳，彼此爭妍鬥麗，把春天裝飾得多麼華美！在佛教中，大家愈有成就，愈是佛教興盛的氣象，這是我們佛弟子所共同希望的，應該予以鼓勵、讚美，不應嫉妒、排擠。互斥只會滅亡，只有互助才能共存。

七、避譏嫌、遠世俗

出家人由於身分特殊，容易引人注目，因此要特別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避免不必要的譏嫌。過去，有一次我搭乘火車到台北，在車上用便當，因為便當內的菜非常像肉，於是退還給服務人員。有人說：「我們又不是吃肉，有什麼關係。」但是當時素料食物並不普及，很容易讓不知情的人，誤以為出家人也吃葷。

此外，盡量避免到一些非素食的小吃店用餐。雖然我們不吃魚肉，但是踏入這種場合，總是易惹人譏嫌，讓一些尚未親近佛法的世俗人，對佛教產生誤解。古人說「君子遠庖廚」，何況是出家人，更應該遠離這些譏嫌。有時看到一些出家人也出入市場買魚蛋，雖然是買來喂貓狗，但是別人會批評：「出家人也貪圖芻豢甘旨。」由於很難對所有的人一一解釋，所以，與其亡羊補牢，不如防患未然，不要招惹譏嫌。

出家人最忌讓人議及男女的是非。譬如一個男眾、一個女眾，單獨在一起，有說有笑，雖然是談論佛法，但看在別人眼裡，很容易引起誤會。出家人對於這種譏嫌要盡量避免，男女眾不可單獨在一起。有時候看到一些年輕的出家僧尼，到電影院看電影，雖然看的是教育片，總是會招人側目。有時在寺裡看電視，讓信徒看到了，以為法師沒有拜佛誦經，不離娛樂，縱然只是看一會兒，也容易引人誤會。

做為一個出家人，要時時記住自己是個捨棄世俗享樂，追求佛道的人，不能失去自己應有的身分，使佛教蒙羞。譬如有的人回俗家，或者到信徒家，看到小孩子很可愛，抱抱逗逗，別人會認為你心中還眷於情愛。因此，出家人不可以抱小孩，更不可涉足娛樂場所。

出家人要有為教爭光的榮譽感，要為教爭光就應避嫌，要避開譏嫌，就應有捨離世俗的心。平時常住在寺院裡，不輕易涉足世俗之地；與信徒保持距離，引度他們到寺院來親近佛法，即使是很擁護你的信徒，也不輕易拜訪；不隨意到百貨公司，少上街買東西。總之，少出門，遠離喧嘩塵囂，將身心安住在道場。

尤其剛出家不久的人，道心尚不夠深厚，不可以在人口眾多處居住，必須住在山林、僧團及可學處，等到植根厚實，才經得起考驗。有的人，人雖在僧團，心卻在世

俗，不像個出家人。所謂出家人，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能夠遠離世俗之家，連這點都做不到，遑論出三界之家。

現在，佛學院的學生往來信件比老師多，一個住眾的電話比住持頻仍。這樣與世俗太接近並不好，不但易惹來譏嫌，甚至會退失道心。佛弟子迦留陀夷喜歡流連於世俗，引來不少譏嫌，甚至差點嚇死善施的孕婦。佛陀因此制定過午不食的戒律，並且訓示弟子，不可以太接近世俗，因為世俗的聲色犬馬，容易使人退失初心。

有些出家人，已割愛辭親，遠離父母了，卻還認乾爸爸、乾媽媽及乾兄弟姐妹，不知道是什麼心理？做為出家人，寧可孤獨，也不與世俗人結親攀故、本末顛倒。既然出家受戒，就要守得住清淨、寂寞、孤獨，不能安於孤獨、遠離世俗，身心就無法安住在佛法之中，形雖出家，又有什麼法樂可言呢？

八、勤學習、為度眾

出家的目的，是為了度化眾生，而眾生有各種不同的根器，因此度眾也要有種種的方便。有的人以為出了家，只要誦經拜佛修行就可以了，不必學習技能。菩薩有無量的方便，如果不多加學習，是無法度眾的。

如果懂得醫理，行醫就是度眾的方便；教書、辦教育，這也是度眾的方便；會唱誦、敲法器，可以透過梵唄、音樂與信徒取得共鳴；善於烹飪，煮一桌好吃的素菜，可以和信徒結善緣；字寫得好，可寫佛教偈子送人，也是度眾的方便法門，如弘一大師時常寫字送人，深得信徒敬愛；會種花種樹，將花草送給信徒，頤養身心、陶冶性情，花樹也能變成度眾的方便；會寫文章，著書立說，文字就成為與信徒之間思想交流的橋樑……因此，學習得越多，在佛教中度眾就越方便。

古人說：「活到老、學到老。」學問永無止境，要不斷吸收新知識，化為種種的方便。譬如現在全世界各佛教間，彼此交流頻繁，如果懂得英語、日語，語言就成為佛教發揮力量的方便；懂得建築工程、水電設施，就能幫助道場的興建……所以，學習愈勤，懂得愈多，就能為佛教付出更大的力量，度化更多的人。

出了家，不要急著出風頭。當住持、當家沒有什麼了不起；做師父收徒眾，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年輕有志的出家人，受了戒之後，要努力充實自己，把自己安住在一個地方，好好學習各種度眾的方便。年齡大的人，可以找一個清淨的地方念佛修行。總之，不是在智能、知識及學問上用功夫，就要在修行上去著力。

做一個好的出家人，不是受了戒就算了，沒有經過十年八載的磨煉，不容易把道學好。出家度眾，任重而道遠。好比出遠門，如果不事先把資糧準備好，一定無法到達目的地。青年僧伽們如果不趁年輕的時候，好好積蓄道糧，為將來弘法利生做準

備，如何扛負如來家業？

佛教今日之所以不能有更大的發展，就是出家人太急於表現，不能養深積厚、長期規劃地磨煉自己。有如幼苗尚未長成，就急於砍伐使用，當然不能植林，更無法冀望有蓊鬱的叢林了。美國發展太空探測，也是經過多年的計劃、多次的試驗，才有今日的成功。度眾，是重大的任務，怎麼可以不養深積厚、勤奮去學習各種方便呢？

九、應節儉、要知足

一般人只知道對於金錢要節儉、物質要節儉，卻不知道節儉尚有其他意義。做為一個出家人，自然在金錢物質方面必須節儉，即使手無寸銀、身無一物也不要緊。此外，對於感情、時間也同樣要節儉。

既然出了家，就不可以浪費感情，亂用感情，更不可自作多情。眾生最大的愚癡就是多情。一旦被感情所牽繫，就無法脫離生死苦海。感情太多，好比氾濫的河流，會造成災害。對感情不能淡薄一分，道念就不能增長一分。所以想學道，就要學習淡情。道家尚且說「太上忘情」，更何況我們佛教！

佛弟子應以「把感情淨化為慈悲」的態度來面對感情。感情是個人主觀的好惡，是自私的；慈悲是完全為大眾著想，是無私的。所以，世界上慈悲越多，人類就越和平幸福；感情越少，紛爭就愈消弭不生。身為一個出家人，首先要淡化感情，去除私情，發揮佛教大慈悲的精神，三根普被，行化濟眾。

除了要節儉感情，更要節儉時間。時間就是生命，不愛惜時間，就是不愛惜生命。古人尚且珍惜寸陰，我們怎能不把握時間，好好修行辦道呢？

一般人通常有凡事喜歡拖延的毛病。比如修行，我今年很忙，等明年再來修行；辦佛事，今天事情太多不辦，明天再辦。什麼事情都推拖到明天、明年，像這樣不知道愛惜時間，就是浪費生命。

人的生命短暫如朝露，今天脫鞋上床，誰能保證明日能再穿上這雙鞋呢？今天是最實在的，明天只是個永遠無法把握的虛幻日子。所以，我們平時要養成一種觀念：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趕快，為善唯恐不及，所謂「今日事，今日畢」。普賢警眾偈中說：「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要時時想著：「我只有今天！」善加節儉時間，利用時間修行辦道，才是懂得生命意義的人。

想節儉時間、節儉感情，須先從節儉金錢物質開始。出家人即使沒有錢也不會妄求，金錢對於求道者，不但沒有幫助，有時甚至是障道的因緣。過去有人上佛光山來隨我出家，想把他家裡的電視機、電冰箱也一齊帶過來。我對他說：

「你不能出家，因為你的東西太多了。」

「我自己不用，給常住大眾使用。」

自己不要，獻給常住，那也不行。因為當你看到有人在吃棒冰時，馬上起心動念：「那是從我的電冰箱裡拿出來的」；聽到電視機的聲音，立刻便想：「那是我的電視機」。像這樣心中天天掛礙著電冰箱、電視機，怎麼還有心思修道呢？

佛光山有位徒眾，家人因為他出家了，想送他一棟房子，讓他好好修行。我聽了，加以勸阻，因為他的父母若這樣做，這個弟子將做不好出家人。譬如，我稍微教訓他兩句，他會說：「我受不了啦！我要回去住自己的樓房。」我責罵他兩句，他會說：「有什麼了不起，我身邊有的是錢，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於是另謀他處，半途而廢。所以，出家人的東西越少越好，沒有了世俗的東西，佛法才能長養起來。出家人對於財物不但要能節儉，最好是沒有，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斷絕世俗上一切可能的因緣，自然能在佛法中安住身心。

如果福德因緣很好，東西富足，也要廣結善緣，布施與人。不要儲蓄，儲蓄多，對於一個出家人是很危險的，出家人應該是「財貧道不貧」。

出家人平時生活要知足。知足的人，即使睡在地獄也好比天堂，無一不是善處；不知足的人，就算睡在天堂也好比地獄，一無是處。古人說「知足常樂」。知足的人，即使窮無立錐之地，因對物質沒有絲毫攀緣希求的心，自然不覺得缺乏。夢窗禪師說：「知足第一富。」要做一個富貴的人，先要養成知足的觀念。

數十年來，世界一直存在能源缺乏的危機。最主要的能源為石油，沒有石油，汽車不能行走，工廠不能作業，一切只好停頓，所以，世界不能沒有能源。但是，真正的能源在哪裡？就在人的心裡。

佛教說：「萬源歸一心」。心是一切的泉源，心有無限的寶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沒有恐慌的時候。如果能知足，不假外求，返求諸己，我們會發現，這顆心可以成佛作祖，這顆心可以擁有三千大千世界。宇宙星辰為我們而閃亮，奇花異卉為我們而開放，我們是天下最富有的人，除了此心，還有什麼值得去攀求的呢？我們心中的東西那麼多，不知道珍惜、探掘，還有什麼比這更顛倒的呢？因此，做為一個出家人，除了要節儉，更要知足。

十、有自制、不放逸

出家後最大的弱點，是沒有自制的力量。面對金錢的誘惑，沒有自制力，很容易被買動；美色目前，沒有自制力，很容易被迷惑；冤家仇敵碰頭，沒有自制力，瞋恨一起，就火燒功德林。有不少出家人，只因別人隨便講一句話，就火冒三丈；隨便一

點困苦折磨，就茶飯不吃，不理睬人，時時被情緒所左右著。出家本來是要度眾，解決眾生的煩惱，自己卻動輒眼淚鼻涕不斷，愁容滿面，自己都沒有力量度化自己，哪裡還有力量去化導別人？

做為一個出家人，應該在心中時常興起：「我何許人也？我是大聖佛陀的弟子，我是人天導師，怎麼可以兒女情長，不能自制呢？」一個出家人，如果一切都要仰賴師長教導，時時需要朋友安慰，凡事要求別人幫忙，何年何月才能長大呢？已受具足大戒，成為人天師範，應該能自制自強，並擔負眾生的困苦。

出家人應該在思想上、精神上、意志上去冶煉自己，使自己迅速地成長、堅強，培養自我克制的能力，去除過去的陋習。過去輕浮、浪漫，由於現在已是受過具足大戒的比丘、比丘尼，要知道檢束自己的浪漫輕浮；過去嬉笑、貪玩，而今已是住持大法的沙門釋子，不能再如此嬉戲；過去沒有定力，七情六慾形諸於外，今後身為人天師範的出家人，要加以克制自己。時時想著自己的身分不同往昔，以堅定的自制力量，時時攝持自己的六根。

能夠控制自己的人，就能不放逸。儒家說「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這種慎獨的態度，即是有自制不放逸。能夠控制自己的七情六慾，時時不放逸，即使溫香軟玉抱滿懷，也不會怦然心動；縱然黃金美屋，雙手奉獻給你，也不會生起貪念。只要一想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君子之過如明月，人人皆見，還敢覬覦妄想嗎？儒家尚且如此小心翼翼，比儒道更高遠的佛道，能不更謹慎自己，時刻做到不放逸嗎？學佛道上，不必假外力的牽制，直接觀照諸法無自性，自然不會放縱自己的情慾；了知因果輪迴的道理，自然能不放逸，而時時精進。

如何才能不放逸？就是一切言行都光明磊落，可以公諸於眾。有的人講話竊竊私語，怕別人聽到，一定是此人有不可告人之事，這就是放逸不自制；書信日記怕人閱覽，一定是此人有什麼隱私，這就是放逸不自制；做事怕人知道，行住坐臥神秘莫測，一定是此人行為不正，這也是放逸不自制。做為一個堂堂正正的出家人，應該凡事光明正大。孟子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把一切的秘密去除，做到「書無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談，如此就是自我控制不放逸。

十一、不爭論、無怨恨

一般人所以有爭執，是因為我執未除。出了家的人，如果「我執」很強，必然很容易引起爭論。譬如有人指責你做錯事，於是氣憤填膺，回答說「我沒有做」「我沒有說」「我不服氣」「你如此冤枉我，我要和你拚命」……仇恨心如此重，是一個好的出家人嗎？你罵我，我恨你，彼此怒目相向，動輒拔刀相對，這樣還算是修道者

嗎？出家學佛，要學佛菩薩的行徑，佛菩薩即使受到侮辱，也能以甚深忍辱波羅蜜，堅忍不動怒。

佛陀成道後，外道為了破壞佛陀，把女子裝扮成孕婦以誣蔑佛陀，但佛陀並不愠怒，也不加爭辯，謊言後來不攻自破。佛菩薩對眾生加諸於身上的侮辱，總是以慈悲憐憫來接受。眾生以毀謗誣賴為樂，菩薩就以慈心布施他們，真理最後自然不辯自明。所以，做一個出家人，要學習放棄執著，不堅持己見，即使受到謗毀，也不反擊。受得了摧殘，才能成為法器。

有不少出家人，我執雖容易去除，但是學佛之後，又多了一重法執，而且，學佛愈久，法執更是根深蒂固。譬如你和他討論問題，他就說：「我以為如何……」「我聽人說，這個道理應該是這樣的……」「經上記載……」。一切一成不變，不能圓融變通。

再如各宗各派之間的儀規、走路行進的樣子，可以爭論很久；拜佛禮懺的儀式，可以爭議不息。各宗各派，揚己貶他，門戶宗派森立，格格不入。在印度於是有部派佛教之歧異，在中國則有十大宗之紛立。宗派的別立形成，固然有利於對佛教教理作一派深入的闡揚，但是，對於整個佛教的綜合統一，未嘗不是一種阻礙。趨而未流者，今日佛教界人士，彼此之間狹隘的地域、門派的爭論，乃至利害爭鬥，成為佛教興隆團結的致命傷。

言談行事能遠離爭論，才是一個出家人。若有人好議人非，則遠離此人，如畏鬼神；某地好武鬥狠，遠離此地，如棄火宅。沒有爭論的人，沒有爭端的地方，才有佛道。

佛光山一九七七年的傳戒，創下模範戒期的諸多紀錄，我個人以為這些都沒有什麼了不起，有一項紀錄我覺得難能可貴，就是戒場中沒有爭論。譬如三師之間和氣相處，沒有爭論；總開堂和引禮師之間，如儀教導戒子，沒有爭論；整個戒壇，一團和氣。戒場的莊嚴與否，從有無爭論就可以看得出來。

要做好一個出家人，不論別人待我們如何刻薄狠毒，轉頭即忘此人的缺點，不能耿耿於懷，把別人的不好，一直記放在心中。心量如此小，如何負荷佛法大業呢？心中污穢如此多，如何進入清淨之道呢？所以，一個出家人，應該無隔宿之仇，不怨恨、不爭論、臉上無瞋、口中無瞋、心裡無瞋，能夠如此，離佛道就不遠了。

十二、淡親情、求內證

出家人割愛辭親，為的就是要求得佛道。古人想要光耀門楣，聲播海內，總會離鄉背井，求取功名；現代學人，想要學有所成，得負笈他鄉。出家人要證得佛果，一定要離開家庭，到各道場去參學，或是住在山林茅蓬裡潛修。因此，做為一個出家人，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能夠捨離眷屬，淡化親情。

有些出家人已經出家了，還是常常回到俗家。哥哥結婚，回去一趟；妹妹出嫁，回去一趟；叔叔的兒子滿月，伯伯做生日，也要回去。親情如此濃，如何有心求道？

出家人對親情的表達不是以回家與否，來博得家人的歡心。《禮記》：「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儒家認為，生時賺錢奉養父母，甘旨承歡無缺，死時慎終追遠，結廬三年，極盡哀傷，只是小孝，必須光大門庭，名聞宇內，榮及父母，才算是大孝。但是這對佛教而言，仍然只是中孝，出家人要盡的大孝是：自己證道，了生脫死，並拔濟父母出於三途輪迴的痛苦。佛陀的母親，因佛陀證得正等正覺，而得生忉利天。我們也應好好修行，修得正道，使父母也因此而得度。

我在出家受戒後的最初三十幾年，一共只回俗家三次。我的俗家，離我出家的常住非常近，吃過早飯後回去，於午飯前趕回寺院都還來得及。但即使是這麼短的路程，我也不輕易回去。在我青年參學時期，我當了六年的行堂，從來不曾因出門回家而不和大眾過堂，並不是我沒有親情觀念，而是我要把身心安住在寺院，好好參學。

從我出家以來，我很少見到我母親，離開大陸之後，更是關山阻隔，音訊沓渺。後來我從朋友口中，終於間接聽到我遠在大陸的母親捎來一句話：「三十多年來一直不知道你的存亡，也不知道你在台灣。阿彌陀佛，現在知道你還活著，好好地做一個出家人，我至少可以再活十年。」當時，我的母親已是耄耋之齡，當她知道我還安住在佛教中，使得她有信心再活十年，她如此歡喜，我也很欣慰。做為一個出家人，表現孝行，不一定要經常回家，把出家人做好，才是真正的孝順。我雖然不常回家，但是我的親族都認為我最孝順，因為我做到了一個出家人應有的本分。

一個出家人，若不能忍耐孤單寂寞、遠離世俗，名雖出家，實際不是出家。出家貴在能求內證，而求內證的功夫，是一種「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寂天寞地的磨煉。經過這種大死一番的實證之後，外界的斗換星移，再也動搖不了我們。所以，內心有所證悟很重要，好比種植樹木，扎根堅固，自然能抵抗風暴。

有的人出了家又還俗，不知羞恥，甚至連一點慚愧心也沒有，這是因為心裡沒有絲毫的證悟，不能體會佛法的妙樂，自然無法安心於佛道。如果對修行曾經努力用功，內心有所證悟，殺了頭也不會背叛佛教的。因此，一個出家人要從佛法中求證身心的安止。

過去我在戒場中，受到百般的折磨，這些對我日後有著極大的幫助。我初到台灣，生活困頓，吃飯沒有著落，有很多人幫我介紹工作，有人推薦我去當記者、編輯、電台廣播，但是戒期中所給予我的折磨，使我有力量把出家人做好，因為辛辛苦苦求得的具足大戒，怎麼可以輕易捨棄？世間上的一切都不值得珍貴，只有袈裟披肩才是最難得的。

幾十年來，我所受的苦難、逼迫、排擠、傷害，一言難盡。但是我不曾動念想離

開佛教，因為我從佛法中所體驗到的法樂，使我對一切的痛苦，甘之如飴。出了家，應時時攝受自己的身心，如制伏失轡野馬，時時不忘自己是大聖佛陀的弟子，要與佛教共患難，盡到佛弟子上弘下化的任務，才不愧是一個出家人。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講於佛光山）

三、行出家之道 成人天師表

行出家之道 成人天師表

學誠法師

一、珍惜出家善根，不負暇滿人身

在無限生命的生生輪轉中，最難得的莫過於得到暇滿人身並能夠修學佛法，而能夠以出家身修學佛法更是稀有難得！如《釋迦如來行跡頌》（卷下）說：

言人身難得者，如經云：如人乘舟入於大海失針，於中覓之不得，後復行舟，忽得其針，得人身難復甚於此。……言出家難得者，眾生多劫輪迴六趣，備受諸苦，良由無始貪愛所縛。貪愛之本，乃是妻子，若無妻子，煩惱則除，可易出世矣。昔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憫其辛苦，勸令出家，唯有一人樂去。齊王嘆曰：人皆有恩愛眷屬，故未能脫去也。且如早出家者，尚退還為俗業者多矣。出家為難，理可知也。

六道之中，人最珍貴，因為人身最容易學修和成就佛法。要得到人身是需要很大善根的，也就是說過去生要造過很大的善業，今生才能得到人身。同樣的，只有具備很多的善根福德因緣才會信受佛法。從整個世界看，有佛法的國家並不多，全世界60多億人口，據西方人統計，佛教徒只有4.5億人，還不到世界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印度是佛教的發源地，但是佛法在印度已經基本消失了。中國被稱為佛法的第二故鄉，兩千年來佛法在中國已根深蒂固，有很深的底蘊和相當的內涵，已經融入中華兒女的血液裡。所以我們能生為中國人，又能信受佛法，是非常難得的。

既遇到了佛法，是不是一定就能學得好呢？不一定。《四十二章經》說：

豪貴學道難。

人一旦富貴了，就會被福報所迷。為什麼會被福報迷住呢？因為他過去生只修福而不修慧，叫他做一點善事還可以，叫他學習佛法就頭痛，或者坐在那裡腰痛，不然就是打瞌睡。如果今生不努力學習佛法，這輩子結束時，隨業力去投胎，萬一生到沒有佛法的地方，要想學就更不可能了。如果墮落三惡道，就更難聽聞和修學佛法了。邪見顛倒或盲聾瘡啞的人也很難修學佛法，因此今生能學佛又能出家實在是稀有難

得，值得好好珍惜。何況人命無常，就像一部汽車用久了就要報廢一樣，我們的血肉之軀幾十年就壞了，因此要珍惜出家的善根福德因緣，努力修學佛法、弘揚佛法。

住持和弘揚佛法，出家身是非常殊勝的。如《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記》（卷第四）說：

佛法二寶，賴僧而住；僧義既失，佛法豈存？

《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第一）說：

佛法二寶，並假僧弘。

佛陀在世的時候，出家的法師是同佛陀最親近的人，天天追隨佛陀出家、學法、修道、成就。佛陀滅度以後，佛法都是要靠出家法師住持、傳續，一代又一代，從印度到中國，從古至今都是如此。也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人發心出家，佛法才能夠得到傳承。尤其在末法時代，三寶形像對於佛法的住持很重要，如寺廟、佛塔、佛像、佛經、僧眾等等，都是佛教的代表，稱為住持三寶。有出家人，三寶才算具足。所以傳持和延續佛法，出家至關重要。

個人修行也是如此，出家人是專業的學佛者，可以用所有的時間和全部的生命去學習、實踐和體驗佛法，而在家學佛則很難做到全身心地投入，有很多局限和障礙。如《大智度論》（卷第十三）說：

問曰：若居家戒得生天上，得菩薩道，亦得至涅槃，復何用出家戒？答曰：雖俱得度，然有難易。居家生業種種事務，若欲專心道法，家業則廢；若欲專修家業，道事則廢；不取不捨，乃應行法，是名為難。若出家離俗，絕諸忿亂，一向專心，行道為易。復次，居家憤鬧，多事多務，結使之根，眾惡之府，是為甚難。若出家者，譬如有人，出在空野無人之處而一其心，無思無慮，內想既除，外事亦去。如偈說：『閒坐林樹間，寂然滅眾惡；恬澹得一心，斯樂非天樂。人求富貴利，名衣好床褥；斯樂非安隱，求利無厭足。納衣行乞食，動止心常一；自以智慧眼，觀知諸法實。種種法門中，皆以等觀入；解慧心寂然，三界無能及！』以是故，知出家修戒，行道為易。」

出家人棄捨世俗安樂，追求自利利他的深廣佛法，容易成就殊勝的戒定慧功德，所以稱為僧寶。

信解出家的珍貴，發起出家之心，即使還沒有出家，功德都不可思議。如《難陀出家經》說：

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於一大劫中布施兒女所獲功德，不如有人發出家心，向寂靜地一步所獲功德。

因為前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世間有為功德，而發出家心可以成就無為功德，兩者從本質上說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自己出家，或者成就別人出家，功德就更加殊勝了。如《賢愚經》（卷第四）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摩伽陀國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爾時世尊，讚歎出家，功德因緣其福甚多。若放男女，若放奴婢，若聽人民，若自己身，出家入道者，功德無量。布施之報，十世受福，六天人中，往返十到，猶故不如放人出家及自出家功德為勝。何以故？布施之報，福有限極；出家之福，無量無邊。又持戒果報，五通神仙，受天福報，極至梵世；於佛法中，出家果報，不可思議，乃至涅槃，福故不盡。假使有人，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所得功德，不如出家。何以故？七寶塔者，貪惡愚人，能壞破故；出家之法，無有毀壞。欲求善法，除佛法已，更無勝故。如百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二人福，雖復無量，猶亦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福弘大。何以故？雖能施於二種人目，此人唯各獲一世利；又肉眼性，性有敗壞。聽人出家，若自出家，展轉示導眾生永劫無上慧眼；慧眼之性，歷劫無壞。何以故？福報人天之中，恣意受樂，無窮無盡，畢成佛道。所以者何？由出家法，滅魔眷屬，增益佛種，摧滅惡法，長養善法，滅除罪垢，興無上福業。是故佛說出家功德，高於須彌，深於大海，廣於虛空。若使有人為出家者，作諸留難，令不從志，其罪甚重。如夜黑暗無所睹見，是人罪報，亦復如是，入深地獄黑暗無目；譬如大海，江河百流，悉投其中，此人罪報，亦復如是，一切諸惡，皆集其身；如須彌山劫火所燒，無有遺餘，此人亦爾，地獄火燒，無有窮已。譬如迦留樓醯尼藥，極為毒苦，若等斤兩，比於石蜜，彼善惡報，亦復如是。聽人出家，若自出家，功德最大。以出家人，以修多羅為水，洗結使之垢，能滅除生死之苦，為涅槃之因；以毗尼為足，踐淨戒之地；阿毗曇為目，視世善惡，恣

意遊步八正之路，至涅槃之妙城。以是義故，放人出家，若自出家，若老若少，其福最勝。

二、端正出家動機，明確現實責任

出家有無量功德，而又如此難得，應該希求出家、慶幸出家！但是出家之路要走好並不容易，如《大智度論》（卷第十三）說：

佛法中出家法第一難修。如閻浮呾提梵志問舍利弗：「於佛法中何者最難？」舍利弗答曰：「出家為難。」又問：「出家何等難？」答曰：「出家樂法為難。」「既得樂法，復何者為難？」「修諸善法難。」

出家之後，在世俗社會中的工作艱辛、人際矛盾等痛苦減少許多，如果不深入思維苦諦內涵，就缺少了修行的緊迫感，求道離苦之心漸趨微弱，飽食終日，空費光陰，佛法聞、思、修沒有力量，信心、道心不能增長。有的人初出家時很精進，時間久了，看不到進步而退失信心；有的人出了家，卻又經不住情慾誘惑而還俗；有的人出家後，總看到師友環境的種種過失，自己痛苦、失望而還俗。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呢？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緣：一是出家的發心模糊、動機淺陋；二是出家後沒有良好的師法友環境。出家的因緣，人與人的差別很大，有的是體悟到世間苦、人生無常而出家；有的是深信三寶、為報親恩而出家；有的是信隨善知識而出家；有的是被父母送來出家……不論是哪一種因緣，出家的動機發心是最根本的，倘若動機不純或者不清楚，遇到不好的外緣就會隨業流轉。因此一開始就要把什麼是出家、為什麼要出家、出家後學什麼、學了以後做什麼這些關鍵的問題思考清楚，而且出家後還要不斷地思維、體會，讓內心越來越篤定，出家之路才會走得越來越踏實，穩步增上，有所成就。

究竟什麼是出家呢？出家有三個層次的內涵——出世俗家、出煩惱家、出三界家。

（一）出世俗家

首先是出世俗家。就是要辭親割愛、剃髮染衣，過修行的生活。為什麼要出世俗家呢？普通人覺得家庭是幸福快樂的港灣，其實這樣的幸福快樂是虛浮、短暫的，正是種種煩惱、痛苦的隱伏和出生之處，三寶地才是真正幸福快樂的家園。如《法華玄讚攝釋》（卷第四）說：

問：在家何過，厭而捨之？答：損德敗善，長諸惡緣，所以見捨。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第七）說：

此復居家於修正法有多留難，及有眾多罪惡過失，出家違此，斷生死身出家為勝，是故智者應欣出家。

那麼世俗家都有哪些過患呢？《大寶積經》（卷第八十二）說：

所謂家者，名殺善根，名不捨過，害助善業，是故名家。云何名在？一切結使在中住故，故名為在。又復住於不善覺故，住不調伏，住無慚愧，愚小凡夫，住不善行，諸惡過咎，是故名家。又復在家，一切苦惱悉在中現，害先善根，故名在家。又復家者，在是中住，無惡不造。在是中住，則於父母、沙門、婆羅門不好敬順，是名為家。又復家者，長愛枝條，憂悲苦惱悉在中生，招集殺縛，呵打瞋罵，惡言出生，是故名家。未作善根掉動不造，已作善根悉令散滅，智者所呵，謂諸佛聲聞若住是中墮於惡道，若住是中墮貪瞋癡，是故名家。若住是中，妨廢戒聚、定聚、慧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是故名家。若住是中，父母妻息、姊妹親友、眷屬知識，貪愛所攝，常思念財，貪慾無滿，如海吞流，終不滿足。若在家住，如火焚薪，思慮無定，如風不住。在家消身，猶如服毒，一切眾苦皆悉來歸，是故應捨，如離怨家。若住在家，聖法作障，多起諍緣，常相違逆。住在家中，善惡緣雜，多諸事務。在家無常，不得久住，是不停法。在家極苦，求守護故，多諸憂慮，謂怨親所。在家無我，到計我所。在家誑惑，無有實事，現似如實。在家離別，多人傳處。在家如幻，多容集聚，無實眾生。在家如夢，興衰代故。在家如露，速破落故。家如蜜滴，須臾味故。家如刺網，貪著色、聲、香、味、觸故。家如針口蟲，不善覺食故。家如毒蛇，互相侵故。家多希望，心躑躅故。在家多怖，王、賊、水、火所劫奪故。家多論議，多過患故。

一般在家人天天面對的，都是粗重的五欲（財、色、名、食、睡）境界，所忙的事情，不外乎衣食睡眠、金錢名利、男女感情等等，不能超越，不得自在，身心蒙蔽，智慧短淺。普通在家人為現實生活所逼，工作、掙錢、養家餬口、買房子、還貸款，還要應酬各種社會關係，處理種種生活瑣事，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幸福、什麼是生命的意義等深層次問題。

相比之下，出家人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種狀態。出家人住在寺院裡，生活在僧團當中，沒有家室、俗務的牽掛，遠離世俗染污的環境，面對三寶的形象，持守佛制的

戒律，便可以專心修行，自然就容易造善淨之業。不論是上殿、過堂、拜佛、誦經、聞法、思維等狹義的修行，還是歷事練心等廣義的修行，都可以從中體會生命的意義、實踐生命的價值，去超越自我，放下內心所有的包袱、困惑，解脫煩惱的束縛，更進一步地發起廣大的願心，承擔起普度眾生的責任。《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一）說：

居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由之而生；出家寬曠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

《優婆塞戒經》（卷第一）說：

出家之人發菩提心，此不為難。在家之人發菩提心，是乃名為不可思議。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

出家修道是非常殊勝的，容易充分發揮生命的無窮潛力。初修的在家菩薩也應希求出家，如《大寶積經》（卷第八十二）說：

復次長者，在家菩薩若入僧坊，在門而住，五體敬禮，然後乃入。當如是觀：此處即是空行之處、無相行處、無作行處、慈悲喜捨四梵行處，是正行正住所安之處。我當何時捨於家垢？我當何時住如是行？應生如是欲出家心。無有在家修集無上正覺之道，皆悉出家趣空閒林，修集得成無上正道。在家多塵污，出家妙好。在傢俱縛，出家無礙。在家多垢，出家捨離。在家惡攝，出家善攝。在家沒於愛慾淤泥，出家遠離愛慾淤泥。在家凡俱，出家智俱。在家邪命，出家淨命。在家多垢，出家無垢。在家衰減，出家無減。在家處憂，出家歡喜。在家則是眾惡梯磴，出家離磴。在家繫縛，出家解脫。在家畏懼，出家無畏。在家謫罰，出家無罰。在家多患，出家無患。在家煩熱，出家無熱。在家多求苦，出家無求樂。在家掉動，出家無動。在家貧苦，出家無苦。在家怯弱，出家無怯。在家下賤，出家尊貴。在家熾然，出家寂靜。……在家增刺，出家無刺。在家成小法，出家成大法。在家不調，出家調伏。在家離戒，出家護戒。在家增長淚乳血海，出家乾竭淚乳血海。在家之人諸佛、聲聞、緣覺所呵，出家之人諸佛、聲聞、緣覺所讚。在家無足，出家知足。在家魔喜，出家魔憂。在家不降伏，出家降伏。在家奴僕，出家為主。在家生死際，出家涅槃際。在家墮落，出家拔墮。在家闇冥，出家明昭。在家之人根不自在，出

家之人諸根自在。在家狂逸，出家不逸。在家不相應，出家相應。在家下觀，出家上觀。在家多營，出家少營。在家少力，出家大力。在家諂曲，出家正直。在家多憂，出家無憂。在家箭俱，出家除箭。在家病患，出家無病。在家老法，出家壯法。在家放逸命，出家修慧命。在家誑詐，出家無詐。在家多作，出家無作。在家毒器，出家甘露器。在家災患，出家無災害。在家不捨，出家放捨。在家之人取於毒果，出家之人取無毒果。在家之人不愛相應，出家不與不愛相應。在家癡重，出家智輕。在家失方便，出家淨方便。在家失正意，出家淨正意。在家失至意，出家淨至意。在家之人不能作救，出家作救。在家造窮劣，出家不造窮。在家非捨，出家作捨。在家非歸，出家作歸。在家多怒，出家多慈。在家負擔，出家捨擔。在家不盡一切諍訟，出家盡諍。在家有過，出家無過。在家匆務，出家閒務。在家熱惱，出家離熱。在家多仇，出家無仇。在家貯聚，出家無聚。在家財堅，出家德堅。在家憂俱，出家寂憂。在家損耗，出家增益。在家易得，出家之人億劫難得。在家易作，出家難作。在家順流，出家逆流。在家處流，出家船筏。在家結河，出家越度。在家此岸，出家彼岸。在家纏縛，出家離纏。在家嫌恨，出家寂恨。在家王法，出家佛法。在家愛染污，出家離染。在家生苦，出家生樂。在家淺近，出家深遠。在家易伴，出家難伴。在家妻伴，出家心伴。在家匆務，出家離務。在家逼他苦，出家樂他。在家財施，出家法施。在家持魔幢，出家持佛幢。在家巢窟，出家離巢。在家非道，出家離非道。在家稠林，出家離林。如是長者，在家菩薩漸次思念。

出家與在家的不同還體現在人生作為的歷程上。即使是世間有事業心、有人生追求的人，生命的黃金時期一般在三十至五十歲之間，一生比較有作為的時間通常在二十年左右。三十歲以前基本上在讀書，然後拚命工作；到年齡大了，體力和精力衰退，很多工作做不了，退休之後，往往心無所緣，生命暗淡，上進心退失，乃至衰老死亡。

出家則不同，不管是十幾歲出家，還是四五十歲出家，都才是修行生活的開始，要一點一點地不斷學習和用功，用佛法的甘露來充實自己，二三十年以後，慢慢、慢慢才能夠成氣候、成氣象，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累積，才能夠有所成就。不少高僧大德都是韜光養晦幾十年，然後龍天推出、弘化一方。出家的生命歷程是精進不息、不斷上進的，越往後越能夠看出出家修行的成績。因此出家人越老越是寶，生命的價值越

老越大，永遠沒有退休的一天。

可以從很多角度去觀察思維和宣講在家的過患、出家的好處，對於未出家的居士，種下希求出家的妙善習氣，已經出家的能堅定信心與道念。

（二）出煩惱家

我們之所以要出世俗家，就是為了解脫痛苦。而煩惱是一切痛苦的根本，因為有煩惱，就會造惡業，從而感得痛苦的果報。如果不修行，越痛苦就越煩惱，越煩惱就越造業，如此在惑、業、苦的循環中流轉不息、輪迴不止。因此修行要對治煩惱、調伏煩惱，最終解脫煩惱的束縛，出煩惱家。

倘若出了家還放不下世俗染污的慾望，不好好地持戒、對治煩惱，那就是光頭俗漢，身雖出家而心未出家，與俗人無異，不僅浪費了暇滿的人生，徒消信施，死後難免墮落三途，豈不可畏！

明朝蓮池大師在《竹窗三筆》中說：

有在家出家者，有出家在家者，有在家在家者，有出家出家者。處於族捨，具有父母妻子，而心恆在道、不染世塵者，在家出家者也。處於伽藍，無父母妻子之累，而營營名利，無異俗人者，出家在家者也。處於俗捨，終身纏縛，無一念解脫者，在家在家者也。處於伽藍，終身精進，無一念退惰者，出家出家者也。故古人有身心出家四句，意正如此。雖然出家出家者上士也，無論矣！與其為出家在家者，寧為在家在家者。何以故？袈裟下失人身，下之又下者也。

《洞山大師語錄》說：

夫沙門釋子，高上為宗，既絕攀緣，宜從淡薄。割父母之恩愛，捨君臣之禮儀，剃髮染衣，持巾捧鉢，履出塵之徑路，登入聖之階梯，潔白如霜，清淨若雪，龍神欽敬，鬼魅歸降。專心用意，報佛深恩，父母生身方沾利益。豈許結託門徒，追隨朋友，事持筆硯，馳騁文章，區區名利，役役趨塵，不思戒律，破卻威儀，取一生之容易，為萬劫之艱辛。若學如斯，徒稱釋子！

如何調伏煩惱呢？就一般人而言，往往是在家生活了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後出家，在世俗熏染了很多惡法，造了很多惡業，對出家修行就會有很大的障礙。內心當中不好的習慣等流一直在相續，佛法難以入心。唐朝道宣律師在《淨心誠觀法·誠

觀晚出家人心行法第二十五》（卷下）中說：

晚出家者有十種罪過：一者健鬥，世言竭鬥，俗氣成性，我心自在，意凌徒眾，不受呵責。二者喜見他短，自謂精誠，所作事業未必合道，短知短見，未解作解，言說常多綺語所攝。三者見師僧過，起嫌恨心，燒滅功德，修三惡道。四者輕慢他人，自謂丈夫，身心剛強，不從折伏。五者舉動造次，威儀不整，高語大笑，無所畏忌。六者喜好瓶鉢、衣服、鮮華，心無實德，貪求利養。七者心想散亂，憶俗時事，增長煩惱，不能如法對治。八者笑他破戒，自謂清淨，拘著相貌，不達真理，專愚執見，諍論取勝；未具五德，畜養沙彌，唯貪其力，無心教授。九者不攝諸根，身疲神倦，放縱睡眠，不念明相，夜數惡夢，諸天不護。十者創入佛法，莫沾道味，憂慮疑惑，情思還俗，嫌薄三寶，反懷悔恨；既自還俗，憎出家人，輕賤行者，成闡提業。此之十惡過患是地獄、畜生、餓鬼正因，汝當省察，名為淨心。

只有痛下功夫、真切懺悔，清除這些污垢，令身心清淨，才能承受佛法。晚出家的人要想在佛法上有所成就，必須具備將自己置於死地而後生的精神和毅力。否則，即使出家年頭再長，依然習氣堅固，久滯凡地，難預聖流。

有的人出家前善於經營，事業有成；有的人才思敏捷，能言善辯；有的人飽讀詩書，學富五車。一旦選擇了出家修行，首先要將對這些世俗成就的執著和見解徹底放掉。因為一般人事業有成，就會居功自傲，輕蔑他人。腦筋好也不見得就能認識自己的煩惱，很多腦筋好的人很善於文過飾非，掩飾自己，欺誑他人，如《史記·殷本紀》說商朝末年的暴君商紂王「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讀書多也不代表有智慧，有的人讀書雖多，卻讀成了書獃子，最基本的待人接物都不懂，甚至連自己的日常生活都不能很好地打理。世間人讀書越多往往知見越強，我執、我見、我慢越嚴重，越聽不進別人的勸諫。

出了家如果還不能認識到這些煩惱、業習，就會成為學佛的障礙，就很容易繼續執取自己的感受、看法，把自己的見、聞、覺、知看成是正確的，認為自己的認識才是正知見，而實際上卻是一種邪執、法執。出家就是要將這些執著去掉，才能跟佛法相應，否則依然還是帶著煩惱、執著和偏見去看待、認識善知識和佛法，越學越增長煩惱，膨脹自我，住在「煩惱家」裡不能出來，還層層保護，與出家的本意完全背道而馳，不能得到出家的真實利益。如《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八）說：

沙門釋子乃出塵之人，親近佛法乃出情之法，實破我之具。方今學者廣學多聞，但增我見，少能餐采法味，滋養法身慧命者，豈非顛倒之甚也？！

《四十二章經》說：

佛告沙門：慎無信汝意，意終不可信；慎無與色會，與色會即禍生；得阿羅漢道，乃可信汝意耳。

因此出家學佛，就要尊師重道，至心依靠有經驗的過來人——善知識，就像重病之人尋求和信賴明醫，才能突破世俗知見、我慢習氣，出煩惱家，趨涅槃城。

（三）出三界家

古人說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什麼是大丈夫呢？單單出世俗家，或進一步出煩惱家，還不能稱作大丈夫，要能幫助三界眾生同出三界苦縛，才稱得上是真正大丈夫。如蓮池大師《竹窗三筆》（卷第三十一）說：

先德有言：出家者，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也。夫將以武功定禍亂，相以文學興太平，天下大事，皆出將相之手，而曰出家非其所能。然則出家豈細故哉？今剃髮染衣，便謂出家。噫！是不過出兩片大門之家也，非出三界火宅之家也！出三界家，而後名為大丈夫也。猶未也，與三界眾生同出三界，而後名為大丈夫也。古尊宿歌云：最勝兒，出家好，出家兩字人知少。最勝兒者，大丈夫也。大丈夫不易得，何怪乎知出家兩字者少也！

《大智度論》說：

如人閉獄，破壞桎梏，傷殺獄卒，隨意得去；又有怖畏，盜穿牆壁，亦得免出。聲聞者，但破吾我因緣生諸煩惱，離諸法愛，畏怖老、病、死、惡道之苦，不復欲本末推求了了，壞破諸法，但以得脫為事。大乘者，破三界獄，降伏魔眾，斷諸結使及滅習氣，了知一切諸法本末，通達無礙，破散諸法，令世間如涅槃，同寂滅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將一切眾生令出三界。

為什麼要幫眾生同出三界之家呢？因為三界中的一切都是無常的，這無常環境中所有的快樂都虛浮不實，本質是苦，即是苦諦所攝。佛法講苦、集、滅、道四諦，首

先就是苦諦。不僅窮人在苦諦中，富人也在苦諦中，不僅自己在苦諦中，父母親朋也在苦諦中。因此要推己及人，發大志願，起大精進，幫助三界眾生同出苦諦，安住大乘涅槃不異世間的常樂滅諦之中。如《法華經》（卷第二）說：

一切眾生，皆是吾子，深著世樂，無有慧心。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常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如來已離三界火宅，寂然閒居，安處林野。今此三界，皆是我有，其中眾生，悉是吾子。而今此處，多諸患難，唯我一人，能為救護。……汝舍利弗！我為眾生以此譬喻說一佛乘。汝等若能信受是語，一切皆當得成佛道。

總而言之，真正出家者要明確高遠的志向、樹立純正的動機。廣義來說，要對自己有崇高的期許，期許成為一位優秀的出家人。優秀出家人的素質可以從四個方面去衡量，即志、德、才、學。

第一是「志」。就是要立志。儒家談立志，佛家講發願。世間但凡有成就的人，都是先有遠大志向的。身為出家人，就更加要有志向。沒有志向就沒有方向，生命就沒有向上的動力。志向有多高，成就才會有多大。因此第一要立志。

立志是要立長志，不要常立志。志向一旦確定下來就不能輕易放棄，所謂「鍥而不捨，志在必得」，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不能退卻，要矢志不渝，終身努力去追求。《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二）說：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又曰：隱居求志。果何求歟？軻之言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此聖賢教人，披肝露膽處也。夫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此其志果何如哉！吾嘗觀世之學者，每曰有志於功名，或曰有志於富貴，或曰有志於忠孝，舉似可佳，及乎稍遇挫辱憂患、饑寒貧病、不如意事，則氣消神沮，呻吟困苦不可言；稍有忤逆，則忿不顧身；酒色淫蕩，則樂以忘生。是則居常所云志者，未見如孔之所教不可奪，孟之所教持之也。此無他，蓋隱居未嘗求之耳。嗟乎！挫辱憂患、饑寒貧病、拂忤酒色不大於車轍，而人不小於螳螂也，竟無一怒以當之！此何以故？學者深求此，可與言志。

出家修行就要轉凡成聖！就要行菩薩道！就要成佛作祖！應該有這樣的膽識和氣魄！拿破侖有一句名言：「不想當元帥計程車兵不是好士兵。」同樣，不想成佛作祖的出家人就不是一個優秀的出家人。有人可能想：「我條件這麼差，哪裡敢談成佛作

祖！」這是不相信自己的潛力，其實也是不相信佛法。

《成唯識論》（卷第六）說：

云何為信？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然信差別略有三種：一信有實，謂於諸法實事理中深信忍故。二信有德，謂於三寶真淨德中深信樂故。三信有能，謂於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

佛語真實不虛，我們應該深心信受，即要深信自己的潛力，不要小看自己，更不要自暴自棄。俗話說：「人窮志不窮。」何況我們得到了易於修道的殊勝出家身！弘一大師在《青年佛徒應注意的四項》一文中說：

不可說我是一個平常的出家人，哪裡敢希望做高僧、做大菩薩？凡事全在自己做去，能有高尚的志向，沒有做不到的。諸位如果作這樣想：「我是不敢希望做高僧、做大菩薩的。」那做事就隨隨便便，甚至自暴自棄，走到墮落的路上去了，那不是很危險的麼？諸位應當知道：年紀雖然小，志氣卻不可不高啊！

第二是「德」。就是依志行道過程中，內化於心、示於身口的品德、德業，它是更具體的一些德目，範圍很廣，可以說五戒十善、六度萬行、儒家提倡的孝悌忠信等種種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情，對自己和眾生有利的身、語、意三業品行，都可以算是隨順菩提道的「德」。

社會上各行各業都講職業道德：當醫生的要有醫德，練武術的要有武德，做老師的要有師德。行醫的人沒有醫德的話，哪天心情不好了，隨便開藥給病人吃，吃下去病可能會加重。練武的人也是一樣，自己身上有功夫，如果不高興的話，隨便給人家指一下、點一下，人家就殘廢了。做老師的要教書育人，如果沒有師德，對學生不負責任，就會誤人子弟。不論哪一個行業，職業道德不好，這一行就幹不好。出家學佛，要圓滿福智二種資糧，更要從積功累德開始。福德不足，智慧就無法開啟。

蓮池大師輯錄的《緇門崇行錄》中，針對一些修行人忽視德行、空談智能的時弊，將出家人所應實踐的德目分為十條：清素、嚴正、尊師、孝親、忠君、慈物、高尚、遲重、艱苦、感應之行。其序文中說：

僧問：沙門奚事？曰：事道事。道孰為本？曰：德行為本。僧云：甚矣！子之固也。利以慧入，鈍以福修，沙門者取慧焉足矣，德行奚為？予

曰：先民有言：德行，本也。又云：士之致遠者，先器識。況無上菩提之妙道而可以受非其器乎哉？師子之乳，匪琉璃瓶，貯之則裂；舉萬鈞之鼎而荷以一葉之舟，不顛趾而溺者幾希矣！今沙門稍才敏則攻訓詁、業鉛槧，如儒生；又上之則殘撫古德之機緣而逐聲響、捕影跡，為明眼者笑。聽其言也，超佛祖之先；稽其行也，落凡庸之後。蓋末法之弊極矣！予為此懼。集古善行，錄其要者，以十門羅之。何者？離俗染之謂僧，故清素居其首。清而不嚴，狂士之清也；攝身口意是諸佛教，故受之以嚴正。嚴正由師訓而成，師者，人之模範也，故受之以尊師。親生而後師教，遺其親是忘本也，戒雖萬行，以孝為宗，故受之以孝親。忠孝無二理，知有親不知有君，私也；一人有慶而我得優遊於林泉，君恩莫大焉，故受之以忠君。忠盡於上交，而惠乏於下及，則兼濟之道虧，故受之以慈物。慈近於愛，愛生著，出世之礙也，故受之以高尚。高尚非潔身長往而捨眾生也，欲其積厚而流光，故受之以遲重。遲重而端居無為，不可也，故受之以艱苦。勞而無功則苦難而退，因果不虛，故受之以感應終焉。十行修而德備，則任法之器也。地良矣而後佳種投，心醇矣而後至言入，無上菩提庶可希冀。不然，一鄙夫耳，人道未全，焉知佛道？！即使利根多慧，而慧彌多障彌重，將安用之？僧云：吾法一塵不立，十行何施？予曰：五蘊紛紜，四大叢沓，何謂無塵？僧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予與一掌曰：學語之流，如麻似粟，未在更道。僧無對，艴然而起。予笑曰：蔽面塵埃，子何不拭？慎之哉！毋升高不自卑，無妄談般若自取殃咎，無醉於虛名。修其德，殫其精誠，以致力於道。力極而心通，然後知不撥萬行、不受一塵，終日不空，終日不有，夫是之謂真慧。願吾子究心焉。予未聞道，兼薄於德，今為此書，惟務救時弊而酬佛恩耳。明達之士苟不因人棄言，幸展轉以告夫禪者。

第三是「才」。就是才能、技能，它包括共世俗和不共世俗兩部分。什麼叫共世俗，什麼叫不共世俗呢？有些技能和世俗的相同，有些技能則不同。比如說出家人有電燈、電腦、音響，在家人也有這些，至於電燈怎麼修理，電腦怎麼使用，音響怎麼配備，跟世俗是一樣的，我們不可能另搞一套。還有一些技能與世俗是不一樣的，比如拿炒菜來講，我們炒素菜，跟在家人炒葷菜不同，炒的方法、調料的配製都是不一樣的。再比如說做海青、袈裟，寺院的建築布局，殿堂裡佛像的造型，各種供品乃至於寺廟裡一花一草等種種的擺設，所代表的佛法內涵和寓意都是世俗上面沒有的。像

有的寺院門口的台階特意做成三十七級，表示三十七道品，世俗人就不會這樣做。可能也有三十七級的台階，但他們不會特意用來喻示三十七道品。這些方面就是不共世俗的部分。

共世俗與不共世俗的才能，出家人都要會一些。因為要住持一個道場，成就大眾的修行，就要做事。要弘揚佛法、接引眾生，就更要做很多的事。要做事就必須有才能，沒有才能也是不行的。過去講叢林四十八單執事，樣樣都要擔，樣樣都要會，這就需要在承擔、歷練當中去不斷學習，培養各種能力和才幹。

第四是「學」。就是學問，也有世間學問和出世間學問兩種。世間的學問就很多了，理工、文史、哲學等等，尤其現在這個科技高度發達的時代，學科越分越細，越分越多，可以說是數不勝數。出家人出家以後，原則上是以出世間的佛法為主，以世間的學問為輔，因為世間的學問再怎麼研究，也難識人生真相，解決不了煩惱的問題、生死的問題。世間人學問越多，往往知見越多，煩惱越重。佛法的學問則是越研究，對人生的真相越清楚，煩惱越微薄。因為佛法真正要解決的是生命苦樂的問題，要對治的是貪、瞋、癡三毒。一切煩惱都是從三毒分下去的，六根本煩惱（貪、瞋、癡、慢、見、疑）、二十隨煩惱（忿、恨、覆、惱、嫉、慳、誑、諂、害、憍、無慚、無愧、掉舉、昏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八十八使等等，分下去很多很多，但根源都是三毒。三學就是對治三毒的。皈依三寶，修學戒、定、慧三學，對治貪、瞋、癡三毒，然後才能清淨身、語、意三業。出家人又名沙門，沙門是勤息的意思，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最終從生死輪迴中解脫出來。因此佛法的學問與世間的學問有著本質的不同，所要解決的問題、採用的方法、得到的結果都是不同的。出家學佛，一定要把握住這個根本，否則即使教理學得再多，講起來頭頭是道，卻不能回歸自己的內心而調伏煩惱的話，那所學的道理全部都只是知識，反而可能助長煩惱。如《淨心誠觀法·誠觀五停心觀法第三》（卷上）說：

世人習多聞，未曾行一分，妄情取妄法，諍競起紛紜。入道依次第，戒定自資薰，淨命如迦葉，勿得同六群。

當然，為了降伏外道邪教、利益社會人群等目的，也需要特別學習一些世間學問，但不能荒廢佛法正業，如《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說：

又《菩薩善戒經》云：菩薩不讀不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頌書疏者得罪。不犯者，若為論義破於邪見，若二分佛經，一分外書。何以故？為

知外典是虛妄法、佛法真實故，為知世事故，不為世人所輕慢故。以此文證，佛法學人若一向廢內尋外，則便得罪。縱解理行，唯可暫習，為伏外道，還須厭離，進修內業，務令增勝。若偏耽著，則壞正法。

又說：

今且略論中下之人，薄學淺識，謂智過人，起大憍慢，放誕形容，陵蔑一切，籠罩天地，踦踞師長之前，叱吒尊人之側。道本和合，恭順為僧，既心形乖反，豈成僧寶也？！或有專讀外典，歌詠琴棋，諷誦詩書，徒消日月。內教法藥，救生為急，文奧理深，辭華秘博，能解一句，演無量義。新舊經論，卷軸數千，曾不窺檢一句之義；外書不急之事，日夜勤學。若恐白衣笑我無知、不學世典者，何如俗人問我經義不能答耶？居內不聞於外，未足可羞；在內不解於內，恥辱彌甚。

好心出家的同學，務必要牢牢把握住根本，出家人的正業就是修學佛法，以佛法來攝取世間法。如果不顧正業而一味去忙別的，就是捨本逐末，豈不是辜負了自己的初心？！

以上四個方面的素質——志、德、才、學，可以作為指引和策勵自己成為一個優秀出家人的要素。

認識了優秀出家人應具備的一些基本素質，還要特別明確自己作為出家人的責任。所謂責任，就是本來我們應該去做的，而不是自己額外發心要做的。如果沒有基本的責任心，就是缺乏志向和道德的表現。不妨換一個角度來想，身為一個出家人，剃除鬚髮，著解脫服，社會上的人認為這就是一種職業，既然是職業，就跟各行各業一樣，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和責任。就像社會上醫生要救死扶傷，交警要維持交通秩序一樣，要風雨無阻才行，這就是一種責任。

出家人應該擔負起什麼樣的責任呢？有兩個方面：一個是佛教責任，一個是社會責任。

出家人對佛教的責任，就是要住持正法、令佛法久住。對於在家人而言，他們在社會上生男育女、勤奮工作，為人類延續和家庭安樂盡責任。出家人已經把這個責任捨掉了，到佛門裡來，如果沒有真正擔起住持正法、令佛法久住的責任，也就失去了作為一個出家人的意義。

佛陀傳下來的正法有兩種：世俗正法與勝義正法，也就是教正法和證正法。前者是通曉經律論三藏教理的教量，後者是依著三藏教理實修而獲得的相應戒定慧功德的

證量。兩種正法都要靠人來傳持，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也說：

如《毗尼母經》云：若出家僧尼，有五法因緣能令正法不速隱沒。一者，所誦習經文句具足，前後次第、所有義味悉能究盡，復教徒眾弟子同己所知。如此人者，能令佛法久住於世。二者，廣習三藏，文義具足，復能為四部之眾如所解教之，其身雖滅，令後代正法相續不絕。如此人者，能使正法不墜於地。三者，僧中若有大德上座為四部所重者，能勤修三業，捨營世事，其徒眾弟子迭代相續皆亦如是，此亦復令正法久住。四者，若有比丘其性柔和，言無違逆，聞善從之，聞惡遠避，若有高才智德者，訓誨其言奉而修行，是亦能令佛法久住。五者，若比丘共相和順，不為形勢利養朋黨相助、共諍是非。如此五事，能令正法流轉不絕。

由此可知，只有出家人在教、證二法上精進修行，才能住持正法。而且只有一代一代的出家人把教、證二法傳承下去，正法才能久住世間。所以出家以後要在佛法上面好好用功，修道有成，然後還要幫助更多的人出家修行、有所成就。這樣僧種才不會斷絕，佛法才可以延續。反過來說，如果沒有人出家，或者出家人不好好修行，那正法就不存在了；如果出家人只顧自己修行，不成就別人出家，不去培養僧才，那以後僧種都斷絕了，佛法也就沒有辦法延續下去。

以上就是出家人對佛教的責任。那麼出家人對社會要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呢？就是要弘揚佛法、普度眾生，發揮佛教應有的造福社會、利樂人群的功用。通過寺廟這個平台以及其他現代化的弘法方式，把佛教裡積極、健康、正面、善良、智慧、慈悲和有益的內容傳遞給社會大眾，從精神、物質等各個層面去幫助解決社會問題，為整個社會帶來和諧。進而引導更多的人去認識自己內心的問題，以及解決內心問題的辦法和途徑，讓佛門真正成為一個祥和社會、淨化人心的寶地。這就是一個出家法師對社會的責任。

現在社會上很多人不了解佛教，對佛教誤解、曲解甚多，又有不少人在傳播迷信，或者傳播似是而非的佛教，甚至傳播邪教，但是都說成是佛教。為什麼會有這些情況呢？就像現在有各種品牌的純淨水，有不少假冒偽劣的。但在古代，河流清澈，沒有污染，就不會有人賣純淨水，更不會有人假冒。用市場的原理來解釋，就是一個供求關係的問題。需求很多，供給不足，假貨才會有市場。現在佛教也是同樣的狀況，人們的需求很大，但是純正的佛法傳播得又很少，騙子才会有可乘之機。這也說

明雖然社會上很多人對佛教有需求，但缺乏佛教的基本常識，分不清楚究竟什麼是佛教、什麼是迷信、什麼是邪教，這樣才容易上當受騙，甚至誤入歧途。

因此作為一個出家人，如何將純正的佛法傳播出去，滿足社會的需要、大眾的需要，就很重要了。一方面是佛法基礎知識的普及，另一方面是幫助社會大眾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

現在的社會競爭激烈，人們忙忙碌碌，天天要上班、學習、開會、應酬，所關心的都是實際生活上的問題。佛教如何回應許許多多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各種苦難，幫助他們去化解問題，進而樹立對佛法、對人生、對未來的信心，使之逐步成長為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比較有素質的佛教徒，這不是單純進行佛法基礎理論的說教就能奏效，還要認識社會因緣和在家人的現實苦惱，並且以接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們所比較容易接受的方式來弘法，也就是要契理契機。這就對出家人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我們對佛教、對社會應盡的責任。

三、依止師友團體，共住共學共事

怎樣走好出家之路？怎樣真正成為人天師表？怎樣擔當起對佛教和社會的責任？主要有內外兩方面的因素，內在的就是純正的發心和動機，外在的就是有良師益友的道場環境。

出家的發心和動機是首要的，祖師講「因地不真，果遭迂曲」，前面已經做了詳細論述。好道場也很重要，就如同世間人讀書求學一定要上好的學校，裡面老師的水平高，同學的素質也好，自己就容易學得好。因此在未出家以前，要選擇好自己出家的道場，剃度、受戒之後，再要選擇好自己修行的道場。

國內比較有規模的道場，無論南方、北方，大家都知道這些地方，雖然你不一定親自去過，一般會對它們的大概情況有所耳聞，自己就可以去選擇。

一旦選定了道場，就要讓身心安住下來。過去有一句話：「色身交給常住，性命付予龍天。」就是常住安排做什麼，自己就做什麼，安排怎樣學修，自己就怎樣學修，把整個的身、心、性命都託付給三寶，這是很重要的。而不是說出家以後，自己再去想一套，或者自己再去搞一套，這樣肯定不會有成就的。

安住道場了就容易安心修道。修道怎麼修呢？佛法學修總的來講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對整個佛法理路的了解，包括教、理、行、果等內容，無論是南傳、漢傳還是藏傳，首先要對佛法的理論體系有一個全面正確的認識；第二就是對佛法理論的信仰，這就比較難了，因為佛法內涵深淺不一，它跟前面對理論了解的多少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很多老年人並不懂得很多理論，但他就是相信；有些出家人理論懂得

也不多，信心卻很強；第三就是個人實際修學的能力和功夫，這是最關鍵的。這三者有時候是矛盾的，有時候理論很容易了解很多，但信心卻不足，信心不足導致行持乏力，缺乏恆心，修學就很難持久地進步。縱觀古今，很少有人能以個人的力量一直往上走，總是反反覆覆，進進退退。

那怎樣才能夠長期持久地進步呢？就要依靠僧團的力量。在一個清淨和合的僧團裡，師法友具足，能夠凝聚強大的善法共業，提供濃厚的修行氛圍。個人修行時，緣善法的力量就弱很多。例如佛在世時有一千二百五十位常隨眾，從古到今不管是南傳、漢傳、藏傳佛教都是依僧團的形式出現，這充分告訴我們要依眾靠眾，特別是現在這個雜染重、共業強的時代，修行的環境就顯得特別重要。有一個好的環境，就能夠使我們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得到保護，六根容易緣到善法，惡法的影響力量就小，功夫也就比較容易養成。如果經常接觸一些不好的境界，心田就會不斷地被腐蝕、被污染，心裡面的塵垢就會越來越多，對修行就會造成很大的障礙。

在一個有共同理念和完整修學模式，有具足教證二量的善知識攝受的僧團中，一群人依著佛法的次第修行，雖然有的人起步比較早，有的比較晚，有的進步快，有的進步慢，但大家聞思修都會有一定的功夫，總體方向是不會偏的。不是說今天你走在前面，你就永遠在前面，而是今天你在前面，過一段時間你可能就在後面。就像走路一樣，大家走的是同一條路，有時候你在前面，但有時後面人會超過你。我們很難知道別人有什麼功夫，只有走在最前面的，也就是修行到相當的功夫，能夠統理大眾的人，他才能知道其他人的功夫。所以如果個人的修行功夫不到家，就必須要依靠整個僧團的力量來保護、帶動自己。因為在善知識的攝受下，整個僧團的主方向是不會偏的，就可以在這個大環境中安心地一直往上走。儘管各人程度不同，修行的進程會有快慢的差別，只要有信心、恆心就可以走上去，一個時期會有一個時期的境界。

在僧團中要想長期穩定地學修，還需要把握好三個方面的緣，這就是與師友共住、共學以及共事的緣。

首先是共住的緣。我們是因為學佛而來出家，又共住在同一個道場裡修行，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值得好好珍惜。其實一個僧團就像一個家庭一樣，社會上是俗家，佛教就是佛家。每個出家人都是佛教大家庭裡面的一員，彼此就像兄弟一樣。

在俗家的時候，不會有這麼多兄弟住在一起，兄弟長大了就要分家。讀書的時候，從小學一直到大學，也都是各走各的地方，一家人一年到頭很難聚在一起。即便一家人在一起，也只有三、四口，現在超過四口人的家庭都很少了，四口人天天在一起基本上不可能。在學校裡也是一樣，同學們上課在一起，放了學也就各自回家，老

師下課也就跟學生沒什麼關係了。在單位裡面，下班後你做什麼，領導、同事也不會去管。真正要把一群人天天聚在一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出家人在寺院裡面，大家的年齡、文化、修養、經歷等等都是不同的，又能夠住在一個寺廟裡面，生活、學習、做事都在一起，並且相安無事，在社會上就很難得了。

一群人共住很難，長期共住更難。有的道場的人員來來去去，能安心住上十年的少之又少。每個人的因緣都不同，有緣才能共住，緣要不斷去創造。如果自己的緣不夠，又不去積極主動地創造因緣，緣盡了，自然就離開了。

怎樣去創造共住的因緣呢？關鍵是要把自己融入僧團當中，培養一種集體的觀念，遵守僧團的各項規章制度，在僧團當中盡量隨眾，多與大眾造共業。古德對於僧眾集體生活是很重視的，上殿、過堂、聽經，天天都要隨眾。因為沒有集體觀念的話，大家都以自我為中心，不可能和合共住。無論社會上還是佛教界，一個組織垮掉的重要因緣往往是大家沒有集體觀念、沒有公共意識。作為一個出家人，沒有集體觀念是非常沒有素質的表現，例如不隨眾、我行我素、覺得別人和我沒什麼關係等等；住在道場裡就像住免費旅店一樣，就不可能真正融入團體的共業當中，也不可能住長久。因此住在道場裡面，養成集體觀念是非常重要的。要知道我是集體的一份子，集體對我很重要，每個人對我都很重要。多為常住付出，承事大眾，廣積福德資糧，與常住的緣就會越來越深。

其次是共學的緣。共學是大家一起學，自己一個人學相對比較容易，大家一起學就不簡單，這就要結好與師友共學的緣，才能夠在僧團中穩步成長。在僧團中，要多看善知識、善友的功德長處，不要執取過失，更不能抱怨。如果常常看這個人不順眼、那個人有問題，埋怨這個不行、那個對不起我，這樣的話勢必人緣很差，就很難親近師友。大家能夠出家，在一起共學，這裡面有種種的前因善緣，大家要珍惜這個緣，不是說只要自己發心出家就可以了，有發心而沒有善緣是不會得到結果的。我們的善根需要在師友的培養下不斷地啟發、增長，比如拿一粒穀子到田里去種，需要陽光、雨露、人工、肥料等很多助緣才會生根、發芽、結果，如果你把種子丟到石頭上面，它就會幹癟，不能發芽。同樣的道理，你內在雖然有正因，但沒有善緣，甚至有惡緣，那你清淨的因種也發不起來。反過來說，你種負面惡法的因，對師友的觀過念怨、邪見、疑惑、傲慢等，如果一直在現行、增長，那你在僧團裡邊的路就注定走不下去，因為學修的支點沒有了，就會一直退步，到一定的程度就會退道還俗。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因果關係就是這樣的。對師友的觀過、邪見等是很重的惡業，是修行人的致命傷，會折損我們的福報，乃至摧毀我們的善根。更何況僧團之中凡聖交參，肉

眼難識，如《竹窗隨筆》中說：

十方僧眾賢聖出沒，我見之未嘗不敬，他未跪我先跪，他未拜我先拜。前有方上一僧，人以其醜惡藍縷，莫不輕藐之。及見吾，乃劇論《楞嚴》玄旨。你們決不可輕藐人，記取記取！

因此我們要把這種理念建立起來，時時刻刻不斷去種正因，努力與師友結善緣。與善知識的緣是第一位的，因為善知識是我們修行的所依，是一切功德的根本。對善知識要多了解、學習他的思想和理念，常常憶念他的功德和恩德，同時對善知識的教授教誡要體會意趣，並且盡力遵行。

與同行善友的緣也很重要，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修在一起依師學法，更能夠感得善知識的攝受，同時能夠彼此分享心得，讓修行的經驗快速傳遞增上。因此這個善緣絕不是表面上客客氣氣，同行之間要做到沒有什麼不可以談的，開誠布公，無纖毫之惡可瞞人，至少應該有這樣的知見認識。打開心胸、擴大格局，需要長期努力，非一兩年功夫就可以了。這一步做好了，不僅個人的成長會很快，僧團清淨、和合發展才有原動力，佛教興隆才有原動力。

因此在僧團當中，大家彼此間要做到充分了解，了解別人的長處就可以學習，缺點不足也可以理解、接納，要讓自己走進別人的生命，也要讓別人走進自己的生命。大家在共同研討、交流的時候，可以多講自己的生命故事：我這個人從哪裡來、什麼文化、在家的經歷、學佛出家的因緣，有哪些愛好、特長，過去的所學所修、所思所想、所做所為及心路歷程等。互相介紹，互相了解，彼此才能知道對方有哪些長處，有哪些挫折坎坷的經歷，以及生命的軌跡，就容易理解、體諒、尊重、接納，這也是修行的內容。僧團裡面產生的很多問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彼此之間不了解。不了解的話，怎麼能夠和合共學、共事？社會上的人很注重檔案，從小學到大學都有檔案，人事部門都了解，你這個人有什麼長處短處都清清楚楚了。清清楚楚有什麼好處呢？就知道怎樣揚長避短，讓大家發揮長處，避免或克服短處。

所以要學習去了解同行善友，要把它當作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很歡喜地去做。要了解人家，除了傾聽他的生命故事外，平時也要用心地交流互動，慢慢你就會知道別人為什麼學得這麼好，或者為什麼學得不好，這跟他的過去有沒有關係。有些人過去條件就好，所以現在也好；有些人過去條件不好，所以現在較差。不過雖然現在較差，比起以前的他，已經有進步了，值得好好地隨喜。因為人的業習氣是有連續性的，一下子改掉是非常不容易的，透過這些就容易理解對方。這樣持久地做下去，彼

此間的緣分就會越來越好。

第三是共事的緣。共事就是大家一起做事。學習佛法要理論結合實際，把它落實到生活中去。有的人在一起學習還可以，但是一起做事情就鬧矛盾。因為學習時談抽象概念，想著要成佛度眾生，而做事是具體度眾生。要度具體人，把抽象概念落實到具體的人事物往往就不好辦了。具體的人如何去面對？事情怎麼處理？採用什麼樣的方案？這時候理論與現實就不容易結合。每個人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各有各的一套想法。一般來講，在家人容易在物質利益上計較、衝突；出家人不會在意這些，僧團裡講持戒，財物歸公，不會去貪著物質的東西，但會對自己的想法很在意，這也會出問題，引起矛盾。

在一個有共同理念的僧團裡面，人與人之間不會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共事時的分歧都是來自於看法的不同。每個人對事情的看法就是自己建立的一個「宗」，「貪著自宗」就是一種執著，如《楞嚴經》（卷第五）講：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本來你腦子裡對任何事情都已經有了一個看法，然後當你遇到事情的時候，就再加上這個看法，這樣就麻煩了。因為你本來就帶著有色眼鏡在看問題，遇到事情的時候，會認為「就是這樣，沒有錯」，這就是執著之所在。如果覺得我們兩個都差不多，我為什麼要聽你的，那就麻煩了，肯定就會起爭執。反過來說，如果覺得對方有一個主張，我也有一個主張，你這樣做可以，我這樣做也可以，我來配合你，照你的意思去做，事情就很容易辦，自己心裡也會非常高興。所以菩薩為什麼要修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呢？就是在面對這種境界的時候，你很虛心、謙恭地配合別人，下次他肯定也會很主動地配合你。這就是因果，業感緣起。如果一件小事都放不下自己的主張，你非得這麼去做，下次他也非得那麼去做，共事時就不能互相配合。

因此大家在共事當中，彼此的看法不一致的時候，就要去調整自己，否則會有很多的煩惱、衝突引發出來。在僧團當中，同行善友間出了這些問題，要去禮讓、調心、對治，要慢慢地把過去在世俗社會中養成的種種煩惱習氣化解掉。當然這很不容易，因為它是多少年的熏習，已經根深蒂固。大家需要有一個磨合的過程，雖然會很苦，但是很重要。為什麼？它需要磨一磨，才能夠消業障，內心的煩惱怨氣就沒有掉了，心慢慢變得越來越調柔、靈活，越來越能夠互相配合、互相幫助。

同行善友在一起共事，要養成一種互相配合、互相幫助、互相依靠的精神。依靠是內心的深深認可，知道同行對我很重要，而不是依賴。佛菩薩也要依靠眾生，因為

要有眾生成為被度化的對象。要認識同行之間互相觀待的因緣條件，否則每個人都認為自己重要，自己所做的事重要，忽視外在的人事，則辦不成事。大家在一起要能共事，則要共學，共學則要共住。共事才能成事，成就住持佛法、利益眾生之事。

四、十條修學原則，精進努力行持

現在談出家修學的十條原則，這十條是對前面「志、德、才、學」的具體落實。學習了佛法的理論，卻不能在生活中實踐，得到真實的受用，那佛法就只成了知識，就和我們出家學法的本意相違背。我們每天做功課時念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念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等，如果沒有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改善自己身語意三業的話，念完以後，書本一合，就還給佛菩薩了。念久了也就不想繼續念了，因為自己缺少實踐，感受很淺，不知不覺都成講大話了。所以，這十條修學原則是對現代出家人提出來的，是經過長期以來的觀察、思維而總結出來的。

這十條原則不僅對個人而言是要真正去做的，而且對於一個僧團也應朝這個方向去引導，個人行為和集體行為相一致，僧團才能夠保持清淨和合。

（一）恭敬三寶

恭敬三寶，最重要的是培養我們對三寶的恭敬心、虔誠心和希求心，因為這是寶嘛！稀有、難得、尊貴，世間少有的東西，所以要去恭敬、尊重。如《法苑珠林》（卷第十九）說：

如《寶性論》云：三寶有六義，故須敬也。一者希有義：如世寶物，貧窮之人所不能得；三寶如是，薄福眾生百千萬世不能值遇，故名為寶。二者離垢義：如世真寶，體無瑕穢；三寶如是，絕離諸漏，故名為寶。三者勢力義：如世珍寶，除貧去毒，有大勢力；三寶如是，具不思議六神通力，故說為寶。四者莊嚴義：如世珍寶，能嚴身首，令身姝好；三寶如是，能嚴行人清淨身故，故說為寶。五者最勝義：如世珍寶，譬諸物中勝；三寶如是，一切世中最為殊勝，故名為寶。六者不改義：如世真金，燒打磨練不能變改；三寶如是，不為世間八法所改，故名為寶。

三寶寶貴，有大利益，所以要恭敬尊重。不僅居士要恭敬三寶，出家人更要恭敬三寶，否則不能得到三寶的加持，難以安穩學修和弘法，難以引導居士恭敬三寶，甚者讓人覺得連居士都不如，豈不自誤誤人、敗壞佛教！如《法苑珠林》（卷第十九）說：

又（三寶）具六意，故須敬也。一、佛能誨示，法是良藥，僧能傳通，皆利益於我，報恩故敬。二、末代惡時，傳法不易，請威加護，故須致敬。三、為物生信，稟承故敬。四、示僧尼敬事儀式故敬。五、令樂供養，法得久住故敬。六、為表勝相故敬。

《菩提道次第廣論》說：

自能如何恭敬三寶，則諸眾生亦能如是恭敬自故，所以要成人天師表、住持佛陀正法，必須從敬重三寶開始。

對三寶有沒有敬重心是絕對可以檢查出來的。過去好多出家人為了保護佛像、法寶，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說把佛像、法寶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這是很了不起的，我們出家人對三寶就是要有這樣的一種信心啊！就連社會上沒有佛教信仰的人，很多人心中對佛、菩薩還是有敬畏感的。他們到了寺院，不會在佛像前言行放肆。我們作為出家的佛弟子，更要對三寶有一種真實的敬重心。

現在一般人無論對佛寶也好，對法寶也好，對僧寶也好，恭敬心往往都是不夠的。過去佛經很少，能夠請到一本佛經，就會奉為至寶。現在印刷業很發達，到處都是佛經，自己就不容易珍惜、尊重了。在20世紀80年代初，佛經很難找到，連最常用的《阿彌陀經》、早晚功課本都很難，即使找得到也都是手抄、油印的，找到一本鉛印的都很不容易。那個時候「文革」剛結束，宗教政策才恢復，圓拙老法師是用複寫紙一本本複寫經文，然後油印，課本都是油印出來的。現在不同了，經書一多，大家就無所謂了。有時候看到從海外進口的精裝本，我們就會很高興。為什麼很高興？因為它的紙張、排版、美工等等很好，我們就喜歡去收藏。仔細反省一下，這種心態不是很好的，因為我們應當注重的是法寶的內涵，而不是外在的美工設計，這個因種錯了，來生自己可能會去當收藏家，而不會再出家做和尚。出家是要出離三界，首先要遠離物慾，你注重美工設計，這本身就是貪著物質的表現。對佛像也是如此，我們不能在佛像的質地上比較，這個佛像黃金做的，還是青銅做的，還是泥巴做的，更不能因為造型不美觀等原因而隨便加以譏毀。佛像是佛寶的代表，恭敬禮拜佛像，自己就得到好處，不敬輕毀就造惡業。我們一定要有這樣一種正確的認識，如《釋門歸敬儀》（卷上）說：

經云：造像如麥，獲福無量，以是法身之器也。論云：金木土石體是非情，以造像故，敬毀之人自獲罪福。莫不表顯法身，致令功用無極故。故使有心行者對此靈儀，莫不涕泣橫流，不覺加敬，但以真形已謝，唯見

遺蹤，如臨清廟，自然悲肅，舉目摧感，如在不疑。今我亦爾，慈尊久謝，唯留影像導我慢幢，是須傾屈接足而行禮敬，如對真儀，而為說法。

對僧寶的恭敬也很重要。作為一個出家人，我們自己也是三寶當中的一員，有沒有把自己的出家相當成寶？有沒有把現出家相的其他人當成寶？值得好好地反觀。

出家人可以做人天師表、眾生福田，如果不把自己的出家相當成寶而自甘下劣，不重戒律，不如法修行，行為隨隨便便、馬馬虎虎，那就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不自尊、不自愛，愧對這個僧相！

我們看到其他出家人的時候，會不會覺得他是寶，很了不起，稀有難得？如果不把別人當成寶，而當成「破銅爛鐵」，看不慣，討厭、彆扭，進而輕慢、不敬、譏毀，那就自損福德、自障修行、破散僧團！

唐朝道宣律師在《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僧網大綱篇第七》（卷第九十二）中說：

若有破戒、作惡威儀，當共誦語乃至禮足，後生豪貴，得入涅槃。……況餘輕犯。破戒比丘雖是死人，是戒餘力猶如牛黃、麝香、眼藥、燒香等喻。破戒比丘為不信所燒，自墮惡道，能令眾生增長善根。」《大寶積經》說：「若在阿蘭若，志求無上道，不應見人過，自謂最尊勝。憍恣放逸本，莫輕下劣人，彼於遺法中，漸次而解脫。比丘雖破戒，深信於三寶，是則解脫因，不應見其過。摧伏貪瞋難，勿驚於放逸，餘習法應爾，是故不須說。若清淨比丘，伺他人過失，是最非真實，不名修正法。如理修行者，當須自觀察，求道諸比丘，捨離惡言論。常以歡喜心，獨處於閑靜。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八）說：

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雖有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而諸弟子多起諍訟，互相是非，佛復涅槃，當知是法不久住世。復次善男子，若佛初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有諸弟子解甚深義，復有篤信白衣檀越敬重佛法，彼諸弟子修和敬法，不相是非，互相尊重，佛雖涅槃，當知是法久住不滅。

當然，不觀過失不是不辨是非，而是不要執取過失、心生輕毀、口出惡言。特別是同一個行為，既可以從功德角度看，也可從過失角度看，不要僅從過失角度挑剔。

如《大智度論》（卷第二十三）說：

或見人有所思默無所說，便謂憍高自畜、不下接物；或見好下接物、恩惠普潤，便謂欺誑諂飾；或見能語善論，便謂恃是小智以為憍慢……若見持戒清淨者，便謂所行矯異。

弘一大師所輯《南山律在家備覽·出家宗致》說：

《業疏》續云：今世出家，翻種苦本，不畏沉溺，多起下業。故彼文（《大寶積經》）云：又有二癰，謂求見他過、自覆己罪。向諸行者知來實苦，決定現世不造苦因，如知火燒湯爛，無有納手足者，佛說罪事深宜遠離。以不信所燒，隨心造罪，更增俗人。

尤其有大功德人有時出現一些不如法的行為，我們如果觀過、輕毀，對自己的傷害會非常大。阿羅漢還有習氣所使的不如法行為，如《大智度論》（卷第八十四）說：

是習不名真煩惱。有人雖斷一切煩惱，身口中亦有煩惱相出，凡人見聞是相已，則起不清淨心。譬如蜜婆私訖阿羅漢，五百世在獼猴中，今雖得阿羅漢，猶騰跳樹木，愚人見之即生輕慢：是比丘似如獼猴！是阿羅漢無煩惱心而猶有本習。又如畢陵伽婆蹉阿羅漢，五百世生婆羅門中習輕蔑心故，雖得阿羅漢，猶語恆水神言：小婢止流。恆神瞋恚，詣佛陳訴，佛教懺悔，（畢陵伽婆蹉）猶稱（恆水神）小婢，如是等身口業煩惱習氣二乘不盡。

初地菩薩持戒還不能完全清淨，到二地菩薩才完全清淨，八地才斷盡煩惱，而且還有高地菩薩示現逆行，更不可輕毀、不敬。

一個僧團中難免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看到不好的行為、現象，如果是小惡或者只是小的不良習慣，要體諒包容，善巧勸說、化導；如果是重大的破戒作惡，乃至破壞僧團，我們就不要附和、隨順，而要適當勸諫、阻止，或向僧團負責人報告。不管怎樣，不應瞋怒、排斥、宣揚過惡，而應慈悲、幫助，不失恭敬，就像戒律中勸諫破戒比丘，仍然稱呼「大德」。趙樸老在《白馬寺一席談》（1992年4月12日）說：

「你看到現世間一些不好的東西，這很平常，你說是普遍的，這不錯，但是勿做惡事嘛！這裡要靠自己發大願。……你不要說好像在佛教界外面對很多現實不滿，在佛教界裡面對現實就那麼滿意嗎？不見得。因為還是在這個世界上。唐太宗曾經問玄奘法

師：你們僧伽、僧團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呢？玄奘答了八個字：魚龍混雜，凡聖交參。深潭裡有魚、有龍，是混雜的，有凡人，也有聖人，是交參的。純而又純，是找不到的……要這樣想：正因為世界上還有許多不合理的事，所以我們佛教要普度眾生，要在這個世界上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出家人要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先要帶頭從恭敬三寶開始做，特別對僧人，不論有德、無德，都不應輕毀。如《菩提道次第廣論》（卷第四）說：

若於僧伽或出家眾，持沙門相及於其相不罵不毀，又一切種不應分黨、視如怨敵，云：汝等、我等，應當敬重，猶如僧寶。《勸發增上意樂會》云：希樂功德住林藪，不應觀察他過失，不應起心作是念，我是超勝我第一。此驕是諸放逸本，永不應輕劣苾芻，一劫不能得解脫，此是此教正次第。

特別不要因為看見上座法師一個過失，乃至一次過失，就耿耿於懷，從此不再信敬，即使他講佛法正理，自己也認為他是說教、言行不一等等，不願聽受。有人認為這是依法不依人，認為他言行不如法，即使他是大德、老和尚，我也不聽他的。這其實是倒執經義，因為「依法不依人」重點是自己要全心求法、依法，不是求全責備別人依法。即使對方是破戒之人，如果講說佛法道理，我們就要敬重聽受，如釋迦牟尼佛過去生還從外道、羅剎捨身求法。當然，如果是大德高僧，所說有不如理處，我們可以不接受，或暫且存疑，但不應以瑕掩瑜、因噎廢食，更不可輕毀、不敬。「依法不依人」也即要在法上分別，不在人上分別，唯法是求、唯法是依，恭敬所有的說法者。這是敬僧，更是敬法。

有的人學了一些佛法，就拿著法觀察周圍的人，沒有一個清淨如法的，沒有一個值得自己尊重求學的，這種狀況就非常糟糕。尊重法、以法觀察是沒錯的，但先要以法觀察自己，特別要「依智不依識」，而初修者往往在凡情妄識中，被我執、我見所迷，說是「依法」，其實是「依我」而已。明朝滿益大師在《靈峰宗論》（卷第二）中說：

流俗知見，不可入道。我慢習氣，不可求道。未會先會，不可語道。……自信己意，不可問道。……依文解義，不可會道。

因此一定要謙虛謹慎、恭敬三寶，特別要積極依師學法。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第一）說：

應如菩薩地（《瑜伽師地論·菩薩地》）中所說而正聽聞，謂應無雜染，不應作意法師五處。離高舉者，應時聽聞，發起恭敬，發起承事，不應忿恚，隨順正行，不求過失，由此六事而聽聞之。離輕蔑雜染者，謂極敬重法及法師，及於彼二不生輕蔑。不應作意五處所者，謂戒穿缺、種性下劣、形貌醜陋、文辭鄙惡、所發語句粗不悅耳，便作是念：不從此聞而棄捨之。如本生中亦云：處極低劣座，發起調伏德，以具笑目視，如飲甘露雨。起敬專至誠，善淨無垢意，如病聽醫言，起承事聞法。

其實三寶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佛是由法而成佛，成佛而說法，僧是依佛法而修行的。佛、法、僧三寶是一體的，不是對立的。敬佛就要敬法，敬法就要敬僧。在佛世時，釋迦牟尼佛自說「我在僧數」，也隨僧團接受供養，更表明三寶是一體的。如《優婆塞戒經》（卷第六）說：

觀如是已，平等奉施，如是施已，得無量福。是故我於《鹿子經》中，告鹿子母曰：雖復請佛及五百阿羅漢，猶故不得名請僧福，若能僧中施一似像極惡比丘，猶得無量福德果報。何以故？如是比丘雖是惡人，無戒多聞、不修善法，亦能演說三種菩提、有因有果，亦不誹謗佛法僧寶，執持如來無上勝幡，正見無謬。若供養僧，即是供養佛、僧二寶，若觀佛法功德微妙，即是具足供養三寶。

我們一開始就要培養這樣的觀念。當然要對所有的佛像、所有的出家人都有很深的恭敬心，也是很不容易的，但至少在我們的心目當中，要有比較相應的某一尊佛菩薩，一看到這尊佛菩薩就感到非常親切，有非常強烈的一種恭敬心、希求心。對出家人的恭敬心也是一樣，要慢慢去做，先從一個二個三個做起，慢慢去培養。儒家講推己及人，可以先在同一個寮房、堂口裡面，從我們周圍的人開始練習互相恭敬、互相尊重，然後慢慢養成對整個三寶都恭敬的宗教情操。

（二）尊師重道

尊師重道對於佛弟子是非常重要的。世俗對我們最有恩的是父母，而善知識的恩德比父母還要大，如《釋迦如來行跡頌》（卷下）說：

《慈悲懺經》云：師長之恩，過於父母。何者？父母雖愛其子，不能令出三界樊籠；師長教之以善，令離三有、趣向菩提故爾。

如果沒有善知識的引導、教授、教誡，我們自己很難學好佛法，因此在一開始就

要養成尊師重道的習慣。可是現在這個時代普遍缺乏這樣的風氣，弟子對師長不尊重，對師長講的佛法不以為然，覺得這些我也聽過，我自己也會講，這是非常大的毛病、非常大的邪見。做弟子的不尊重師長，這叫大逆不道，以這樣的心態來學佛，不可能學得進去。

對團體也是一樣，一個寺廟好不好，一個團體好不好，就看師道是否尊嚴。世出世間法都是一樣，如果師道尊嚴，這個團體肯定會非常優秀；反過來說，如果老師不像老師，學生不像學生，那這個團體的問題就會很大。整個佛法興衰的關鍵就在這裡，如《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上）說：

佛法增益廣大，實由師徒相攝、互相敦遇、財法兩濟，日積業深、行久德固者，皆賴斯矣。比玄教陵遲、慧風掩扇、俗懷悔慢、道出非法，並由師無率誘之心，資闕奉行之志，二彼相捨，妄流鄙境，欲令光道，焉可得乎？故拯倒懸之急，授以安危之方，幸敬而行之，則永無法滅。

學佛就是要從善知識身上吸收法雨甘露，所以需要好好依止。一旦選擇好了善知識，就要長期依止，不宜動輒離開。一旦離開了善知識，靠自己的力量很難將修學進行下去，或者盲修瞎煉，往往導致人法分離，不能調伏煩惱，漸漸就隨俗去了。

善知識是我們法身慧命的根本，離師無法，離法無成，真正修行必須深切認識這一點。我們可以看一看明朝蓮池大師《緇門崇行錄》中輯錄的古人「離師悔責」的公案：

唐清江，幼悟幻泡，禮曇一律師為親教師，諷誦經法，觸目而通。識者曰：此緇門千里駒也！嘗與師稍忤，捨而遊方，遍曆法筵，自責曰：天下行半，如我本師者鮮矣！乃還師所。當僧集時，負荊唱言：某甲再投和尚，惟願攝受！時一公詬罵，江雨淚懺謝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求哀再四，一公憫之，遂為師資如初。一公沒，謁忠國師，密傳心要焉。讚曰：捨聖賢而知非，當詬罵而不退，可謂明且誠矣！終傳心印，不有由乎！彼淺信之流，小嫌則長往不返，微呵則銜恨不忘，空遇明師，竟有何益？如逢帝主，不獲一官。惜哉！

蓮池大師對當時學人輕師慢法的現狀，發出這樣的感慨：

古之為弟子者，師沒而信愈堅。今之為弟子者，師存而守己易。所以者何？良由最初出家，實非欲依止真師、抉擇生死，蓋一時偶合而已。是

以其心見利則易，逢惡友惑之則易，瞋其師之訓以正也則易，甚而下喬入幽如陳相、罷釋事道如靈素者有之矣！又甚而太陽平侍者之流，未必其無人矣！嗟乎悲哉！

我們既然選擇了出家修行這條路，就要依師學法，就要對法有希求心，對善知識有恭敬心。古人說：「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對善知識的恭敬尊重，是學法的前提，這就要從前面的恭敬三寶，再過渡到對善知識的恭敬、承事。

弟子對師長如何承事呢？如《釋氏要覽》（卷上）輯錄：

《攝大乘論》云：始終承奉、不相離異名事。《四分律》云：弟子看和尚當具四心，一、親愛，二、敬順，三、畏難，四、尊重侍養承接。如臣子之事君父，如是展轉相敬重瞻視，能令正法久住，增益廣大。《屍迦越經》云：弟子事師有五事，一、當敬難之，二、當知其恩，三、所教隨之，四、思念不厭，五、當從後稱譽。《長阿含經》云：為弟子當以五事敬事師長，一、給侍所須，二、禮敬供養，三、尊重戴仰，四、師教誨敬順無違，五、從師聞法善持不忘。《毗奈耶》第三十五卷佛為高勝比丘說事師法略云：凡為弟子，於師主處常懷恭敬，有畏懼心，不為名，不求利養。當須早起，親問師之四大安隱，起居輕利，除小便器。每於半月，觀曬床席。若不依師，得越法罪。

《十住毗婆沙論》（卷第十七）說：

若行者欲從他求智慧，應捨身命，捨者為智慧故。勤心精進，恭敬於師，不惜身命。……若受法者心無諂曲，不惜身命，晝夜恭敬，始終無異，雖能如是，猶不報師所益論議智慧之恩。是故弟子應離諂曲心，捨貪惜身命，破於憍慢。若師輕蔑及以敬愛，心無有異。當生深愛心、第一恭敬心，應生父母心，應生大師心，應生善知識想，應生能為難事想，應生難報心。若師聽，則受所常行事，不須師教，餘事則相望師意，隨事而行。師所愛重，隨而愛重。不應因師求於世利，莫求師讚歎，莫求名聞，但求智慧法寶。師有謬失，常應隱藏；若師過釁若彰露者，當方便覆之。師有功德，稱揚流布。深心愛樂，聽受持解，思惟義趣，如所說行。求自利利他者，莫為結弟子，莫為大弟子，莫為垢弟子，莫為衰弟子，莫為無益弟子，無如是等過，但住善弟子法中，供給於師。如《般舟經》說：佛告毘陀婆羅，若菩薩欲得是三昧者，應勤精進於諸師所，生尊重心、難遭

心。若從口聞，若得經卷處，於是師所應深心恭敬，生父母心、善知識心、大師心，以能說如是法助菩提故。毘陀婆羅，若求菩薩道者，若求聲聞者，所從師讀誦是法處，不生深恭敬心、父母心、善知識心、大師心，能得誦利是法，令不忘失、久住不滅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毘陀婆羅，以不恭敬因緣故，佛法則滅。是故毘陀婆羅，若求菩薩道者，若求聲聞者，於所從聞、讀誦書寫是法處，生恭敬心、父母心、善知識心、大師心者，於所讀誦書寫未得者令得、已得久住，則有是處。何以故？以恭敬心故，佛法不滅。是故毘陀婆羅，我今告汝，於是師所應生深恭敬心、父母心、善知識心、大師心，是則隨我所教。

(三) 防護六根

經論上講六塵如賊、六根如媒，會盜走我們的功德法財，如《楞嚴經直解》（卷第四）說：

六為賊媒者，外之六塵為賊，內之六根為賊之媒。六賊在外，由媒引入，如世間作賊，必有牽引指授者，此牽引指授之人即是賊媒。今六根是心王驅役之臣，反引外賊劫自家寶。家寶者謂心王本有一切功德法財，恆沙性德，多為六種根塵消耗，故喻如劫家寶也。

因此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要防備保護好，不然修行的功德就會流失掉。舉一個容易體會的例子：出家人上網，如果單獨一個人，功夫又不是很好的話，看到不健康的內容出現，就會跟著去看，看完後妄念紛飛、身心不靜，修行就會受到很大影響。那防護六根從什麼地方去防呢？從能夠引發煩惱的境界上去防，也就是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的境界上去防。

具體如何去防護呢？有兩個層次，外無為及內無為，如《翻譯名義集》（卷第五）說：

須知無為能殺其賊。故《安般守意經》云：有外無為，有內無為。外無為者，眼不視色（色壞我眼，為恩愛奴，一角大仙因著色故，頸騎淫女），耳不聽聲（鼓樂歌笑，聞生惑著，五百仙人聞女歌聲，皆失禪定），鼻不受香（種種香氣，動諸結使，愛蓮華香，池神訶責），口不味味（沙彌味酪，為酪中蟲，何況貪食酒肉蔥薤），身離細滑（智論明術婆伽憊火內發，燒身為灰），意不妄念（《楞嚴》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惟無念三昧經》云：人生世

間，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穢念多故。一善念者，得善果報，一惡念者，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若攝念者，心不放逸。內無為者，數息、相隨、止、觀、還、淨（此名六妙門，一、數息，二、隨息，三、止，四、觀，五、還，六、淨）。

第一個層次「外無為」，是讓六根遠離引發煩惱的六塵境界，也就是根不對境。平常我們根對境的時候，比如說你的眼睛看到好看的东西，會容易起貪心，看到不好的東西就起瞋心，那你就不要去看這些東西，就不會起貪瞋煩惱；耳朵經常聽靡靡之音、世俗歌曲，就會生起貪心，那你就不要去聽它，這樣就是對自己的一種保護。儒家《弟子規》也講：「鬥鬧場，絕勿近；邪僻事，絕勿問。」這實際上同我們佛教裡面講的防護六根是同一個道理。也就是說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觸的應該和善法有關，多接受好的東西，不要去接受壞的東西。人就像一部電視機一樣，六根就像六條天線，看你收什麼台，去緣什麼境。如果把污七八糟的台都收進去，就麻煩了。初出家的人對於這些染污的境界一定要適當遠離，否則難以修行。就像體弱多病的人住醫院隔離療養，就不要隨便跑出來吹風淋雨，不要隨便吃不宜的食物，否則身體難以康復、強壯。

現在是內容時代，出家人要弘揚佛法，就要掌握一些世俗的工具和技能，比如說電腦、網絡等等。但是如果不注意防護六根的話，就很容易接受一些現代文明的垃圾，因為電腦、網絡等，都具有兩面性，它可以用來辦公、教育、弘法，但是你如果把它們用到負面去，打電子遊戲，上網去看非法非禮的圖像、內容，慢慢地深迷其中不能自拔，對自己就是很大的傷害。手機也是一樣，它對做事是有利的，有時是必要的，但對於出家人而言，你要是天天胡亂打電話，不應該聯繫的人你跟他聯繫，那就不對了。我們在寺院、佛學院裡面，如果不做住持、當家，不當執事，那就盡量不要有這些東西，否則對自己學習、修行的妨礙就非常大。擁有手機，你的心自然而然就跟外面的人聯在一起了，心就不安了；網絡就更厲害了，在網上都跟那些虛擬世界的人去接觸，你覺得今天跟他聊得有意思就聊，沒意思就不聊了，因為反正你也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聊來聊去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你每天跟那些虛擬世界的人去玩，跟你周圍真正的同修卻不接觸，對周圍的人都不關心，覺得無所謂，這豈不是顛倒？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冷漠，孤獨感強烈，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我們在使用網絡的時候，要有所控制，盡量避免受到傷害。

第二個層次「內無為」，是指通過聞、思、修的用功，讓我們內心安住在正念上面，不隨煩惱轉。

防護六根非常重要，我們要對治內心的煩惱，前提就是防護六根。六根如果沒有辦法防護，或不去防護，那想要去對治煩惱，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丘戒律當中很多的戒條都是防護六根的，從衣、食、住、行到眼、耳、鼻、舌、身等等一系列的規範都是防護六根的，因為只有防護六根，才不會犯罪，煩惱才不會有現行的機會。

（四）修改習氣

習氣就是不良的習慣、不好的習慣。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習氣，佛法有八萬四千法門來對治。習氣來自等流，是多生多劫養成的。總的來說由於眾生的無明妄想，執著有個常一、自主的「我」，由此產生「我所」（我的身體、朋友、名譽、錢財等等）和人、我種種分別，一切煩惱隨之產生。

初發道心的出家人，在生活和學習上往往有很多不良的習氣、毛病。比如說有的人不樂於提前做事，總是事到臨頭才開始忙，這就是一種習氣。當然這是小小的習氣，還有更大的習氣，更大的習氣就變成業習氣。不論是小的習氣還是大的習氣，都是在不知不覺當中，一天一天慢慢養成的，比如貪睡、懶惰、懈怠、放逸，喜歡開玩笑、談是非、閒聊胡扯、固執己見、放縱威儀等等，這些對修行都是很大的障礙。修行歸根結底就是要修改我們的不良習氣，使身、語、意三業與佛法相應。

怎樣去修改習氣呢？

首先要知道自己有哪些習氣。你先知道這是一種習氣、那也是一種習氣，第一條是什麼習氣，第二條是什麼習氣，第三條是什麼習氣……這些習氣是什麼樣的表現？不能含含糊糊。如果你認為自己都沒什麼習氣，或者雖然籠統地說「我的習氣毛病很多」，但具體的卻講不出來，那怎麼談得上去改呢？

怎麼樣知道自己有哪些習氣呢？要去檢查。有的習氣自己能夠檢查出來，比如懶惰懈怠，心裡面沒有力量，緣不到善法，發不起精進，逃避學習，遇事推脫，這是很壞的習氣，一般自己能反省到。有的自己檢查不出來，這時就要去請教善知識、同參道友，請別人給我們指出來，虛心接受。因為習氣跟煩惱又不一樣，煩惱是內心裡面的東西，比如你坐在那裡，起什麼煩惱，人家如果不是功夫很好的人，要洞察是不容易的；習氣是可以表現出來的，別人就比較容易察覺。比如不喜歡跟別人說話，不喜歡與人溝通、互動，就是一種不好的習氣，這樣就容易故步自封，自搞一套，障礙自己向師友學習，同時也會給別人造成一種冷漠感、距離感，很難統理大眾。對這個毛病，可能自己不認為是問題，但別人看會很明顯。

其次是自己要不要去修改。要知道這個習氣對自己的修行有什麼影響，不改的話

有什麼過患，這樣才有動力去改。

第三是怎麼修改。我們要修改習氣，第一步要讓自己融入僧團的共修氛圍當中，做好隨眾，功課穩定，多緣善法，正念常在，保持一個穩定的身心狀態，這是重要的基礎條件。

第二步就是要去著力修改、對治，要依著善知識的教授、教誡進行，先改哪個、後改哪個，向什麼方向去調整，都需要過來人的指導。不要一下子去改很多，先集中精力改一個，其他的放緩，幾個習氣一起改不容易。改一個習氣上有了經驗，再改第二個就相對容易。

我們走出家這條路是逆生死流，所作所為完全與自己的世俗習性相反。在世俗追求的是五欲，出家剛好要放掉五欲；世俗是增長自我，出家則是要破除自我。而世俗中的習性往往是多生多劫串習成的，因此修改起來很不容易，必須打起全副精神。古人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否則稍微放鬆一點，就會被習氣打敗。我們可以看一看古德是怎樣和習氣作戰的，在憨山大師《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中記載了達觀禪師（紫柏尊者）的一段公案：

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誤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倍之。知事愕，不知為誰，頃師授杖，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乃云：眾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面，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

紫柏尊者示現犯錯，警醒後人。他沒有給自己找理由開脫，而是讓知事痛打他三十棒。最後這句話特別值得我們記住：「眾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面，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因此我們要學習祖師的行誼，發大精進力去挑戰習氣、毛病，功夫才能大進步。這是要付出代價的，並且很苦。雖然很苦，但是很值得，因為苦盡甘來。反過來說，不改難道就不苦嗎？也一樣是苦！無始以來的習氣帶給我們的永遠是生死輪迴的痛苦，修行就是要逆生死流去拚搏，才能夠得到解脫。

（五）培養信心

什麼是信呢？《成唯識論》（卷第六）說：

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為性。

實、德、能就是三寶的真實性和大功德以及自己證得這些功德的能力，深忍樂欲就是發自內心的認可，並想得到它的一種好樂心，心淨為性是說它的特質是清淨無染

的。

信心不是比量。學習佛法單純靠從文字上理解認識還不夠，最重要的是信心，要看自己信不信，信到多深多強。信跟人的認識理解和承認不一樣，承認有佛與不信佛的心態可能是一樣的，承認有佛與內心上面有力量是不一樣的。

對三寶的信心如何去衡量呢？比如我們看到一尊佛像、一本經典、一個出家人，你心裡的第一感覺是什麼樣的？再比如說你看到一尊觀世音菩薩塑像，看到媽祖的塑像，看到世間女人的塑像，你心裡應該有不同的感覺才對。如果是一樣的，分不出有什麼差別，那你對佛菩薩就沒有信敬心可言。再講簡單一點，你看影集裡面自己的照片，會有什麼感覺；看到你爸爸媽媽的照片，會有什麼感覺；看到跟你有怨有仇的人，心裡有什麼感覺，那就很明顯了。為什麼看到自己的照片、父母親的照片、仇人的照片，會有很明顯的感覺，而看到佛菩薩卻沒有感覺呢？這必須去反省、思考。你看自己特別重，那為什麼呢？這就是我愛執！你看到父母感覺很親，看到仇人很厭惡，這都是自己的分別心在顛倒分別計較。我們看到佛菩薩的聖像，為什麼不能引發內在的那種非常強烈的宗教情感？其根本原因就是對三寶的信心不足。信心充足的話，對三寶自然就會恭敬，如《釋門歸敬儀》（卷上）說：

興立敬本，非正信而不弘。無信必不興敬，有敬必先懷信。

人們很容易把佛當作歷史人物來看待，佛究竟有多麼殊勝？佛不共凡夫的身語意功德、神通、悲心、智慧等是否能夠確信？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了。

宗教歸結為信仰問題，說理是第二位的。信仰是聖教量，所有的言說、文字已經是比量了。認可承許了所學的理論，對人、對組織有信心，這還是從理論、感情上信，並不代表我們內心能跟得上，還容易退。真正的信心不斷地增長，前面的感情、理論就會淡化。所以經論上講，信心的特質是讓我們內心清淨，心淨為性，實在、輕安。

我們對三寶的信心要不斷去培養，才能在學佛的路上持久地前進，否則出家宗旨雖然很高，時間久了就容易退。倘若有過信心清淨境界，稍稍退時，還可恢復。如果本來沒有信心清淨的境界經歷，則出問題時就不知滑到何處。不妨打個比喻來說：信心猶如汽車裡面的發動機一樣，發動機正常，這部汽車才能安全行駛；如果發動機出了問題，汽車就開不動了，即使開動也是很危險的。所以信心就是我們出家人的發動機，需要不斷去增強、鞏固。

如果沒有信心，佛經就成了文字符號；若有信心，才會連成一體，融會貫通。佛是依法修成的，法是規範、標準、步驟，內在有信心的力量，法才會在自己的身心上

產生作用。有的人學佛很久，乃至於出家多年，都不一定清楚這些內涵，行為混同世俗，怎麼會有好的果報？信心培養起來，看經論才是活的境界，否則就是「一潭死水」。梳理清楚佛法的理路，然後講出來，這並不難，因為講說是認識、記憶層次上的問題，關鍵是自己有沒有真功夫。比如別人唱歌、打拳，我們也聽了、看了，但到底怎麼唱、怎麼打，卻不一定會。有信心的人講出來，別人就能體會到，進一步再做出來，才能影響人，否則講得久了自己也就不想講了，一定會產生疲厭。

信心本身是一個法門，「信為修要」，「信為道源功德母」。信心能否培養起來，以及強弱的差別，是檢驗佛法的境界在我們生命中產生作用的標準。如果信心清淨，就會感到離佛菩薩很近，也容易得到佛菩薩的加持，內在就會有無窮盡的動力，乃至於可以時時刻刻得到加持。反之，如果信心弱化，就得不到加持，內心沒有力量，法義思維不起來，對境界缺少判斷力，斷惡修善的力量弱，煩惱難以調伏。

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般若理趣分述讚》（卷第一）中，從十個角度闡釋了信心的重要意義：

一、成唯識云：信如水清珠，能清濁水，能治不信自性渾濁。所以兵、食、信三，信不可棄。二、《瑜伽》云：信為欲依，欲為精進依。故入一切法，欲為根本。作意所生，觸所集起，受所引攝，定為增上，慧為最勝，解脫為堅固，出離為後邊。信既為欲依，所以初說。三、學佛法者如大龍象，以信為手，以捨為牙，以念為頸，以慧為頭，於其兩肩擔集善法，此乃《大毗婆沙》說也。四、法為諸佛手，信為眾生手。故《俱舍》言：拔眾生出生死泥也。正宗既為佛手，序分生信則為眾生手，兩手相接，故登彼岸，出生死泥。次下兩解《最勝軍王經》意。五、泛大溟海，假手以行舟；度生死河，須信以發慧。六、遊大曠野，以手持杖，捍御群賊；遊生死原，以其信手持智慧刀，御煩惱賊。七、見珍財寶，手以採拾；聞法寶，假信而方得。八、信為聖財之初，故初令起。《顯揚》云：七聖財者，謂信、戒、聞、捨、慧、慚、愧。故初令生信也。九、信者，趣聖位之梯磴，故四十心以信為初。有信根、信力。有信根故，萬善因此而生；有信力故，四魔不能屈伏。十、諸論云：信者，能越惡道，離貧賤因，故有四不壞信。由斯義故，一切經初置如是言（如是我聞），為令生信。

由此可見，一切的功德都是由信心而建立的。有了信心這個根源，我們信佛、學

佛、修行成佛才能夠水到渠成、快速、迅捷。所以修學佛法的初步就是培養對三寶的信心。

對於三寶的信心如何去培養呢？由於我們無始劫來輪迴生死，往下退墮的煩惱力量非常強盛，因此要刻意對三寶策發仰慕、祈求之心，信心才能生得起來。

對佛、法、僧三寶的信心，首先是要培養對佛的信心，對佛種種功德的信心培養起來，才會一步步去走。成佛是無限生命的最高目標，也是修行的最後目的，這種內心的動力非常重要。有此之後，我們對法的信心和希求才能不退。

有一次到一個地方，我看到許多人為死人燒黃紙與紙錢。一個老太太在那兒燒著，我問她：「為什麼不燒真錢，豈不更省事？」她笑著回答：「佛菩薩不要。」這種現象在不少地方都存在，去朝山的人很多，但正信的學佛人卻不多，迷信的人把佛與鬼神一樣看待。那怎麼樣才是對佛有信心呢？比如說，當我們看到佛像時，如果內心生起一種強烈的宗教情感，一種歸依之心，這可以說是信心。倘若我們不能對佛陀生起信心，這說明我們差得還很遠，說明我們很無知。那應該怎麼辦呢？

首先要了解、思維佛陀的功德，比如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功德。佛陀的身、語、意業是最極清淨圓滿的，恆時任運無間地饒益一切有情，但初心行人難以了解佛陀的無盡功德，這就需要不斷地聞思熏修，漸漸對佛陀的功德樹立一個正確的認識。這需要經常去祈求、供養、禮拜、憶念、思維，來調整自己以前對佛將信將疑的心態，將無明狹隘的心拓開，形成一種正知，逐漸培養一種增上緣，這樣的話，信心就能慢慢地在我們心中生起。其實我們跟佛相差甚遠，所以需要一生乃至生生世世不斷地來熏習、培養信心。

法是佛親口宣說的，是轉凡成聖的方法、途徑。但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雖然聽了這個法，但卻不能與它相應，原因往往是我們的基礎不夠，所以很重要的是認清我們目前的位置，知道該怎麼走，找到下手處，否則聽聞了很多法實際都用不上。在佛學院或寺院裡面，有時上午聽的跟下午聽的不一樣；今天聽的跟明天聽的不一樣；今天用功跟明天用功也不一樣；甚至聽的時候也是很亂。這是什麼原因呢？譬如我們上午聽的是四諦，下午聽的是十二因緣，明天早上又是六度。雖然說四諦、十二因緣、六度這些都是佛法，但是修的時候要一個法類一個法類去修，還要知道如何跟前面的法類連貫起來，這些都是成佛的基礎。成佛的基礎就是聲聞乘、緣覺乘，聲聞乘、緣覺乘不是我們的究竟目標，而成佛又太遙遠。因此我們就要尋找下手處、出發點，這就要從如何聽聞、如何親近善知識開始。聽聞佛法有什麼好處？這些好處我們是否深信不疑？該跟誰聽？怎麼去聽？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對整個成佛次第沒有真正的認可，那麼即使聽了很多

法，也很難用功實踐，這就要依靠善知識的引導，一步一步按照次第去聽聞和修習。「聽聞隨轉修心要」的關鍵是把善知識告訴我們的話聽到心裡，然後將我們整個的心意識專注在法上，這個法類就會在自己的身心相續上產生持續的力量。當我們真正得到了佛法的受用，逐步地擺脫了煩惱習氣束縛的時候，也就對法生起了真實的信心。

僧寶是清淨和合的出家眾，是一個團體的概念，是一群如法修行的出家人，包括賢聖僧和凡夫僧，因為尊貴所以稱為寶。作為一名出家人，理應用全部的生命去實踐佛法，完全地與法相應，因為我們無始以來的習氣很重，需要在師、法、友和合增上的團隊中改善自己。在團體裡要做到隨眾上殿、過堂、學習、出坡，在點點滴滴中去用功，直至最終成就道業。

現在比較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僧團裡面的僧眾在修行過程當中遇到問題的時候要去問誰？能夠信誰？要請教什麼人？第一個要能請教得到，第二個對他講的東西你能夠相信，這個就是親近善士、聽聞正法最關鍵的一個地方。譬如說在一兩百人的僧團裡，有些人只對師長很有信心，但對自己身邊的法師、同行卻沒有學習的心，沒有信任的感覺，有問題的時候，一般不願意去問周圍的同行善友，即使同行給我們一些忠告、勸諫，我們也不樂於接受。這種狀態是不正常的。如果僧團中的每個人都要由師長親自去調伏的話，那一旦師長圓寂，這個僧團就維持不下去了，因為這是一種單線作用。其實在一個僧團中，師長不可能花同樣的心力去帶每一個人。僧團學修必定是層層帶動的模式，就像火車一樣，車廂是一節掛一節的，因此我們應對帶自己的每一位法師恭敬，培養信心，對同行善友感恩，相信法師能教導我們，同行能幫助我們。並且要遵守法師的引導，聽聞後必須盡力心隨法轉、依法而行。出了家要是不聽從引導，繼續按照我執習氣去辦的話，根本就不可能走得上。如果你對帶自己的人都不信不過，都沒有學習的心，就沒有條件去跟更高明的善知識學。這個就是依僧與依師的關係，所以我們要通過上面的一種教授去親近善知識，依師、依僧團學修。

總的來說，在信仰上，我們應該對佛、法、僧三寶做到信、願、行堅固。一個人不能學有所成，所有一切歸根結底都歸到對三寶有沒有信心，信心是一切善法的根源。

（六）樹立正見

信心建立起來以後，還要樹立正見。出家跟在家的佛教徒，有一定的區別，在家的佛教徒貪愛一般會比較嚴重，出家的佛教徒則比較容易有邪見，這是最嚴重的問題。邪見不一定表現在不信因果、輪迴，往往表現在對於什麼是佛法、修行之路應該怎樣去走、個人修行與團體修行的關係等問題的看法上。比如說有一種觀點，我只要念一句佛號就好，什麼都可以不要學了，這種觀點是不是正確呢？要是出家法師都不

會講經，甚至《阿彌陀經》《無量壽經》都沒人講，那麼怎麼讓佛法傳持下去？怎麼讓眾多人深入地信佛、念佛？印光大師勸人老實念佛、不要雜修，自己也精進念佛，但大師還數次閱藏，並通達儒學，不然怎能那樣辯才無礙、廣弘淨土法門？我們不能執著個人孤陋寡聞的片面知見去代表整個佛法，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對於初學的人，更要注意這一點。

通常的情況下，「老修行」的見解也容易有問題。越是有修行，見解就越是固執，因為他執著於一點，就是說我自己是這麼學、這麼修的，這樣用功就是對的，所以他就會很執著，最後就著魔了。這是執法，執法以後就變成法執，所以在《金剛經》裡面講「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就是破這個執的。法就是規律，我們的心應當按照這個規律去緣、去走，但是如果執著於某一點，你就走不動了，心就停留在這一點，你的心就死了。這個心結如果打不開，就無法走上去。當然這需要比較深的一種功夫，尤其是要依靠善知識的指導。

（七）刻苦修學

刻苦這個詞，在差不多二十年前還經常提到，那時候物質生活比較差，大家都比較容易刻苦。現在生活改善了，很少有人說到刻苦的問題，往往物質條件稍微差一點，大家就會受不了。舉個例子，我們出家人每年都要結夏安居，用功辦道，在盛夏暑熱的時候，如果殿堂、教室裡沒有空調、電扇，還要你去打七、拜佛、唸經、學習，你能堅持得下去嗎？其實我們應當這樣想：煉鋼廠的工人們幹活熱不熱？鄉下的農民們種田熱不熱？不管怎樣，我們比那些在烈日炎炎下工作的人們條件要好。我們出家修行用功，不能被天氣熱嚇唬住，六度中的忍辱就包括了耐苦忍，安居不是去哪裡避暑，避暑還叫什麼安居？作為一個出家人，就是要有這樣的精神：無論條件怎樣艱苦，別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別人能吃的，我也能吃。不怕苦、不怕累，艱苦的境界就能成為我們修行的增上緣。

其實刻苦修學不僅僅是面對艱苦的物質條件，真正去用功的時候，一定會觸及到自己的心靈深處，那時候就看我們有沒有勇氣去面對自己的內心。比如我們每天都要上殿念誦，早上一早就起來上殿，晚上又要上殿，能不能念出味道來呢？往往在做居士的時候，偶爾來寺院參加法會、做做功課，會很有受用，但出家久了以後，就容易疲厭，念不出味道，甚至念得苦惱，上殿時昏沉、散亂，腦子裡東想西想，本來是善法，但你做起來卻變成苦惱的法，那你要不要去克服呢？要克服就要拿出刻苦修學的精神，殷重地下功夫，突破業障之後，就能體會到無窮的樂趣。反過來說，如果一直放縱自己，麻煩就很大。其實面對任何一個境界，都可以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就看我

們是要上進還是退墮，在經典中有「八退、八進之法」，就是說明這個問題的，如《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九）說：

云何八退法？謂八懈怠法。何謂八懈怠？比丘乞食不得食，便作是念：我於今日下村乞食不得，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臥息。懈怠比丘即便臥息，不肯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是為初懈怠。懈怠比丘得食既足，復作是念：我朝入村乞食，得食過足，身體沉重，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怠比丘即便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懈怠比丘設少執事，便作是念：我今日執事，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今宜寢息。懈怠比丘即便寢息。懈怠比丘設欲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必有疲極，今者不得坐禪、經行，當豫臥息。懈怠比丘即便臥息。懈怠比丘設少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身體疲極，不能堪任坐禪、經行，我今宜當臥息。懈怠比丘即便臥息。懈怠比丘設欲少行，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必有疲極，今者不得坐禪、經行，當豫寢息。懈怠比丘即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是為六。懈怠比丘，設遇小患，便作是念：我得重病，困篤、羸瘦，不能堪任坐禪、經行，當須寢息。懈怠比丘即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懈怠比丘所患已差，復作是念：我病差未久，身體羸瘦，不能堪任坐禪、經行，宜自寢息。懈怠比丘即尋寢息，不能精勤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

云何八增法？謂八不怠。云何八精進？比丘入村乞食，不得食還，即作是念：我身體輕便，少於睡眠，宜可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是為初精進。比丘乞食得足，便作是念：我今入村，乞食飽滿，氣力充足，宜勤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有執事，便作是念：我向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欲執事，便作是念：明當執事，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精進比丘設有行來，便作是念：我朝行來，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尋精進。精進比丘設欲行來，便作是念：我明當行，廢我行道，今

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精進比丘設遇患時，便作是念：我得重病，或能命終，今宜精進，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精進比丘患得小差，復作是念：我病初差，或更增動，廢我行道，今宜精進坐禪、經行，未得者得，未獲者獲，未證者證。於是，比丘即便精進坐禪、經行。是為八。

總之，我們在出家修行的路上絕對會遇到很多的痛苦，這些痛苦都是內在煩惱的表現，這就要我們拿出刻苦修學的精神去化解。化解一點，功夫就進一步，再化解一點就再進一步，慢慢地做到不管在什麼樣的境界下自己用功都能用得起來，在出家路上都能走得下去，才會有所成就。

（八）積福耐勞

福就是福報、福德資糧，這是需要我們去努力積聚的。佛是福、慧兩足尊，福、慧都圓滿，我們出家學佛在因地就要福慧雙修。不少人在寺院裡面住不下去的原因，除了師法友的業緣不深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福報不夠，沒有這個福來接受佛法。我們需要以福來養慧，如《菩提道次第廣論》（卷第四）說：

故於聽聞不能持文，思惟不能解義，修習相續不生，慧力至極微劣之時，依福田力，是要教授。

福不夠的話，很多毛病就會出來，例如佛法學不進心裡，病障深重，心神不安，憶念俗事，很容易起煩惱、觀師友過失等等，最後福盡了，你就只有回到世俗的世界裡了。

全國的各大寺院，無論在城市當中，還是在風景名勝區裡面，都是有很好的地理位置，而且有天、有地、有庭院，如果按市場計算地產房價，會非常昂貴。我們出家人免費住在裡面，是要很大福報的。每一座寺院的殊勝，不僅是靠出家人的力量，更要靠佛菩薩和護法的感應，只要寺院裡面的佛像、菩薩像塑起來，自然就有人來供養，這便是一種感應。我們如法如律地辦一次法會，認認真真地誦經、講開示、做佛事，就會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參加。事實上很多寺院的基礎條件還是比較欠缺的，但是辦一次法會就會有那麼大的感召力，每一個信眾都是那麼虔誠地供養、護持、學法，這都是源自佛菩薩和護法的加持。如果我們自己沒有去努力積聚福德資糧，而一直在享受，等福報用完了，就安住不下去了。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多看看古德是怎樣做的，百丈懷海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行持，應當作為我們效學的榜樣，如《緇門崇行錄》中記載：

唐百丈海禪師，住百丈山絕頂，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或勸止之，則曰：我無德以勞人。眾不忍，藏其作具，因不食，遂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讚曰：德如百丈而猶曰：不欲以無德勞人。況我輩乎！或謂：住持者宜弘法利生，雖日享千金、役百夫，何病焉？而瑣事力作，非所謂知大體。噫！百丈建叢林、立清規，為萬世師法，豈慮不及此？今若是，凡以愧天下之涼於德而豐於祿者也。

積福的另外一個角度，就是要養成惜福的觀念，珍惜自己的福報。對各種生活資具要愛惜，不能隨便放置或丟棄，那是要不得的。弘一大師不論到哪裡去掛單，走的時候總是將被褥疊得整整齊齊，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我們在佛學院讀書也好，到外面掛單也好，如果把房間衛生搞得一蹋糊塗，就是沒有惜福的觀念，因為自己走了以後還要很多人去打掃、收拾，那就是折福。上衛生間也是一樣，要講究衛生，不能到處亂吐痰，便池用完要沖洗、刷淨。在寮房的牆壁上面不能亂塗、亂刻，不能隨便在牆上釘釘子、拉繩子、接電線。房間裡面要有哪些變動，都要向寢室長、監學問可不可以做。不要以為釘一個鐵釘沒什麼關係，今天你住，牆壁給你釘一個鐵釘，明天他來，覺得這個位置不好，撥掉再換個地方釘，久而久之牆壁上就到處都是釘眼，這對於福報都是有虧損的。其他不惜福的現象，諸如牙膏沒用完就扔掉，飯菜沒吃完就倒掉，毛巾、衣服用舊了就丟掉，或美其名曰「送人」，自己再去換新的，這都是不可以的，都是沒有福報觀念的表現。

勞就是勞動、勞作，耐就是耐性，像打掃衛生、出坡等僧團中服務性的工作，我們要經常去做。做事時還要有耐性，絕對不能做一點點的事情就煩躁、抱怨、叫苦，這是非常要不得的。要培養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任勞任怨的精神。任勞是磨練筋骨、磨練意志，成就福德資糧；任怨是消除內心的抱怨、不滿等情緒，培養忍耐力。往往任勞相對容易，任怨就比較難了，特別是別人不理解、誤解、言語粗魯的時候，我們就更難忍耐了。這時應當想：他是來成就我忍辱、消我業障的，既然一切都是業決定的，我以前一定造過這樣的業，現在消了就好，今後要好好從自己這裡去改善。這樣去作意，自己的煩惱、業障就能消除，也才能夠真正地諒解乃至於感恩對方。

因此我們在僧團裡面，各種事務性的工作都要認認真真、一絲不苟地去做，長長久久地堅持下去，不僅能培植廣大的福德資糧，還能很好地陶冶心性，散亂心、傲慢心、狂妄心等種種雜念就會被磨掉，平常心、歡喜心，堅毅、勇悍等品質就能逐漸培養起來。

（九）解行相應

解行相應就是理論和行持要相應，我們所有的行持都是由理論在做指導，理論上

怎麼說，我們就要盡力去做。一個方面是自己的解跟行要相應，另一個方面是整個團體的解跟行要相應。先是從個人開始，每個人如果解跟行都相應了，整個團體的解和行也就相應了。

有時候我們給居士開示，可能會講出很多道理，那反過來說，我們能不能依照自己講出的這些道理去實踐呢？如果能夠去實踐，這就是解行相應，就是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這個生命指的是法身慧命，不是血肉之軀。我們這個血肉之軀跟在家人是一樣的，眼睛、鼻子、耳朵等等都跟在家人一模一樣，只不過是我們的頭髮短一點，但現在社會上很多人也剃光頭，這只是我們外在的形相而已，關鍵在於我們的內涵、我們的法身慧命跟他們不一樣。我們講出了很多佛法的道理，在家人一般講不出來，但如果講出一大堆話，自己不去做，這就是對自己的生命不負責任，也有負於「人天師表」的尊稱。如《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一）說：

如是若於諸所學處不樂修行，唯讚學處所有美譽或其功德以謀自活者，則不堪任為善知識。宛如有入讚美梅檀謀自活命，有諸欲求妙梅檀者，而問彼曰：汝有檀耶？答曰：實無。此全無益，唯虛言故。

因此我們學習了理論之後，一定要落實到身心實踐上，比如我們講了要積福耐勞，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每天早齋後要去出坡勞動，這樣做有種種的好處，那麼你就要認真去做，不能找種種的理由去睡懶覺，身體不好、太勞累等等都不是真正的理由。其實我們的睡眠並不需要很多，晚上 9:30到次日早晨4:00，已經是6個多小時了，我們出家人睡5個小時一般就足夠了。有的人喜歡多睡，其實睡一覺就等於半死。睡覺時什麼都幹不了，這不是死嗎？我們一生的很多時間都被睡掉了，小孩子就喜歡睡覺，老人沒事幹也是這樣，他睡到沒覺可睡，躺在那邊也做不了什麼事。在年輕的時候，趁身體好、精力充沛，必須多發心，不能把時間用去睡覺。你把時間用去睡覺，那是太大的浪費。睡眠是最大的放逸、最大的昏沉、最大的懈怠，你必須這麼去看，越睡越糊塗、越懶惰，不會說越睡越清明、越勤快，這絕對是真的。心力是要去培養的，睡眠多的人絕對是沒有功夫的，要逐漸去解決貪著睡眠的問題。

因此我們的行持一定要篤實，不能眼高手低，要從小的地方扎扎实實地做起，養成這樣一種好的等流，才能夠真正走得上去，不至於空談理論，枉過一生。

（十）清淨和合

僧團建設要達到的目標是清淨、和合，只有清淨、和合的僧團才能讓佛法長久弘傳於世間，否則很快就會衰落。清淨是指僧團的成員都能如法如律地行持。和合有兩

種：理和與事和，如《佛說孟蘭盆經新疏》說：

僧者梵語，具讚僧伽，此翻和合眾。和合有二義：一者理和，謂同證擇滅無為；二者事和，謂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四人乃至無數，名之為僧。今言眾僧，即是華、梵（華文、梵語）合舉，亦是以眾表數，以僧表德也。具理、事二和，名真實僧。但具事和，名清淨僧。真實僧寶能令勝義正法久住不滅，清淨僧寶能令世俗正法久住不滅。故律藏云：下至有五人持律者和合同住在世間，是名正法不滅。當知佛滅度後，佛法命脈全寄於僧。

理和指的是勝義僧，事和則通凡聖僧。對於普通人來說，必須從事和做起，也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六和」。

如果僧團裡的每個人都能夠把自己融入到大眾中，踏踏實實地實踐「六和」精神，修正自己的認知，善護身、口、意三業，讓自己與僧相融、與法相應、與佛相通，那這個僧團一定會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團體。

建設「六和」的僧團，最重要的是見和同解。佛法不同於學術，搞學術正面、反面的各種思想越多越好，佛法是一種信仰和追求，必須思想純正、方向明確。無論在社會上還是佛門中，任何一個組織裡面如果每個人都有一套想法的話，整個體系就會亂掉。過去佛在世的時候以佛為師，佛滅度後以戒為師。為什麼印度佛教發生部派佛教，中國佛教發生宗派佛教？其原因就是大家見解不一樣。見解一樣的人能在一起，不一樣的人就不能在一起。如果本來見解一樣的人，後來見解產生了分歧，也就不能在一起了，這是個很關鍵的問題。如果沒辦法依師、聽聞，那這個僧團就很難和合，所以今天我們走到一起，就是要放下個人的見解，共同發願來遵守當下共制的規約，並承擔好各自的責任，努力去配合整體，這樣就一定能夠營造一個清淨和合的住持正法、續佛慧命的團體。

這十條修學原則，是用來指導實踐的。僧團中的每個人都應從自身做起，去精進努力地行持。自己有了真實的受用、生命成長的經驗，將來才可以引導別人。如果自己都做不好就去教別人，別人會去做嗎？再者，別人沒有標準，沒有模仿的對象，也無從下手。所以要搞好僧團的自身建設，認真學習、好好修持，從行、住、坐、臥四威儀及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做起，通過修改身、口、意不如法的行為，把不良的習氣轉為正氣，做一位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做法門龍象，成人天師表，報答四恩，護國利民。

如明朝憨山大師在《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十二）中說：

語（《論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中無主不立，外無正不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是以世、出世學聖賢之道，未有不正心、誠意、修身，而至於致知、格物、明心見性者。故孔氏為仁，以三省、四勿為先；吾佛制心，必以三業、七支為本。歷觀上下古今人物，成大器，宏大業，光照宇宙，表表為人師範者，未有不由此以至彼，由粗以極精，由近以致遠也。今之學者，多以口耳為實學，以己見為真參，以游譚為順物，以縱浪為適情，以吊靡為容眾，以恣肆為養志，以安飽為調身，以緣想為正心，以束斂為苦形，以端莊為恃傲，以克念為自苦，以精持為矯飾，以道業為長物，以身世為金剛，以生死為餘事。身之不立，心之不究，道業之不成，學問之不精，此其所以世愈下而道愈衰，心日昏而志日喪，風日靡而行日薄，教日頹而法日毀也。捕風捉影，後學無憑，望吾人之修而見淳全之質者，其可得乎？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是以周公之夢，鳳鳥之歎，有志君子，豈容情於自己哉！

一方面每個人都要努力用功，另一方面整個僧團要營造一種互相勉勵、相互增上的學修氛圍。老同學要比新同學優秀，學修方面要精進，出家時間越長的人，各方面都要越好，這樣才是對的，不能相反。如果相反的話，僧團就走不下去了，沒有辦法提升了。因此越是前面的人越要用功，越要講究學修。老同學要主動關照、帶動新同學，新同學要不斷向上仰望，諸位都這樣去要求自己，大家都發心為法為教，團體就非常容易興盛起來。自己的未來、常住的未來、佛教的未來，都要靠我們去發心，去承擔。這個未來不是等幾年、幾十年以後，就在我們下課以後，明天就是了。你絕對不能說等幾年、幾十年以後再去發心、承擔，那就不容易進步了。在這方面，我們每個人都要有很強的責任心和使命感，真正的去承擔。事情肯定會越做越多，越多越要去做。希望每一位同學都能有這樣的大心大願、大行大力、大慈大悲。人的潛能是無限的，每個人都有無限的潛能，就在於你要不要去開發。智慧的寶藏每一個人都有，這是真真實實的。

（摘自《法音》2008年第2期、第4期，略有刪節）

四、《緇門崇行錄》選

蓮池大師著 演蓮法師譯

少欲知足 不貪世榮

宋宏覺禪師戒徒眾云：「汝既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饑忍渴，志存無為，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亦莫拋棄。」

【譯白】

唐朝洪州雲居山宏覺禪師，名道膺。禪師平時訓誡徒眾說：「你們既然已經出了家，如同囚犯得脫牢獄。從此應該清心寡慾，常自知足，不可貪求世俗的虛榮；要能忍耐飢渴，立志修學無為之道。能在佛法門中過日子，實為慶幸，即使九死一生，也不可片刻拋棄佛法。」

法師講法 勿圖利養

或謂講法師有化物之功，無交鬼神之責，其寡過矣乎？曰：「殆有甚焉。施食一法耳，一法猶易精，經論繁多，一一而欲精之亦難矣。故古人業有專攻，如攻法華，善華嚴之類是也。今則無經不說，無論不宣，其果超越於先哲乎？遂有師承無自而臆見自用者，有好為新說而妄議前賢者，有略加銷釋而全無發揮者，皆未免於過也。必其精研有素，博學無方，惟以明道為懷，不圖利養於己，庶幾有功而無過耳。或又謂智者云：為利弘經，亦恆有菩薩之名者何也？噫！此為具菩薩之大悲，而未臻菩薩之實行者言也，非為貪利者言也，不察此意，幾許誤哉！」

【譯白】

有人問：「講經法師有化度眾生的功德，不必承擔與鬼神相關聯的責任，應該不會有什麼過失吧？」我答道：「恐怕更嚴重的也有呢。施食不過一法而已，一法還容易精通；而經論繁多，若要一一精通，委實不容易。所以古人學業注重專攻一門，就像恭法華、善華嚴這一類人便是。如今講經的法師，無論什麼經什麼論都宣講，難道他們的智慧果然能超過先哲嗎？每見有學無師承、專憑自己情識卜度而剛愎自用的，有喜歡標新立異而妄議前賢的，有把經論略加銷文解釋而全無發揮旨意的。類似這樣

的情形，都未免有過失。凡講經的人，一定要對經論精研有素，並且要向善知識請教，惟以洞明義理為懷，不可心圖名聞利養，如此方可接近有功無過。」有人又引智者大師的話問：「『為利弘經，亦恆有菩薩之名』，這該怎麼解釋呢？」唉！智者大師此語是對雖具菩薩的大悲心而未真正實行菩薩道的人而言，並不是對貪圖利養的人說的，不仔細審查這句話的含義，多少有點誤會吧。

專心辦道 幼絕戲掉

唐玄奘法師，姓陳氏，漢太丘公之後也。隨兄素出家，年十一，誦維摩，法華；卓然梗正，不偶時流，睹諸沙彌，劇談掉戲，謂曰：「經不讚乎？夫出家者，為無為法，豈復更為兒戲？可謂徒喪百年。」識者知師德器不凡矣！

讚曰：「童年而盛德，非天賦之獨榮，蓋宿習之不忘也。知乎此，則可以辦來生於今日矣！」

【譯白】

唐朝長安（今陝西西安）大慈恩寺玄奘法師，俗姓陳，是漢朝太丘公陳仲弓的後裔，少時隨兄長捷法師（俗名素）出家，其兄每日教他經論，年僅十一，便能背誦《維摩》《法華》等經。平日卓然特立，不與流俗為伍。有一天，他看見眾沙彌在一起談笑戲玩，便上前勸告說：「經上不是說過嗎？出家人應修無為法。你們現在已是沙彌了，怎能再像無知的兒童一樣戲耍呢？若不及早改正，必將空過一生。」當時有識見的人聽了奘師的話，便知奘師的德器不凡。

讚言：童年便有如此盛德，這並不僅僅是得天獨厚，而是多生修習的善根慧業不忘失的結果！明白了這道理，就應該在今生早些預辦來生的福慧資糧。

生死為大 不談世事

宋光孝安禪師，住清泰寺。定中見二僧倚檻相語，初有天神擁衛傾聽，久之散去；俄而惡鬼唾罵。乃掃腳跡，詢其故，乃二僧初論佛法，次敘間闊，末談資養。安自是終年未嘗言及世事。

讚曰：「古人為生死行腳，才逢師友，惟汲汲商略是事，何暇他論？今人終日雜

話，求如二僧，亦不可復得；鬼神在側，又當如何？噫，可懼也已！」

【譯白】

北宋杭州光孝寺永安禪師，吳越忠懿王錢氏召他住清泰寺。有一天，他於入定中，見二僧倚立欄杆旁談話。起初有天神在周圍衛護，並側耳傾聽。不久，許多天神各自散去。又過一會兒，只見來了一群惡鬼指著二僧唾罵。二僧走後，惡鬼便把他們的腳跡掃掉。安禪師覺得奇怪，就問惡鬼是什麼緣故。原來這二位僧人起初在談論佛法，接著便說些分別以後的情形和一些無關正事的閒話，最後竟談起名聞利養來了，致使天神厭離，惡鬼怨怒。安禪師自此之後，終身不敢與人談及世事。

讚言：古時出家人為生死大事未決，千里行腳，參訪知識。一旦逢遇明師道友，便急切地懇勤請教，探討此一大事，哪有時間說別的閒話呢？今時有些出家人，終日盡說雜話，能如安禪師定中所見的二位先論佛法、後談他事的僧人也不可復得。倘若鬼神在側，不知又將如何對待他們呢？唉！我真替他們擔心害怕啊！

不見僧過 非為僧言

世有言：人不宜見僧過，見僧過得罪。然孔子聖人也，幸人知過。季路賢者也，喜過得聞。何僧之畏人知而不欲聞也？蓋不見僧過，為白衣言耳，非為僧言也，僧賴有此，罔行而無忌，則此語者，白衣之良劑，而僧之砒鴆矣，悲夫！

【譯白】

世有傳言說：「人們不應該只看僧人的過失。若尋覓僧人的過失，本身也有罪。」然則孔子是聖人，每慶幸有人指出自己的過失。子路是賢人，聽到有人指出自己的過失就歡喜。為何僧人有過，反而怕人知道而不願意聽人指出呢？其實，「不見僧過」這句話，是對在家居士而言，不是對僧人說的。如果僧人依恃這句傳言，舉止隨便而又無所畏忌，則此語對在家居士不啻是良藥，對僧人則無異砒霜鴆毒。真是可悲！

既已為僧 勿務雜術

僧又有作地理師者，作卜筮師者，作風鑒師者，作醫藥師者，作女科醫藥師者，

作符水爐火燒煉師者，末法之弊極矣。或曰：「百丈大師令司馬頭陀擇地可作五百僧道場者而得滄山。是地理家事，既而令擇滄山主人，而得大佑禪師。是風鑒家事，則何如？」噫！此古聖賢為傳法利生之大機緣，非世人所測識者，而百丈司馬是何等人品，今之術士，可以借口也與哉？！

【譯白】

今出家人中有替人看地理風水的，也有為人占卜相命的，有作醫藥師的，也有作婦科醫藥師的，甚至有作符水爐火煉丹師的。末法時期的積弊可謂至極。有人問道：「從前百丈懷海禪師令司馬頭陀選擇一處可容納五百僧人修行的道場，因而得到滄山一片好地，這該是地理家的事吧？接著令選擇滄山的住持，又得了靈佑禪師，這該是相術家的事吧？似此又該如何解釋呢？」唉！這是古聖先賢為弘揚法化普利群生而善巧方便的大機緣，絕不是一般凡夫俗人所能測識其高深的。何況百丈禪師、司馬頭陀是何等人物，當今的江湖術士豈能望其項背！

縱是大根 不負己才

晉道安法師，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貌甚陋，不為師所重，驅役田舍；至於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數歲之後，方啟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繼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更求餘經，師曰：「昨經未讀，乃復求耶？」答曰：「即已成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更與成具光明經一卷，將一千萬言，繼之如初，暮復還經。師令誦之，不差一字，方大驚歎。

讚曰：「安，清廟之圭璋也，置至耒耜而服勤不怨，今弟子才負寸長，禮貌衰則去矣！況田役耶？況久於田役耶？吾於是三歎。」

【譯白】

東晉長安五級寺道安法師，十二歲出家。他的天資非常聰敏，而容貌卻生得很醜陋，不為師父所器重，每天派他去種田，如是達三年之久，他默默地埋頭苦幹，從來不曾露出不滿的神色。

數年之後，才向師父要求閱經。他師父就給他一本《辯意長者子所問經》，大約五千字左右。道安法師帶著經書去種田，利用休息的時間認真讀誦。傍晚回來便把經

本還給師父，要求更換別的經典。他師父說：「昨天給你的經書，你還未讀，怎麼又要別的經呢？」道安法師回答說：「昨天的佛經我已能背誦了。」師父聽了，雖覺詫異，但仍不相信，便再給他一本《成具光明經》，將近一萬字。道安法師還是像昨天那樣，晚上回來又把經本送還師父。師父就命他當面背誦，結果一字不漏，師父這才驚歎不已。

讚言：道安法師的才德，好比清廟裡的圭璋（一種貴重的玉器）一樣貴重，而他師父卻安排他到田間勞動，他也毫無怨言。現在弟子稍微有些長處，便自負不凡，師父若在禮貌上偶爾冷淡一點，弟子便賭氣離開，何況叫他去種田勞動，更何況長年讓他在地裡幹活呢？我為此而感慨萬千。

勿可輕易 離師遊方

唐清江，幼悟幻泡，禮曇一律師為親教師。諷誦經法，觸目而通。識者曰：「此縉門千里駒也。」

嘗與師稍忤，捨而遊方，遍曆法筵。自責曰：「天下行半，如我本師者鮮矣！」乃還師所。

當僧集時，負荊喝言：「某甲再投和尚，惟願攝受。」

時一公詬罵，江兩淚懺謝曰：「前念無知，後心有悟，望和尚大慈，施與歡喜。」求哀再四，一公憫之，遂為師資如初。一公歿，謁忠國師，密傳心要焉。

讚曰：「捨賢聖而知非，當詬罵而不退，可謂明且誠矣！終傳心印，不有繇乎！彼淺信之流，小嫌則長往不返，微呵則銜恨不忘，空遇明師，竟有何益？如逢帝王，不獲一官。惜哉！」

【譯白】

唐朝襄州辯覺寺清江法師，早年便領悟到人生、世事猶如夢幻泡影，無一真實。其後禮曇一律師為親教師，受持諷誦經法，一過目就能通達其意，有識見的人說：「此人真可稱得上是佛門中的千里馬。」

清江法師曾有一段時間對師父曇一法師稍不滿意，自行離開師父而雲遊到各地參學，凡有講經法會之處，無不前往聆聽。最終還是自責說：「走遍大半天下，閱人無數，真正能比得上我本師曇一和尚的，實在很少啊。」因而又回到曇一律師所住的會

稽開元寺來。當全寺僧眾齊集時，清江法師萬分慚愧地向師父叩頭請罪，並真誠表白道：「我清江今日再回來親近師父，唯願師父慈悲攝受。」

當時曇一律師狠狠地責罵他，清江法師淚下如雨，懺悔道歉說：「恕我從前一時無知，過後我終於明白了，仰望和尚發大慈悲，允許我重回座下，滿弟子的願。」如是再三哀求，曇公憐憫他，於是恢復當初師徒關係。曇一律師圓寂後，清江法師往南陽拜謁慧忠國師，受到慧忠國師的器重，傳授他心法要訣。

讚言：離開聖賢後而能認識自己的錯誤，受到痛罵而仍不退心，可以說是明智而又真誠了，之後能夠得傳心印，不能說是沒有來由的啊！那些淺見薄信之輩，偶爾對他不好，便離師而去，再也不肯回頭；稍微呵責他幾句，就一直懷恨在心。這樣的人，即使遇上再高明的師父，又有什麼用？如平民幸運地遇到了帝主，而沒有得到一官半職，多可惜啊！

出煩惱家 出塵勞家

人初出家，雖志有大小，莫不具一段好心。久之，又為因緣名利所染，遂復營官室，飾衣服，置田產，畜徒眾，多積金帛，勤作家緣，與俗無異。經稱一人出家，波旬怖懼，今若此，波旬可以酌酒相慶矣！好心出家者，快須著眼看破，曾見深山中苦行僧，一出山來，被數十個信心男女歸依供養，遂埋沒一生。況其大者乎？古謂必須重離煩惱之家，再割塵勞之網，是出家以後之出家也。出前之家易，出後之家難，予為此曉夜惶悚。

【譯白】

通常人在初出家的時候，所立的志向雖有大小不同，然而無不懷著一片好心。可是時間久了，受到名利等種種因緣的誘惑，便又重新開始營造房屋，講究衣著，置買田產，畜養徒眾，廣積財物，勤作經營，與世俗的人並無差異。佛經稱：「一人出家，波旬怖懼。」若是像這樣的出家人，波旬不但不會怖懼，而且還會歡喜得互相酌酒慶賀呢！好心出家的人們，趕快醒悟吧，把一切世緣盡情看破！曾見有位住在深山中的苦行僧，一出山來，被數十位信心男女皈依供養，一生的道業便就此荒廢了，何況其他更大的障緣呢？古人云：「重離煩惱之家，再割塵勞之網。」這是指出家以後的又一次出家。出前一次的家容易，要出後一次的家可就難了。我為此日夜常懷憂惕。

無德勞人 力作償供

唐百丈海禪師，住百丈山絕巔，每日力作，以償其供。或勸止之，則曰：「我無德以勞人。」眾不忍，藏其作具，因不食。遂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

讚曰：「德如百丈，而猶曰不欲以無德勞人，況我輩乎？或謂住持者宜弘法利生，雖日享千金，役百夫，何病焉？而瑣事力作，非所謂知大體。噫！百丈建叢林，立清規，為萬世師法，豈慮不及此？今若是，凡以愧天下之涼於德而豐於祿者也。」

【譯白】

唐朝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在江西百丈山絕頂辟一叢林，每天帶領僧眾勤勞作務，以供叢林自給自足。有人勸他老人家只要領眾修行就好了，可以不必幹活，他說：「我沒有德行，怎能消受讓別人辛苦勞動來養活我。」大眾不忍，便把他幹活的農具藏起來。他找不到農具，連飯也不吃了，因此便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佳話傳世。

讚言：像百丈禪師那樣崇高的德行，還說自己無德不敢消受別人為他役勞，何況我們這一輩人呢？有人說：「當住持的人為了弘法利生，即使日享千金，使喚百人，又有什麼關係呢？而許多瑣事都要自己去操勞，這就不是所謂識大體了。」噫！百丈禪師建叢林，立清規，足為萬世師表，難道還想不到這一點？他這樣做，是要使天下那些德行淺薄而又講究享受的人懂得慚愧啊！

事事如意 習成我慢

予單丁行腳時，忍飢渴，沖寒暑，備歷諸苦，今幸得把茆蓋頭，雖不識修行，而識慚愧。雲水乍到，供事唯勤，己身受用不敢過分，蓋謂曾為浪子偏憐客，窮漢起家，惜土如金也。今乍入緇門，便住現成庵院，事事如意，喻似富家兒不諳民間疾苦，縱才智兼人，無賴參訪，而閉門自大，習成我慢，增長無明，亦所失多矣！

【譯白】

我當年獨自出外參學時，一路上忍饑挨渴，冒雨沖風，備嘗千辛萬苦。今幸而能有一間茅屋蓋頭，雖不懂得修行，但也識得慚愧。如有雲水僧人來到，必盡量給予優待照顧。至於自己生活受用，從來不敢過分。正所謂「曾為浪子偏憐客」「窮漢起

家，惜土如金」呀！今見有些人初入佛門，便住現成寺院，事事如意，恰似富家子弟，不知民間疾苦。縱然才智超人，無須出外參訪，然而閉門自大，習成我慢，增長無明，這其間的損失也是不小啊！

知過能改 可謂智人

齊僧遠，住梁州薛寺。不修細行，隨流飲啖，忽夢神人切齒責曰：「汝出家人，如是造惡，何不取鏡自照？」

曉而臨水，見眼邊烏黯，謂是污垢；舉手拭之，眉隨手落。因自咎責，痛改常習，敝衣破履，一食長齋，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夢前神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可謂智人，今當赦汝！」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雙眉復出。遠身經二報，信知三世不虛，自後竭誠奉法，曾無退墮，遂為名僧。

【譯白】

南北朝北齊時有一位僧遠法師，住在梁州（今屬陝西）薛寺。平時不注重威儀細節，常隨俗流一起飲酒啖肉。有一夜夢見神人狠狠地呵責他說：「你是出家人，居然如此造惡，何不取鏡照照自己像什麼樣子？」天亮時僧遠法師走到水邊，臨水自照，見眼邊烏暗，以為是污垢，舉手想把污垢拭去，哪知二道眉毛竟隨手脫落。僧遠法師因而引咎自責，立誓痛改前非。從此敝衣破鞋，日中一食，晝夜禮佛懺悔，悲淚交流。經一月餘，又夢見以前那位神人含笑對他說：「知過能改，才是有智慧的人，現在理當寬恕你。」僧遠法師驚喜交集，醒後發現自己滿身大汗，面目潤澤，眉毛又長出來了。

僧遠法師親身經歷二次善惡不同的報應，信知三世因果不虛。從此之後更加至誠奉法，勇猛精進，從不退墮，終成一代名僧。

為僧不宜 非理募化

雲棲僧約，非理募化者出院。一僧曰：「此不足禁，禁之則缺眾生福田。非理募化，雖其人自負過愆，而眾生獲破慳捨財之益。世僧假佛為名以營生，佛何曾為此輩出一禁約乎？」予曰：「子言則誠善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非理募化者，瞞因昧

果，施者知之，而向退心，後遂不施。安在其能破慳也！？佛世有諸弟子自遠遊歸，所過聚落，望而閉戶，問故，則畏僧之募化也。因以白佛，佛乃種種呵責，何言其不禁約也，慎之哉！」

【譯白】

雲棲寺的僧約上規定，凡非理募化的人逐出寺院。有一僧人提出反對道：「這一條不應該禁止，如果禁止了會讓眾生缺少種福田的機會。非理向信徒勸募化緣，儘管募化的人要承擔罪過，而眾生卻有機會獲得破慳、捨財的法益。世間有些僧人借佛的名義以營生，佛也並沒有為這種人制定過禁約呢。」我說：「你的話確實也是出於一片好心，可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非理募化的人瞞昧因果，施主如果知道了因而退心，以後就再也不願布施了，哪裡還能使他們破慳呢？佛在世時有諸弟子自遠地遊方歸來，所經過的村莊聚落，村民一看到比丘來了便趕緊關門閉戶。問其緣故，原來是害怕僧人來募化啊。諸弟子因把此事向佛稟報，佛於是種種呵斥。怎麼能說佛沒有禁約呢？謹慎啊！」